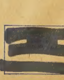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詩經三疑

上元王文烜遂升編輯

鄭風大意

譜曰宣王封母弟于宗周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爲犬戎所弑桓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并虢檜以下十邑是謂新鄭鄭之風自此始緇衣共周職也故爲篇首中間羔裘之大夫則正于朝雞鳴之婦人則正于野若于田國有儉弟矣清人國有利臣矣將仲子以下淫風始行遵路至末則淫風益溥矣豈風化移習俗不美歟乃始于周鄭之交惡乎

緇衣全旨○此詩專美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者見世德在人而感被者不能忘也詩雖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只是一筆緇衣而愛慕之情惓惓不置蓋以宜字好字蓆字爲主總是德稱其服爲可愛也改爲適館受粲反覆周旋則愛之無已處

首章○此周人愛司徒而作也曰君子有不可忘之德吾人有不容已之深衷公之纘司徒也敷五教克教三物公之被吾民也深矣於將如何以周其愛哉彼卿大夫私朝聽政而服緇衣者常制也惟我公之甚宜爲使其敝我願爲子更爲之親愛盡吾之愛有非更衣之所能盡者且將適

詩經卷之三　　朱熹[illegible]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illegible]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illegible]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叶古玩反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緇黑色緇衣則[illegible]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illegible]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illegible]○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illegible]且將適子之館既[illegible]

子之館以致吾親炙之願所以愛德者又于適館而少伸也然吾之愛又非適館之所能盡既還而又授子之粲以表吾敬養之情所以愛德者又于授粲而少盡也吾民能頃刻而忘公哉

善乎其職就是德須提起在緇衣上面首二句相連宜字承只德稱其服便是敝字略斷敝者善其衣宜而慮其衣之敝可見愛不在衣而在人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在天子宮內適館者伺候宮牆而覘其德輝亦愛之所在也還字亦略斷還字根適字來明是周人自謂適館而還孔疏謂卿士不可還歸本國此乃從分館而反釆地之節貼司徒講不可從授粲是宛所欲伸以表尊養之意改衣適館授粲皆未然事改衣不已而適館適館不已而授粲總是好德之情有加無已猶若未足酬其萬一者

二章○然緇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爲深有得于支身之吉矣使其或敝我當爲子改作之而猶有不盡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既還而又授子之粲以致其養備吾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爲煩也

三章○然緇衣不惟好也而且蓆爲深有得乎寬大之象矣如使或敝我當爲子改造之而猶有不慊于更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炙之既還而又授子之粲以享之蓋惟計吾情之未盡而不問事之爲煩矣不然果何自而伸其無已之愛也哉夫既改衣又適館又授粲有加無已周人之好賢也至矣

此三章惓惓致意乃見無已之愛好有羨慕意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蓆是借用字眼人到落下何等寬舒何等安閑亦本德稱其服蓄德服相稱則綽然安大寬舒矣

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叶詳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音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音哲**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

前考鄭桓公名友周厲王少子宣王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號爲伯幽王八年桓公爲大司徒得周衆幽王廢褒姒諸侯有畔者大戎殺幽王并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收其散兵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賜平王勞而德之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後爲莊公○詩說云犬戎之難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亂當時諸侯功烈固未有出桓武右者幸其子雖公不克肖其德與周交惡敢不中肩周公遂畀號公政而縞于之感嘗矣

將仲子全旨○此詩以畏字爲主以懷字相形由喻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但此只是畏議論不是義理其情欲之私猶未盡泯也

首章○此淫奔者畏而拒人之詞也曰男女情欲之私時能斂之必使人不得議者彼斯善矣將仲子兮其前知乎可踰我之里無折我之樹杞可爲夫杞乃一物之微耳我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我有父母在焉誠畏我父母知之而有譴怒之加耳然則仲之子我情愛之深且可懷也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其可不爲之計耶

二章○將仲子兮無踰越我之牆無攀折我之桑夫桑亦一物之微耳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我又有諸兄在焉誠畏我諸兄相咎責仲子之情愛可懷也而諸兄咎責之言亦可畏也其可不爲之計耶

三章○將仲子兮無踰越我之園無攀折我之樹檀夫檀亦一物之微耳豈敢愛之而故拒子之折哉但外又有多言之人在焉誠畏人之多

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

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言而不敢徇耳仲之情愛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我與子其可不爲之計而蕩然無忌耶

此皆假托之詞詞雖拒而意則與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植樹木以爲界限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故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園內種樹故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叔于田全旨○此詩要會國人喜段與已暱故沽匕以致誇美之詞以仁字好字武字爲主總是私黨之言非叔段眞仁眞好眞武也

首章○此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作也曰我叔以介弟之親據京城之貴何行不見其可美乎方叔之出而于田也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寔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恤人飢寒救人疾苦允其爲仁矣夫我叔美而又仁是以雖有居人若無居人矣

二章○我叔出而于狩也則所居之巷若無飲酒焉夫一巷之人豈無歲時聚會而飲酒哉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獻酬交錯情意歡洽何好如之是飲酒雖人所同而善飲則叔之所獨也謂之曰巷無飲酒豈虛語哉

三章○我叔出而適野則所居之巷若無服馬夫一巷之人豈無服勞致遠而服馬者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美矣且磬控有方銜和中節何武如之是御馬雖衆所同而善御惟叔所獨也謂之曰巷無服馬豈溢美哉夫段之所以爲美者正段之所以賈禍也民所詠美若是耶

各章首二句是叙其事下是帳其人巷無等字看是旁若無人氣槩豈無不如句緊相承俱就叔段身上說美以澆多言爲各章之[illegible]

洵美且仁○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賦也冬獵曰狩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去聲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

人飲酒服馬者皆以其與衆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而叔之輕獲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矣

大叔于田全旨○通詩叙總叙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也以叔于田爲主此一句提起不可與在藪對看蓋因田而在藪也多才好勇勿分意亦不平

首章○此鄭人美段叔而作也曰夫人抱一技者皆足以自表于世況身備材勇之長乎彼公叔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以言其執轡則緩急得宜有如組之柔焉以言其兩驂則諸和中節有如舞之善焉以是御馬之善往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驅而火烈具舉矣斯時也退袒裼以暴虎于以上獻于公所夫以叔之材勇如是非不美矣但田事可暫而不可習請叔無習此事一或習之則射御之餘或有啣橛之變徒搏之下或有反噬之虞吾恐其傷女矣尚其戒之哉

此正方獵時事上八句美其材勇之全末二句蓋深欲叔之自愛也

執轡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言執轡而緩急得宜則和順如組制驂而馳驅有法則中節如舞皆言御之善也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藪澤禽獸之府也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田也將叔二句承上來傷亦緊頂暴虎說無狃乃誇美中之長慮非戒之使勿爲也

二章○我叔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黃矣中之兩服馬也則其力壯健實爲上駕之乘外之兩驂馬也則少次服後有如鴈行之序以是馬而駕是車往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射而火烈具揚矣斯時也我

如舞叔在藪（音叟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音錫）暴虎獻于公所將（音槍）叔無狃（音紐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諸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音杭）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音罄）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

叔不惟能射而射則極其善焉。不惟能御而御則極其良焉。夫御莫難于磬控。叔則騁馬有法而曲折如磬焉。又能止馬有法而控制不逸焉。此其御何良哉。射莫難于縱送。叔則既能舍拔而縱乎矢。又能覆彇而送乎矢焉。此其射何善哉。

此正衍叔事。上四句是從獵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獵而見其御之精。蓋重下四句。上襄猶上駕之良馬。鴈行者驂之稍次于服后也。騁馬止馬皆善。所以爲御之善。舍矢送矢皆善。所以爲射之善。磬者騁馬從衡。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宜。如磬也。控者止馬待獸。隨其所制。馬即止之。制節在手。如控也。弓引滿時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有巧的意。引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隨勢傾側。其稍反外以送矢。故曰送。有力的意。總之磬控縱送須要發揮縱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弧。發揮如神意。末二句兩抑字。又進而詳咨以美之之意。不徙語助也。下章同。

末章〇叔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鴇矣。中之兩服馬也。則齊首而在前。外之兩驂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而駕是車。在藪澤之中。則火熾以射。而火烈具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磬控。叔馬則慢忌矣。矢無事于縱送。叔發則罕忌矣。由是而矢不用也。則釋掤以納矢于中。由是而弓不用也。則以韔而藏弓于內。田事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益無傷敗之可虞矣。不亦深可喜耶。以鄭人之愛叔可謂深矣。嘗乎亦爲之憂。而不知叔之才勇日著。適所以取敗而速亡也。

此獵畢時事。上四句詳四馬之所以。下四句詳終事之暇也。齊首言兩服並首在前。不退乎後。如手言兩驂在旁。如人之左右手相佐助

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〇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叶黃半反忌。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音暢弓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稀。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辭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也只言服驂之盡制如此不作善御看具見雖言盛然其勢比前亦稍緩矣叔馬慢四句全在氣象從容上摹寫叔馬慢無事于禁控善御而不窮于御也叔發罕無事于縱送善射而不窮于射也欲納矢而先釋其掤蓋因韜弓而遂納之也中承上發罕來此言其田事已畢而從容整暇之氣度如此有首殘其無傷今喜其無傷之意正首尾相應也

附考叔段鄭武公子莊公弟初武姜愛叔段數請武公欲立爲太子公弗聽莊公元年封段于京號京城大叔後大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命子封帥車伐京段入鄢莊公克之

清人全旨○此詩以刺文公爲主師衆無事而遊戲者高克之罪也所以使之至于遊戲者乃文公委兵權于所惡之人而坐視其潰敗以自棄其師也

首章○此責文公之不善將將也曰命將出師不可偏于愛惡今鄭之師豈不有歸乎彼我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師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駟斯閑以禦敵而來矣試觀之四馬則被之以甲旁旁而馳驅之不息試觀之二矛則飾之以英而重疊見之鮮明矣是果何所爲哉但相與遊戲于河上之彭而翱翔自適以爲樂而已夫兵而翱翔以遊之其勢寧不至潰敗哉

首句提起駟與矛相對末句繁連上在彭有受居爰處無敵可禦之意旁旁指衆駟介之言見馬不銜突而徒自爲馳驅也矛不刺敵而惟重英叠見已見虛備故事河上翱翔皆師衆無事之狀

二章○惟我清邑之人在此河上之消四馬之被甲則未嘗勞轍麃麃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音崩叶補岡反二矛重平聲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清人在消駟介麃麃音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清人在軸叶音冑駟介陶陶叶徒侯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

然其甚武二子之在車也則朱英已盡而重喬之[illegible]見此時何爲哉但相與遊戲于河上之翱而逍遙自如以爲樂而已大兵而逍遙以處之勢不至于潰散乎

此節分段與首節同應七者馬以被甲不必以戰而武重喬者喬以懸英又以久懸而敝正見其師之久意

三章○且我清邑之人則在河上之軸以駟介則無事于控制而陶以自樂有在軍之左而御馬者則以旋車爲樂而已有在中軍之右而刺擊者則但以抽刃爲戲而已至于居車之中而爲左右之師者遐安坐于上而致飾于儀容之美從事于容好之文爲而已安能振耀軍容以作在右之氣耶將帥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氣潰散之勢不于此而可決乎夫以一國大柄而授之所惡之人委一國之大衆而致之潰散亦謬非失御將之道哉

上言在軸又言在消此又言在軸者見師久而玩徒隨意所之也陶陶言[illegible]自適遊指乘駟介之人言左旋則挽車以爲樂而無執綏[illegible]右抽則抽刃以爲戲而無枕戈赴敵之勇作好則徒端居以[illegible]而無[illegible]制勝之心總見游戲之狀師之潰也決矣

附考 [illegible]公名[illegible]屬公子高克鄭大夫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文公十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文公[illegible]河使鄭使高克將清邑之兵于河上以禦狄久而不召衆散而高克奔陳

[illegible]

作好。叶許候反○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深其辭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 **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 **彼**

[illegible]影發更有關合。

首章○此美大夫所服之稱也。曰服以華彩亦以彰德。彼羔羊之皮而為私居之裘。其裘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此者當生死之際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惟衛乎理而不計其生不避其死蓋貞之常變順逆無一心焉。有順德而服順服。其服之稱何如哉

上二句即所服之裘。下二句其德之稱也。如濡順以裘言。直且美則專以毛言。[illegible]舍命是天所賦之理。[illegible]

舍即居之舍。[illegible]則自不得渝。人[illegible]而其中便有變遷。[illegible]之為命則以命為身之所而得其利害自不能見得偷[illegible]

心安意順。直毛順而美相稱。

二章○彼羔裘而以豹皮為飾則甚武而有力矣。彼其之子其服此[illegible]

[illegible]

上二句即其服飾之[illegible]。下[illegible]其德之稱也。[illegible]孔武有力

指豹飾言[illegible]

[illegible]

與孔武有力相稱

末章○彼羔裘其色則鮮盛矣以三英為飾粲然其光明矣。彼其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

其之子舍命不渝。音舍叶容朱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叶魚旰反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士矣其明德又何稱其服哉夫有服必有德之章又言德爲服之稱允可
追細玩之脈矣
上二句即其服飾之美下表其美德之一服也要分明是兩樣亦須
串講三英如素絲五紽之類彥亦才德之美稱其和順稱作修德禮
樂文章足以表民華國與羔裘之服飾之美節相稱勿混詩美稱而以
聲聞昭著言之

遵大路全旨○此詩三章以故字爲主而留戀深情直不足二字
留之意以漸而深發爲有相悅之人耳
首章○淫婦爲人所棄作此以留之也曰男女之情其在一旦若捨
之子於我故舊之人也今子舍我而去我之情何不含以顧念昔日
于是遵大路之上分摻執子之袪而以爲我惟願分宜子於斯時必有
所恐子我遽然惡分遂有一時之惰當思昔日之緣我與子故舊也
不可遽絕也
二章○遵大路之上分摻執子之手以爲我惟留分宜子於斯時必以
我爲醜之顧稱我醜分我與子相好之密原相好也不可以一念
之醜而遂絕好也不然子則去矣忍使我之子然反哉
首二章不可遽絕猶恨惡以責之然一腔情好之人不可坐也則眞
性地而調篤欲

雞鳴全旨○通詩乃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首章先以雞鳴語作以首一句
警之此上相戒報下因好語夫之詞也自一首勉其夫要宋[illegible]
勉其[illegible]德
首章○此詩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illegible]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起居反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市坎反故也○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辭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音醜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明未辨之際

此章爲雞鳴之夫婦有賢德當其將旦之時女之語其夫則曰雞鳴而起蚤興之節也今雞既鳴矣尚可以安寢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者人之職也今則時已昧旦而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時既昧旦則子可以興而視夜之何如意者先日之明星已出而爛然矣子可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以盡其職業可矣使于此而稍安[illegible]下[illegible]時而失事

上二句是相警之時下是警夫以當爲之事雞鳴是物徵人以人事言昧旦是天不以人時也此一句俱寔事不可作想像語須發出夫婦警勵意士女二字宜以詩人口氣發之其字以下則以士女口氣述也子興四句 氣説到下半俱[illegible]時之言未然事也則是醒覺其夫有昧旦之言故想其光景如此翺翔有急速乎時意尋非實是先事其時然弋鳧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獨爲下文飲酒計

二章○然則射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職使子于鳧鴈者弋而中之以歸則[illegible]之事亦自與我矣我當宜和其滋味之所宜由是以所宜之物爲之飲酒相樂而期以偕老將則夫婦之情狀洽交通已極安靜而和好矣而後見心和氣和而偕老之和應之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矣[illegible]其職業則欲飲酒以相樂不可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也哉此也

[illegible]之職項上文説勤以效也與子宜之雖是婦職亦是鼓舞其夫加[illegible]飲酒偕老是從忌中想及樂趣如此夫婦之間便先有靜好氣象故下遂舉琴瑟言之詳中亦字正暗前一層意凡物在于曰御

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弋言加叶居何反之。與子宜叶魚奇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乳反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

知子章○夫婦業宜家國，我夫婦之職親賢以成德，尤我所望于子也。我苟知子風聲感召而有所來之賢，則德業相勸益大矣，此則解此雜佩以贈之，所結乘者之心，以玉成君子之德，君子一佩猶無愛矣。且分採德心者，子之所好也，我苟知子所順之賢，則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堅順者之心，而子雖佩寒伽焉。敬業而業群者，子之所好也，我苟知子所好之賢，則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投好者之情，而子雖佩寒務必如是而後德可成、職可盡矣，否則寧不負閒雞而儆戒旦而興之初心哉。夫婦相儆戒如此，其加于人數等矣。

此是讚其夫親賢以修德也，重子之來、子之順、子之好，不重來者、順者、好者。言知子，有先意承旨之妙，正是婦人善于得婦心處。來者造之道德日進，致同類之來也，既致其來，必附其佳，順是志同道合，相親愛而與時進，共邁于心也，此則不得其來而自然問之，好是道德可佩，不務致佩，須以德施，此當以物報也。贈問報，總是欲結其歡心，以輔成君子之德，無所不至，雖服佩之玩樂，無愛惜其賢者也。

和如，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叶音[illegible]。**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去聲。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有女同車全旨○此詩皆男悅女之詞都美非真有閑雅之態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

首章○此亦淫奔之詩也曰好色者人之所同然今何幸有此佳遇耶有女同車則有以愜吾快視之願矣而其顏則如舜木之華何妖姣之可愛也且舉止從容將翱將翔而其所佩之玉惟用瓊琚也夫以如是顏色如是佩服又有如是態度美哉此孟姜也信乎美而且都矣同車者不有餘樂耶

二章○有女同行既有以遂吾綢繆之私交而其顏則有如舜木之英何艷冶之可愛也且行止將翱將翔而其所佩之玉將將而可聽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服美哉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播而令我之不忘也同行者不亦可以稱大樂哉之人而想之可以附雅矣之以德音此可以擬私欲之所及矣

首章言有女同行有想其後視之願而舜華之艷冶之可愛也翱翔是車中衣服迎風飄舉之狀佩玉瓊琚此言其佩服之盛處無不美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性情又柔和播為美談也不忘猶云不諭也寸瓊琚見其美孟姜將七言其德音名以其類也

山有扶蘇全旨○此詩須玩柄中戲字其言不見乃見者非恨所見之非其人也蘇蘇而荷華而戲之之詞

首章○此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也曰男女之相慕起于情愛之私何今山以其所在也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者也吾之所願見也何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也哉吾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情好于不欲見之人如我所遇之窮悴

二章○山則有喬松矣隰則有游龍矣至于子充天下莫不悅其美也吾之所欲見者也而今乃不見子充而見狡童也哉妾此窮窘于狡僮之夫與我所遇之差何夫以戲玩之詞而道其相謔之意情欲之流極矣

興意到底以山隰所宜有有之興己所不見者見之為反興也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子都以不狂反看子充以不狡反看狂狡是淫奔本色婦人鍾情處正在此故意極而反譏之

蘀兮全首○此淫女急欲從人之詞始仰之終要之有一意相依之意

首章○此淫女指其人而作也曰男女之際情所同然但在乎有以先之耳彼蘀兮蘀兮猶蘀而不樂得風則飄其吹女而定之矣叔兮伯兮菓木石[illegible]如果淫子之心而有以倡予予則予將和女以繼其後矣夫男女相從以為樂耶

以蘀隕而風漂興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

且。音疽○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音托 女音汝 倡去聲 和去聲叶戶反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

二章○蘀兮蘀兮不高而棄將脫則風其漂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豈無有憐卿之念而倡予乎則予將有以成其終而要女矣夫豈不欲以爲樂耶

要女覩和女者其情益急

狡童全旨○此詩見已絕而又別嗣之詞然于絕之之中寓嘲之之意故謂戲其人也

首章○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也曰男女有狎昵之私豈不欲其常相和諧者女也不爽而士每二其行也彼狡童兮方其初相與也嘗甘言以嘗我以情厚矣而今乃不與我言兮何其薄也然悅己者不止于子也子雖不與我言豈以子之□而遂使我不能餐乎殆不然矣

二章○彼狡童兮方其相與也嘗欲食之必共其情厚矣而今乃不與我食兮何其薄也然悅己者不止于子也子雖不與我食豈以子之故而遂使我不能息乎殆不然矣此亦戲之之甚矣

言與食指絕中之兩端以爲言戲意在下二句

褰裳全旨○此詩是未絕而憂其欲絕之詞思我與不思我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濟特明其至之意耳

首章○此淫女語所與私也曰不可已者男女之欲而不可忘者情愛

而予將和女也○**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音腰 興也漂飄同 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餐七丹反叶七宣反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人不能餐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音臻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之私如我之于子豈自今日乎使子有同心肯惠然而思我也則我當褰裳而涉溱以從子仰跋涉不辭勞矣如子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也我亦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何樂營無賴也如此項

二章○使子惠然而思我則我不憚褰裳涉洧以從子情相報也若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士之可從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我之無終由于子之忘好耳子其念之哉

上二句見其意下二句見其濫末句正是謔詞

丰兮全旨○此詩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定由悔生也悔是專指之詞故曰子[illegible]是泛指之詞故曰叔伯

首章○此婦人自悔之詞也於從違之際人之悔恨係之況遇其人而笄負其約乎如子之丰兮玄容豐滿可愛矣而且俟我乎巷亦非無情於我矣乃自是而相就為實不可者乃一念偶違竟不之送自今思之悔予之不送兮過甚別有歸也

二章○如子之昌兮容盛壯澗可美矣而且俟我于堂則更進于巷矣自是而相就為實不可者乃彼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予之不將將兮益增自咎之不暇也

狂童之狂也且。音疽○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己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音風叶芳用反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悔予不送兮。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

我今悔矣乎子而莫能逆矣然亦豈至于無所往哉我也衣錦而尚之以褧衣裳錦而更尚之以褧裳所以華其躬而粲然動乎人目者若也夫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盍駕車以迎我乎則我可與之同行矣或者亦得知子之丰者而可用乎子○我也衣錦褧衣裳錦褧裳所以華其躬而粲然動乎人者又自若也彼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其篤乎子當即與之同歸矣則或者亦得知子之昌者而可耶不然豈能孤孑以終也衣錦褧錦裳而褧衣褧裳是古人衣服常度此蓋備道其服飾之盛也竊于與行與歸是前綠餙矣役闕後帝前不自訟後不自新情蕩已極

東門之墠全旨○此女奔男之詞首章嘆其相邇未寧與其來就思之甚之忘以漸而深也

首章○此淫女思其人而不得見之詞也曰吾人思念之情至于不得見明益甚彼東門之旁而有墠也墠之外而有阪也茹藘則生其上矣何其邇也室雖其人之所居其室則甚邇矣但其室則邇而其人之甚若則遠而不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安能忘情耶

二章○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栗實維栗樹也而栗之下則有室焉蓋然而成行實維斯人之居矣夫斯人固吾之所願見者也我豈不爾思

不將兮。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衣錦褧衣，去聲。褧，口迥反。裳同。裳錦褧裳。叶戶郎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賦也。褧，襌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藘在阪。茹音如，藘音閭，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哉何哉雖思子而子之居於彼也則久而不來焉豈子自不我即也何
不使我得見而慰我之心耶夫情切于所思則乖性情之正矣
各章首二句指其所與淫者之居末二句兼未見上

風雨全旨○此淫女見所期而悅之之詩味云胡語氣蓄積久思深而
忽遂其欲故喜極而不能自禁耳
首章○此亦淫女所作[illegible]人事之諧固吾心之所願而況夫時之應則
喜愈為尤深今也風雨淒淒然而寒涼正值乎晦冥之候雞鳴喈喈然
而叫號亦當乎平旦之期正君子我即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淒
淒者不足以增吾之悽也喈喈者適足以鳴吾之樂也兩情邂逅各遂
所願則此感人之心云何而不夷平哉
二章○風雨瀟瀟然而淒切者[illegible]雞鳴膠膠然而[illegible]顧
是君子[illegible]而既見君子則積思之病云何而不瘳也哉
三章○[illegible]雨則如晦而[illegible]雞鳴則方[illegible]而未已正君子所來之[illegible]
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其心云何而不喜也哉今而[illegible]忘此[illegible]矣
三章一意各上二句[illegible]其所期也下二句[illegible]其心如其所期

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音妻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illegible]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也當以既見爲主曰夷曰瘳曰喜皆根此說

子衿全旨○此淫女望所與私者之詞首二章俱責其忘情末一章復自述其徘徊如怨如慕之意躍然言表

首章○此亦淫女之詞曰男女之相與其樂于相聚彼青青然子之衿也我見其服思見其人悠悠然思之于心而不可忘矣子乃漠然于我也豈以我之往就子耶曰我思之情既倦乎則形跡亦可無拘縱我之不往子寧不嗣續其音以慰我之心乎

衿之色之別名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

二章○彼青青然子之佩也悠悠然我之心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禮不嗣音耶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繫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

相親乎而何形迹之拘也

末章○然我之思終有不能已者彼子挑然而有跳躍之形達然而有放蕩之狀嘗在彼城闕之門矣斯固吾之所思而願見者也一日不見其苦如三月之久而況不止于一日乎今既不得常見之使我何以慰我思哉子來而見我青青子衿相周旋也哉夫直言其心衛之微而不復有羞恥之心蕩然矣

挑兮達兮止之輕俏達謂放恣之洒落皆言其不事修檢風流跌宕之

風雨如晦叶呼回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挑音叨兮達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詩經卷上之七疑
悔城闕男子所棄故婦人一綱想之

揚之水全旨○此詩集註雖云淫者相謂然玩詩意恐是男因女有他志故不決而女為之自明如此
首章○此女謂男之詞也曰夫人相與貴相知心慎毋爲讒言所惑也彼揚之水其勢緩弱則一束之楚不能流矣況今日同心無他兄弟甚維予與女矣父所依則情必專他人離間之言愼無信焉彼人之爲是言者特以不根之論誑女而欲其中傷耳其知之否耶
二章○彼揚之水其勢緩弱則一束之薪不能流矣況今日相與終鮮兄弟則維予一人矣甚本無異志也他人離間之言愼毋信焉彼人之爲是言者實相誑而不信也可爲其所欺哉
終念之水不能流其所繫特之人不能合其所依二者皆有綱紀相與之意故以爲興此兄弟與別處不同此借其相親之人而言也鮮兄弟者見此別無所私言所他人離間之言人寔不信謂其人乎日之言往亡不信也而日誑女淫言之謂所欺止一人耳說日不信則欺人也多矣是泛言之
出其東門全旨○全詩以匪我思存爲主見得有定守而不搖乎非禮之色其詞行樂于己正見不動心于彼也
首章○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也日目之下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

國風　卷三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女音汝　鮮上聲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音往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彼東門男女聚會之地也吾嘗出自東門但見出遊之女有如雲然美而且衆矣然雖則如雲匪我思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自我視之亦聊可以自樂知是而[illegible]足矣如雲之女吾何慕哉

如雲訓美且衆美上盛形容衣服之[illegible]綦者又色巾首飾也縞衣綦巾自稱其妻也聊者且略之詞亦自足之辭

二章○至于闉闍亦男女聚會之處也吾嘗出自闉闍但見出遊之女有如荼然美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荼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所衣服者縞衣茹藘貧[illegible]自我視之亦聊可以同娛知是而樂亦知足而已矣如荼之女吾何[illegible]夫[illegible]人之所同慕而非樂已[illegible]乘彼可謂能自[illegible]而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如荼狀其艷白可愛茹藘染色之衣也上言聊樂自樂也此言與娛則夫婦同樂矣

音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音云○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出其闉闍音因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疽縞衣茹藘音閭聊可與娛○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詩[illegible]

野有蔓草全旨〇此詩首道其景中道其人末叙其情皆就出字外處看不盡之詞

首章〇此男女相遇而作也曰夫人相與而相遇斯時其情矣彼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于上者則漙然而多矣况此美人清揚婉然而美也今邂逅于斯地也則有以慰吾心之愁矣寧不適我願也哉

二章〇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于上者則瀼瀼而多矣况此有美一人婉然如目之清而眉之揚也今邂逅相遇于斯地焉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臧也哉夫忘情于草露之遇而適意于邂逅之交男女之大防潰矣

蔓草得露則枝葉鮮妍男女相遇則神情悅豫此取興之意邂逅非可久之道而曰適我願分明適一時之情耳況以一人之欲言婉如清揚言眉目之間婉然甚美則所裝何法也與子偕臧則通男女言之矣城隅城闕猶在室也蔓露則直野合矣

溱洧全旨〇此男女聚會互相調戲之辭始要其觀終昵以物總是淫蕩難然無忌[illegible]

首章〇此淫奔者自叙之詞[illegible]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漙音團叶上兖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叶五遠反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〇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〇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渙叶于元反士與女方秉蕑兮蕑音閒叶古

女之采方兮際蕩蕩彼溱之與洧水同而水渙渙然而流之盛矣況夫士之與女因天時之嘉而遊乎溱洧之間則方采蘭于上而以祓除不祥正宗遊之會也此時也女問于士曰盍觀往乎而士則答士曰吾既往矣縱不可以既往而遂已也女乃復要之以為且往觀乎蓋洧之外非此與鬼大乃男女聚會之所信乎寬大而且可樂也於是諧士女以同行循溱洧以相謔采蘭之後且贈以勺藥而結恩愛之情其俗不美哉

二章○且溱之與洧波光之澄徹矣因時然而瀏之清矣況夫士之與女因和暢之天而出遊于溱洧之所則聚樂乎此乃衆然其盈矣斯時也女問于士曰盍往觀乎而士則答之曰吾既往矣然不可以既往而遂止也女乃復要之以為且往觀乎溱洧水之外其地寬大乃男女遊觀之地信乎其可樂也于是待士與女遊戲而相謔然勝會之後且贈之以勺藥而致其恩愛之勤邪豈不鄙哉夫士女相戲謔而相贈儷之心寧毋可鄙也夫

采蘭水上鄭俗皆然故以士女采蘭為賦而又以溱與洧引起上與女為興首四句敘其時事如此衆洧之士女蓋泛指衆士女言兩方字與蕳色俱欲稱之意往觀之士女始指其再者女曰以下乃述其問相問答之詞女先曰觀乎以動士士非無情何以曰既且也蓋此時女尚淵即士心未必屬此而為是推辭之語以阻之乃並曰洧之外洵訏且樂見非一遊可遍而士遂聊蕩不禁即順適其意焉蓋女先求士士亦不自為主矣贈芍藥是一時結納之情鄭俗所重在采蘭祓除下段並往觀將贈是皆不脫采蘭一節事

顏反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音徂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訏音吁 且樂 樂音洛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散之時也蕳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溱與洧瀏 音留 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

齊風大意

[illegible]太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烹于周。[illegible]風始作。○齊惟雞鳴爲內助之賢。若未明之無節者[illegible]山[illegible]其上失其道矣。而下則還盧。若猗嗟。俟著。甫田[illegible]無以節。皆有由哉。獨七𥡴雖尊。亦乃齊特歌齊也。○[illegible]政令但行。下而識內之鄭。亦日衞別國。都周室之微。[illegible]其子見乎齊始伯。故于[illegible]後大矣

雞鳴全旨○此是夕惕不安之意。心存儆懼而敬戒之心愈切三章皆一時之言而語氣一節緊一節首章即所聞以致告二章即所見以致告末章則備其情以致戒也其爲明作之助。

首章○此賢妃告君詩人叙其事以美之曰惟有每起于寅卯而儆戒之忽于逸欲惟齊之賢妃則不然觀其御于君所至于將旦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定制也今雞既鳴矣吾意會朝之臣亦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然其寔非雞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其恐晚之心方惕然于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爲真而不覺以雞鳴告矣何暇辨其非雞之鳴哉。

二章○既而又再告曰別色視朝此常規也今東方明矣吾意會朝之臣亦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然其寔非東方之明也乃月出之光也蓋其恐晚之心常惕然于未見之前故一見其光遂以爲真光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哉。

兩章各上二句見詩人述妃告二辭下二句見國妃之而發其儆[illegible]之心也以詩人口氣出之須體會[illegible]上[illegible]一[illegible]總自見意故一一[illegible]其儆者而快然勤[illegible]心存儆畏故聞[illegible]而即以爲雞鳴[illegible]亦同

末章○既而又[illegible]曰夜將旦則[illegible]今之蟲飛薨薨則夜將旦矣當此之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群臣之會朝者候君不出將以君爲聽政當散而歸以憎子矣然所以憎子者由我以致之也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夫以我之故而憎乎子此固我之所

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

深懼而子亦不可以身而甘受人之憎也是尚可以安寝乎哉夫告君如此可謂詞愈切而意愈至矣賢妃哉

此章似述妃告之詩夫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虫飛正甘寝時也惰于會歸上馳不曰君宜于內而言已甘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予而曰以吧之敬猶君言最委婉甘與句只引起下意君未視朝豈有散歸之理只是設言耳無庶猶庶無倒語也

還今全旨○此獵者自矜其黨以氣陵之之詞詩人不加譏刺但直述其語而誇詐之習昭然可見

首章○此獵者稱獮獸也曰因事以便捷爲貴以今觀子之獵也發縱指示升高凌險甚便捷之至也一旦遇我乎峱山之間我與子並驅而從兩肩之獸是兩肩之得覚子之還所致也子反不以爲能乃謙遜順揖我謂我儇兮是以我之與子者而又以之譽我矣此豈我之所敢當哉

二章○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茂也今也遭我乎峱山之道我與子並驅而從兩牡兮是兩牡之得以子之茂爲之也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好兮豈真我之好哉

末章○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峱山之陽我與子並驅而從兩狼兮是兩狼之得以子之昌爲之也乃不以自居而

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寝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音鐃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

並我爲我殺之豈異我之殺哉夫以田獵行而交相稱譽如此可以觀民風矣

齊俗奇詭即遊畋之際而意氣飛揚已見于僻曉之間三詩總是交相譽還既稱其人之還而爲茂爲昌而又述其人稱己爲儇爲好爲臧慈郎、人言而見二人相稱譽也還是發縱指示升高陟險便捷之至也儇是驚私其當便捷自能輕利也技藝之美曰茂才能之盛曰昌閑于馳逐曰好習于田獵曰臧總不出便捷慧好臧與上茂昌字相應但主田獵說

俟著全首○此總敘其失所俟之處所服之飾也起頭著一俟字便見其不迎夫婦初不知卻有意去全無刺意後親迎之禮只作說詩起敬備之

首章○此女至壻門見其俟已而作曰婚姻乃人道之始乎今子雖不有以昭一時之盛乎方我始至于子之門也則見其俟我于門屏之間而將迎我以入矣此一俟也其夫婦相見之始乎但見有充耳焉其飾瑱之纊也則以素色之絲爲之昭其質也而于繡之瑱也則以瓊華之美石爲之昭其文也禮飾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于著之所見者如此

二章○由著而入其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庭而揖之入焉但見充耳之纊不惟有素也而又有青焉加尚之瑱不惟瓊華也而又以瓊瑩焉夫纊而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于庭之所見者如此

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音佇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下章○由庭而至于堂也此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升焉但見充耳之瑱不惟有瓊瑩也而又以黃焉加尚之瑱不惟有瓊瑩也而又有瓊英焉禮節之容與服色之餙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夫不行乎奠雁御輪而惟俟于門者蓋當時禮典之廢固可見矣

于著于庭于堂有次第此是婦至壻家之婚禮然先却夫至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乃先往俟于門外婦乃至揖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段氏曰二句言懸充耳之瑱則以素絲而懸于紞以爲充耳者則尚以瓊華之石矣紞懸瑱之紞五色皆備青素黃各舉其中之一色瓊華瓊瑩瓊英亦只一物而變文叶韻非以所俟之處而異其色與名也

東方之日全章○此詩男子所自作首章叙其來故云在室次章叙其去故云在闥日月皆曰東方者自昧爽初昏皆言也履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皆以往前爲引而女君後爲隨也

首章○此皆淫奔者之詞曰彼我深者則與我日親方大旦也贈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時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之室也隨我而相就也○以明淫奔有恥

二章○方夫夜也贈彼月矣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奔者閨內之闥也其在我之闥也躡我之跡而行矣觀此情淫有甚賤夫叙其來去之一遊以過其縱欲之情齊俗之不美見矣

自東月見朋而起興也女之旦則來暮則去終日而婦行言其淫亦無已也

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音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宅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未明全旨○通詩重不夙則莫句前二章是述其事以刺君之失末章言時之易識以深刺其昧于時也。

首章○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曰人君之舉動百官之從違係焉何君之不知也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顛倒其裳衣蓋將為入朝之行也夫衣裳顛倒于未明則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也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又有不然者吾將何所適從哉

二章○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自東方未晞之時而顛倒其裳衣蓋將為趨朝之舉也夫衣裳顛倒于未晞則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又有不然者吾將何所適從哉

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恐晚又有召自急遽之狀故其顛倒如此須有刺意下二句明刺之也不時止是無節變非兩平語

末章○夫以無節之興居行不時之號令是豈難知而然哉今夫折柳以藩夫固甚不足恃者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甚明亦猶是焉則亦無難知矣顧乃昧朝夜之候遂致興居之節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期焉吾人之欲從召令者將何以遵守也哉夫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紀綱政事皆失其序矣詩人其深有憂也

上二句比晨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折柳樊圃若無可恃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令之。去聲叶力呈反○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音句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比也柳楊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

然內外既晨夜之限亦猶是焉玩不夙則莫句則此君視朝失之暮豈為詩人于前二章皆舉其早言之而至此結末始露一暮字含蓄遠見風刺婉然

南山全旨○襄公淫亂之行國人不欲斥言但托喻于狐備言于魯而所以刺之者隱而彰矣須知刺魯正是深刺齊處雖分前後各刺意實一貫

首章○此詩刺齊襄魯桓而作也曰不可當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況人君又為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崔然而高大也而邪媚之雄狐在乎其上者乃綏綏然以求匹焉彼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于是哉且魯道平易齊子既由此道以歸魯矣則有室有家不容以相瀆襄公何為而復思之哉

二章○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為耦而不可亂冠緌自雙亦自為耦而不可亂則夫人之各自定耦而不可亂者何以異于是哉且魯道平易齊子從而此道以嫁于魯則為魯君之配矣襄公何為而復從之哉

此二章刺襄公縱欲而瀆天下之大倫也南山喻高位雄狐喻邪行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喻文姜非其偶也歸庸指文姜懷從指齊襄曷又二字尖其見道也

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崔音摧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叶胡威反○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葛屨五兩兩如字又音亮冠緌雙止緌音蕤雙叶所終反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

三章○夫齊君之縱欲也而魯君獨不能以義制之乎彼蔑若如之何必先橫縱而娶妻如之何必先覆其名而告其父母於今也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非宜歸刑于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之乃使之得窮其欲以致此哉

末章○析薪如之何匪斧斤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非媒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齊既以媒妁之言而娶是宜明以正其心杜邪妄以閑其淫佚爲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一則刺齊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無片言及之若曰此猶不足道也詩人之惡之亦嚴哉

此二章乃刺魯桓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也上以蓺麻引起娶妻下以析薪引起媒妁其無以制之也告得指魯桓擲極指文姜曷又二字失其夫道也

爾老齊襄公名諸兒襄公九世孫僖公子四年春齊桓公與夫人文姜來齊文姜爲襄公女弟襄公故嘗私通自僖公時嫁爲魯桓公夫人及桓公來復通焉桓公知之怒文姜告襄公襄公饗公飲醉之使彭生抱魯侯上車因拉殺之魯人求彭生以除恥公爲殺彭生以謝之魯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詩刺齊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因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强以自固尤爲謬者齊形齊襄恃强以行淫文姜恃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孰知桓之見弒于襄而襄亦見弒于無知哉

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音宗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音谷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興也蓺樹也衡從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

甫田全旨。齊俗急功利。病在急学。故詩人以此戒之。上二章喻躐等之無益。戒人驁遠大而忘近小也。末一章叙循序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致遠大也。正以見不必躐等之意。

首章。此戒時人之躐等也。曰天下無速成之功。君子不可有躐等之念。彼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爲力。爾無遠田甫田也。遠田之而力不給。則維莠反驕驕而長盛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人遠則難爲期。爾無思遠人也。遠思之而人不至。則其心切切而憂勞矣

二章○爾無遠田甫田也。遠田之而力不給。則維莠反桀桀而特出矣。爾無思遠人也。妄思之而人不至。則其心怛怛而不寧矣。然則人之厭小務大。[illegible]忽近無可遠之理。躐等之無益也。固如此矣

[illegible]甫田學習學有急速意。叫甫田思遠人。皆是比意。正意在[illegible]圖遠上。田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illegible]妄想[illegible]徒勞

末[illegible]無益者[illegible]循序而有成乎。彼童子年方幼艾。而婉孌[illegible]角丱總其[illegible]下垂。觀之成人。固有間矣。然見之未幾而[illegible]成人之弁。此非躐等而强求之乎。蓋童子乃成人之[illegible]期循其序。而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事循其小[illegible]大。循其近可至于遠。何以躐等爲哉

[illegible]詩人欲[illegible]大者必始于近小也。婉孌以容言。總角以飾言[illegible]近小謂并喻遠大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自有必至之勢。安可以

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音酉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婉兮孌兮。叶龍眷反總角丱兮。音慣叶古縣反未幾上聲見兮。突而弁兮。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

詩張與怠縱弛坐致叢脞墮閒哉

盧令全旨○此詩指其物以美其人畢是以已譽人與達交相稱譽微
別故曰略同

首章○此田獵者稱譽之詞也曰逐追獸兔者犬也發縱指示者人也
今走韓盧之搏獸于山林之間頷下之環令令然其有聲矣以言乎
其人則便捷輕利既極其美而且和易可親極其仁焉凡我同儕亦孰
有如此者耶

二章○然盧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焉其驅是盧之人既若是
美矣且鬈然鬚髮之甚好何如其可稱耶

三章○然盧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貫二之重鋂焉其驅是盧之人
既若是美矣且偲然多鬚髯之有條何如其可觀耶夫一田獵之微而極
稱與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固可見矣

各章首一句輕遞過當以人為主首一章稱其德下二章美其貌凡
言美者俱就材藝說還所謂便捷輕利也仁字就于田時相親愛說
鬈與偲雖是鬚髯之好亦田獵時所見如此蓋武勇所奮發也

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
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
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
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
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
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
大意與還略同○盧重環平聲其人美且鬈音權○賦也重環子
母環也鬈鬚髮好貌○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音緦○賦也鋂
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
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全旨○此詩刺魯莊公之不能防閑全在敝字上見其從如雲等句雖言文姜無復顧忌亦止以著魯莊縱母淫亂之罪

首章○此刺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曰母子天性也感之以誠則[illegible]明之于禮則安制莊公不能也彼笱所以乘梁以取魚者也今敝笱在梁而其魚魴鰥之大焉則力不能制也有如此矣是以齊子之歸齊也其車馬僕御相從而行者殆如雲之衆焉夫亦何所忌也已

二章○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又魴鱮之大焉則力之不能制也有如此矣是以齊子之歸齊也其從之者殆如雨之多焉夫亦何所忌也已

末章○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唯已惟其出入焉則力之不能制也有如此矣是以齊子之歸齊也其從之者殆如水流之多焉夫亦何所忌也已向使魯侯能誠敬以率其母刑威以馭其下何至歸齊而從之者如是衆哉

曲竹捕魚曰笱看一敝字魚本可制而笱敝則不能此文姜本可防而莊公誠敬不足威令不行則無以防母也從之者衆見無所顧忌意

附考魯莊公名同桓公子公制于母文姜使必娶于齊而襄公女待年未及故長而不昏時年三十七矣及將逆齊女乃丹桓公之楹刻其桷夫桓公見殺于齊莊公不能復而盛飾其宮爲媚仇人之女春秋惡之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音關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去聲如雲。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序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全旨○此言文姜無羞惡之心各在末句上見上二章乘車馬之盛而來會于齊下二章統徒御之衆而來會于齊反覆刺之總見其無恥之甚也

首章○此詩人刺文姜無作也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耶吾觀其乘車而行薄薄然其疾驅焉有竹簟以爲車蔽有去毛之革漆之以朱以爲車飾焉是車也將何往也顧瞻魯道蕩然其寛平齊子乃由此發夕而歸去也何其忘廻至是而莫之顧哉

二章○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驪之在御濟濟然其美轡以御馬也則六轡之下垂瀰瀰然其和乘驪是車也將何往乎瞻彼魯道之有蕩乃齊子由此豈弟而歸去也亦何其怡然自適而莫之顧哉

簟茀之車驂驪說車飾之美繫纓也道路坦蕩非隱處也疾驅夕發非暮歸也非本盛德之稱此云爾者只興踽踽不安相對

一章○彼汶水之流固湯湯其盛矣此行道之人彭彭而多矣瞻彼魯道之有蕩齊子乃將翺將翔以往焉又何對多人而莫之顧哉

末章○汶水之流則滔滔不已矣此行道之人則儦儦而衆矣瞻彼魯道之有蕩齊子乃以遊以敖而往焉又何耳目共觸而莫之顧哉夫詩人反覆諷刺如此于以見惡之嚴矣

汶水指所經之地行人泛指行道之人翺翔自得貌遊敖自恣貌皆極言靦顏無忌之狀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音郭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音離 濟濟。上聲 垂轡瀰瀰。音你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音愷悌 叶待禮反○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瀰瀰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音傷 行人彭彭。音旁 魯道有蕩。齊子翺翔。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音叨 行人儦儦。音標叶音褒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滔滔流貌

猗嗟全旨○全詩皆是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以昌字名字妥字為主刺意在三箇猗嗟字極言其人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見其不足齊必有出于容貌技藝之外者而微中微則字亦微詞也

首章○此刺魯莊公不能以禮閑其母也夫人之一身惟威儀可以養君子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求其兼全之者鮮矣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昌盛以其体貌則頎然而長兮俊偉可觀也以其容止則抑而若揚兮謙尊而光也其目之美也則揚然而動兮其趨之巧也則蹌然而翼公威儀之昌固如此至于射精舍技之法妙巧力之全則善哉兮技藝之昌又如此不亦可美也哉

首句包下威儀技藝二意中四句對未句正威儀技藝之窕頎而長自容貌之雄偉言抑若揚者言其動容中節能抑之不欲表又若揚而見之美目揚生質之美巧趨蹌則習之惟言其趨走得巧蹌字狀其巧趨之翼如也射則臧承技藝言之臧字虛贊其美下不出正射則貫巧臧之實

二章○猗嗟我公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焉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則終事無違而式禮之禀德威儀之可名如此且質射終日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是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示於乎齊而亦可以取重于齊誠哉為我齊之甥而無愧

首句[illegible]其威儀[illegible]

[illegible]

國風　卷三　十

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賦也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音石**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

其久而能中也射有三義將祭擇士射於澤宮為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燕射于寢曰燕射棲皮曰鵠畫布曰正此射侯而曰正蓋賓射也末句總承威儀技藝還是讚詞

末章○言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純一而不變兮語其目則清揚明語其眉則揚然而美婉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盛于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然而異乎衆時乎射也則中焉而貫乎革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以技藝之盛又于此可見矣夫衆美會之一身似可以無議矣而竊爲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矣詩人所以嗟嘆美再三乎

末章首句亦統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之美舞則四句是技藝之美舞則選句與射則貫三句為選則倫等最上也貫字見其力反字見其巧毛傳曰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此之謂復字必四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禦亂承上句說作未然看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隱刺之法也

附考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左傳莊公十一年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叶去聲**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賦也孌好貌清揚眉目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

魏風大意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周武以封同姓至桓王時秦人圍魏以侵削之始也惠王時晉獻公滅魏以與畢萬詩蓋作于未滅之前周平王之世乎○葛屨以褊陋禮沮洳則儉不中禮園桃則國有忠臣而知之者寡陟岵則國有孝子而憫之者寡十畝見賢者將去位伐檀見賢者不在位碩鼠則移民將去國夫魏之土陋民貧俗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以貪殘之政行之上下離心宜傳國之淺矣夫

葛屨全首○此詩以刺褊急為主但褊急自儉嗇中來故註并及之上

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首章○此刺心之褊急也曰禮貴于中不可過于儉也吾于今有感焉彼葛屨用于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廟見然後以執婦功也今乃以之縫裳使之非其禮矣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襋焉適要襋方成好人遂用而服之若不俟其要襋之畢者矣是何其褊急之若是耶上四句輿其使女之非禮下言其服之之急也葛屨履霜女手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爲興已廟見爲婦未廟見爲女既謂女手未有執婦功使之縫裳又使治要襋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二可以字見此猶可有何不可之有要之襋之非成衣之謂也略成大槩即服之矣註中又使遂服等字俱見急促之意

末章○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宛然左避而讓之有儀其容貌之美者如此摘髮之揥以象骨爲之佩之于身又以備其服飾之盛有如此者以是而觀宜乎無可刺矣惟其使女縫裳要襋既成而遂服之則其心之所存過于褊急而略無寬裕之意故是以爲刺而葛屨之咏作焉不然儉亦美德何以刺哉吁是可以觀俗矣

此承上說上三句叙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好人一句提提者下二句一是退讓之有節一是服飾之貴盛皆又見有褊急氣象褊心字雖渾言然詩意只緊對上縫裳要襋看○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辟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

糾糾音赳**葛屨可以履霜摻摻**音纖**女手可以縫裳要**音腰**之襋**音棘**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音砌○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

汾沮洳全旨○此詩所指自是貴人但不必宗為公路等官。刺意只乎殊異二字內見之勿直露儉不中禮爲妙

首章○此亦刺儉不中禮也曰貴人稱重于時者以其量勝非偏七以容論也彼汾沮洳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焉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自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

二章○彼汾一方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掌兵車之行列而容節之閒暇煥然甚美誠如英矣奈何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計較乎分寸[illegible]殊異乎公行之度矣不亦深可惜哉

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音焚**沮**去聲**洳**音孺**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

[illegible]一節言采其藚矣彼其之子尊公侯之公族而容節之溫潤縝密其美如玉矣奈何中之所存[illegible]緩急而輕重瑣碎殊異乎公族之度哉不亦深可慨乎觀詩所刺而知禮貴得中矣總是言其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與上四句意以無度反照則言采其莫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末二句又轉其語而亂之美自外面貌言無度不可校量也如英儀表英華也如玉容止溫潤也公路公行公族貴以漸而進殊異者量不相稱也

園有全旨○此詩上四句憂其國小而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終以勿思憂之思之一字乃作詩結穴處有提醒昏亂之意

首章○此蓋其國小而無政也凡天下之憂有漸而未及發者乃其深憂也彼園有桃其實可為殽矣況我生小國之中慨法度之弛其憂心鬱結于中則其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紛更非小國之利而樂簡貴習治之策彼當國者之所為亦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是人情狃于故習而不能灼于未然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哉一則曰

公行音杭○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叶音高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儀○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

驕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耶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憂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我哉

二章○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矣況我邀小國而無政則此心之憂歌謠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爲縱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耳誠思之則知無政之致敗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奈何其不思也哉

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殽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民是以事理之必至爲興與至四句止下則反覆述已之憂以冀人之思也心憂非謹國小乃憂其無政合曲曰歌是琴瑟而合乎歌謠徒歌則不用樂矣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並假此以寫其憂歌而且謠不一歌而足也謂之驕謂其乖剛暇以宣其傲世凌物之志彼人指當國之人是字指國政曰言其踰常襲故審時度務未爲不是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妄訕國是也彼人二句原其意中語以寫其七之狀重言誰知之蓋深嘆以思勿思耳○首章憂發于聲抱不平之鳴次章行國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意罔極言其徬徨獨行恣縱不羈也

陟岵全旨○此詩以瞻望爲主三乎看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從望中之慕生出念已親念已之言也

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首章○此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也曰從役者人臣之義念親者人子之情自吾之行役于外也去親遠而吾嘗念之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于岵焉吾之去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亦不念我乎吾想父必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身于外惟慎其起居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父之愛子如此我瞻望之無及安能已于思哉

二章○又陟彼屺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而思念之懷恒于屺焉寓之矣夫吾之念母如此而母亦不念我乎吾想母必曰嗟乎我之季行役夙夜勤勞不得寐誠可痛也然遠行身于外惟慎守斯可免禍尚其慎之哉猶可以歸來毋棄于彼而不來也母之愛子如此我瞻望者不及安能以忘懷哉

末章○夫我所賴以養父母者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兄兮亦以寫吾之思念悽惻耳吾想兄念我之言必曰嗟乎吾弟之行役夙夜勤勞與同儕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憔悴亦甚矣哉然保身之道尤所宜慎尚其慎之哉慎則可以免禍猶可以來歸毋與我承膝下之歡無死于彼而不來也兄愛弟如此吾爲弟者其何如以爲心哉吁是可以觀孝矣

岵屺岡皆其高處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孝念已親已弟傳雖分兩層然父曰二字實直貫至末慎有二意一是欲其持身之善一是欲其養生之周不言已之不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至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切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叶滿彼反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叶虛王反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

十畝之間全旨○仕者思歸畎畝。則國事可知。然詩人口中只想畎畝樂趣而絶不及所以散歸之故無限含情皆在言表

首章○此賢者不樂仕於朝也曰人之處世莫病於易進而難退今夫十畝之間桑者殆爲居于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維意所適何閑閑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辭祿列于朝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愧于心哉行將與子還歸兮逍遥于十畝之間而與桑者同其閑閑可也奚必久居于此哉

二章○十畝之外桑者自爲業于斯則樂于斯往來[illegible]泄泄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出入於于國然與其[illegible]于後哉行將與子偕逝兮徘徊于十畝之外與桑者[illegible]何必久居于此哉大用世君子之本心避世非君子[illegible]此則亂之亂亡兆于斯矣

十畝之間如云一丘一壑之謂皆可托身于此求之世[illegible]老農老圃不論爲樵桑採桑總閑閑泄泄俱有[illegible]字雖未遠乎歸隱于此時此心已不可留還逝云者將托于十畝以終[illegible]也

里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叶想止反○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 叶居賢反 桑者閑閑兮 叶胡田反 行與子還兮 叶音旋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

十畝之外兮 叶五墜反 桑者泄泄兮 音異 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三章○此章言君子之詩也首章之二三句言其遇中四句推其志末二句勸其人大抵皆以多福位貧賤之人故詩人述其事而深嘆美之

首章○此章言伐檀也曰見利可取之時輒悔恨情也今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之干而但見河水清且漣猗食力之志也遂矣他人處此鮮不悔于用力而無所用其力之代而以食力也循之稼穡以求禾將以得禾三百廛之多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是欲得食者必償其力是以有悔於彼君子兮有慚於其可謂不素餐者矣

二章○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陸而為食力之謀也今乃寘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而輻無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求食者其力尚不稼不穡三百億之禾胡以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特胡為也當為而已矣而食之不得又奚悔焉是彼君子也誠食不得而志益堅真能不素食者矣

末章○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之謀也今乃寘之河之漘兮但見河水清且淪猗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食力者固自盡其事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囷之禾胡以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鶉胡為也吾惟盡吾所當為而已矣而食之不得又奚悔焉是彼君子也食力不遂而志益勵真能不素飧者矣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猗音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直連反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叶七宣反○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稼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

次七是棄擲攻苦意河干是寫他淒凉光景伐檀爲車河水清漣皆托言以形容所遇之窮非寔事實境也不稼四句是詩人借言其勵志之堅如此不以自甘心窮餓而不稱意非是說不食之于伐檀而又欲食于耕稼也五不字是勵志詞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味兩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堅志不可奪處非爲取之瞻之之計也以河干齊天下之遇而何遇難齊以狷獨堅終身之操而何操不堅說他生平勵志如此真能不空食者矣故因賛其不素餐不必推到仕不苟祿上人苟無益于世即若居家食誰非素餐○一夫所居曰廛則一夫兼三百夫之獲也在車輪中輳合者曰輻輪是車輪囷是員倉三百億言禾把之數也

流楽其力不食其厲志益如此○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音孫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鶉屬熟食曰飧

碩鼠全篇○此詩借碩鼠以諷在位之貪殘爲政者諱不欲斥言之也上二章末二句以起下章末二句以避害言

首章○此民困於貪殘而托言之辭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碩鼠碩鼠尚亦無食我黍也使其爲害也況猶可以少安今三歲之久習困于女女猶無其所欲而不顧吾何以堪命耶吾今逝將去爾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得以救而吾之亦得以安而無復我之所乎

物之貪殘以爲比此詩貪殘二字不平處正以著其貪也盡人之財曰貪盡人之力曰殘指其政言恐說鼠說此意猶在末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久碩是顧恋玩逝將字自欲去未去

二章○碩鼠碩鼠無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焉且我之貫爾三歲也今三歲之久則其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爲德而其所肆毒于我者猶未支也我將如之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國也是樂國也無復有道思于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爰得我直乎

末章○碩鼠碩鼠無縱不仁之禍而食我之苗焉自我之貫禍于爾也已三歲之久則其勞亦至矣夫何不憫我之勞其所以縱禍于我者猶未已也我又將如之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郊焉樂郊既適則無復有害已之國焉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爲誰永號哉夫貪殘之政使人欲去其國此魏之所以不可爲也

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以喻其貪之甚也莫我肯德民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貫音官女音汝下同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音洛下同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也顧念也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

出力以事上而不以我爲德也得我直謂久仰于此而得伸志于彼便相宜可樂謂不以我爲勞適彼樂郊言苟得出境則往彼國之郊外亦爲幸誰永號者惟彼其害故哀鳴若出境則害永不及誰復有永號于爾之境者謂無嘆息愁恨之聲也

唐風大意

嚴華谷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之遷徙不一自叔虞始封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入世至穆侯徙絳十世至昭侯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晉焉終安成上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而不能變唐之綠君子欲統武公于晉故總名其詩爲唐見曲沃武公滅宗族之罪而繼詩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於不作不可也

蟋蟀全首○此詩言及時宜樂而又相戒以無荒正其憂深思遠處如

[illegible]一節

誰之永號音毫○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此有良士之深慮也曰民生日用不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無極樂之防當今蟋蟀在堂歲忽已暮而農事亦已矣若及今不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為樂矣然人情易溺樂或易至于無節今日之樂得無已過而太康乎彼吾身之中有所當分之責古之良士爲之慮者周矣吾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凡日用所當事者皆統業以爲之使雖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卻顧瞿瞿然不敢以自寧焉則危亡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樂矣安可遂樂以遂哉

蟋蟀句見物類因天時以變化故蟋蟀在堂而知歲之已暮歲事對三時之勤動看日月其除以歲暮務閑之日月言不過此農事便興不暇爲樂非泛七月逝矣之說也此處已見有憂思意在太康就飲燕時說無已太康非自過于樂只是恐其過于樂耳此承上起下謂不可以相戒插斷職思其居謂職分之所當爲如終歲所當之農事是也便有瞿瞿意無荒何事職思其外使非樂不何其處之良士也工夫已盡於職思其居一句此只言其同大良士可將上不拘七在農上只泛言其長慮處卻顧自是一意與思居相應

二章○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邁而農務又以時興而不遑為樂矣然人情易溺樂欲易至於無節今日之樂得無已過而太康乎彼所治之外有當為之功古之良士爲之備者慮已亦顧念其所治之餘凡事皆出于思慮不患者皆然思以辨之使雖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敬于其事蹶蹶然不敢以自寧焉則外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樂矣安可遂樂以從哉。

詩經□註　上　卷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 **今我不樂。**音洛下同 **日月其除。**去聲 **無已太康。**音泰 **職思其居。**叶音據 **好**去聲**樂無荒。良士瞿瞿。**音句○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太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

外是居之餘也意外吉凶慶弔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此句內便有蹶蹶意良士蹶蹶正與職思其外句應蹶蹶動而敏於事此意不離想不可單屬行

末章○蟋蟀在堂而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慆而農事又因時而興矣是故不可以不樂矣然樂不可極得無已過于樂乎蓋亦須念其職之所當而出于職時不及辦者思慮預防而深為之慮使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樂而有節有蹶蹶之休休然而後其樂斯可矣豈可耽樂而忘返哉夫始相與以為樂還相戒以節樂唐民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役車本所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事畢也憂是居之餘凡居中水旱盜賊之類皆是憂則憂心亦應慮患深常在多因多懼之地而比上之思備其除者益切矣便有個安處休休因有備而得休正與職思其憂句應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休是憂中有樂。

山有樞全旨○此是答前篇之意前篇但為治生之言此篇發為達生之言何也憂樂而都歸之要得他憂思深而慮危促之情

首章○此詩各首而為而解其憂也曰人固不可過于樂亦不可不及時以為樂也大山則有樞隰則有榆此亦有物□有衣裳弗□□有車馬兩以代□為□□之時回不安弗服弗乘弗馳弗驅宛其死□

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音叨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

宜宛然以死而衣服車馬他人將取以爲已樂矣然則今日之樂惟恐其不盡徒憂將何益哉。

一章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况子有庭内可以陳設子有鐘鼓可以樂和物當此歲暮之時而庭内弗洒弗掃而鐘鼓弗鼓弗考一旦宛然以死而庭内鐘鼓他人將保之以爲已有矣然則今日之樂惟恐不及也徒憂亦何爲哉。

末章言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况子有酒食可以喜樂而永日者也何不及此無事之時日相鼓瑟以享此酒食且以喜樂而消長夜之歡且以永日而盡今日之情乎若徒深憂遠計而不爲樂恐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入室將取子之琴瑟以樂子之酒食矣其可不及時以爲樂乎夫身後之事而相勸以畢生前之樂則其憂愈深而意愈切矣此唐風之所以也歟。

只山隰所有與人所有不能有四句字相呼爲興各章俱重末句念生存之不久而死亡之忽至則于職業之憂不必深以爲慮及時爲樂而憂可少解矣衣服車馬皆昔勤勞之所致者而不服不乘則以前章憂思之故而輟之也庭内爲樂之所鐘鼓爲樂之器酒食爲樂之需憂深未日遑之。且字是所治之事使勿掛念且及時行樂之意是愉是保入室只如此說未必眞有此事此正以憂愈深意愈遠。

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 音紐叶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叶蘇后反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叶去九反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叶補苟反○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也。考，擊也。保，居有也。○山有漆 音七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音洛 且

揚之水全旨○通詩以從字爲主。首二章切從沃之謀，末章隱叛晉之謀。下開命而懼根從字來，惟欲從之切，故隱之深也。

首章○此沃强晉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也。曰人情向背，每視國勢之盛衰。今日之勢有在矣。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綏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巖，則水不足恃而石可依矣。彼素爲中衣，丹朱純而繡領者，非沃所有也。我將以是服從子于沃。苟旣見君子而服此服也，則依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二章○彼悠揚之水其勢綏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崢嶸，則水不足恃而石可依矣。故我將以素衣朱繡之服從子于鵠。苟旣見君子而服此服也，則願從之心遂矣。又云何而有憂哉。

各上二句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喜遂其情也。石生於水猶沃本于晉，故以水綏而石強喻晉衰而沃盛。苟在勢上說，若以其地言則未可定。盛衰丟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爲之。朱繡衣領以赤色爲之，皆諸侯之服，此不過欲其爲諸侯之意，不敢顯言，故托爲欲奉此服耳。旣見二句，擬議之詞，假想見後情事，正見以成其篡竊之謀，非但以見爲喜，亦隱寓之意。樂謂已可以依賴何寫

已可以[illegible]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作 素衣朱襮，音博 從子于沃。叶彪鮑反 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而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叶胡暴反 素衣朱繡，叶先妙反 從子于

末章○夫既欲遂其願不可不密其謀彼水勢悠揚而舒緩則白石鄰鄰潛光見焉是水益衰而石益顯矣故我聞君子有命聊事心深意之而深為之隱不敢以告人焉一或告人則機事不密有害于成而朱襮朱繡將誰與從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將傾晉以晉之民也而今乃思沃于此見民心可畏而政治尚强也有國者慎之

以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强益顯也命字作謀字看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

附考晉昭侯文侯子桓叔徙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成師桓叔名穆侯子文侯弟昭侯封之號為桓叔欒賓傅之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敗歸曲沃晉人立昭侯子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

椒聊全旨○此詩二章一意每章上四句是以椒之蕃盛興沃之强大末二句以椒之遠條而喻沃之將來而勢益盛也

首章○序亦以為沃也曰天下勢而已矣愈深則愈盛吾茲于沃有感矣彼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升矣況彼其之子氣勢盛大而莫之與敵則碩大而無朋矣且是椒也枝條益遠則其實將益蕃因不但盈升而止也猶非吾人之所樂從哉

鵠叶居號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其音記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且音疽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

二章○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匊矣況彼其之子氣勢盛
壯而碩大而且篤厚乎抑且是椒也彼條愈遠則其實將愈
蕃不但盈匊而已豈非昔人之所深喜者抑大抵今之盛以嘆後之益
盛是之屬意於沃者切矣何暇之哀哉至此耶
興意至四句此乃就今日强大之勢言下二句乃歎其後來之必益
也碩大就威嚴氣焰說見非智所能制篤厚無所其無與爲偶且篤
見蟠根深厚不可拔底形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碩大一句已
明說正意則末二句只就椒條申嘆之不必再補更有餘味二且字
紆徐咏嘆感慨深長後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遠條之言驗矣

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椒之
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
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
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音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綢繆全旨○此男女過時得遂昏姻有不勝其慶幸之意俱以見此良
人一句爲主取偶見爲興詩忽見二字佳首言在天次言在隅終言
在戶以夜之漸深爲序無淺深也。
首章○此男女得遂昏姻而喜幸之詞也曰昏姻者人道之常過時而
後得遂其慶幸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
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
此乎子是忘顧慨遂以自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
得此良人誠望外之幸也凡情所難得者必有以惑之其將奈此良人
何哉吾誠不知何如以爲懷矣
二章○其夫婦相語之辭亦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仰見三星之在隅。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音稠繆音謀平聲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
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
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
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
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曰
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心之在天今夕

哉夕何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此邂逅之在此乎于是志願既遂矣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日而得此邂逅則喜出于望外而同牢合巹亦未足以慶歡忻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展者矣

本章○其夫語婦之詞有曰吾方綢繆以束楚也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今夕不知其何夕而忽見粲者之在此乎于是願已伸矣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日而得此粲者則喜出于望外而於吟歌舞蹈亦不足以盡歡悉也其將奈此粲者何哉誠有不能以自展者矣夫行婣說而慶幸深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是猶其風俗之美乎

綢繆是束薪之狀○三星心也心星三宿鼎立故謂之三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仲春之星昏而不見嫁之候也昏而在天則建辰之月失其時矣今夕何夕○亟見時之已過何忽然得見此良人乎兮三句須像嫁不得過了發揮夫以過時而得相遂如此則我也將奈此良人何哉此甚喜之甚而心欲達而口形容不出光景邂逅者不期而會出自望外意粲美也此言夫女也總要以詩人口氣叙夫婦之言方得旨

杕杜全旨○此詩二章一意俱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而嗟行以下則求助于人也當以獨字為主

首章○此無兄弟者自傷之詞也曰人莫親于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竟無望于人乎彼有杕之杜本孤特也而其葉猶湑

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辭也○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候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賦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辭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賦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辭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音第之杜其葉湑湑上聲獨行踽踽音矩豈無

湑然有依附之盛矣而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無所親厚曾杕之不若矣然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乎哉特以漏形體分爾我不如我同父之兄弟一氣而分情義相維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父亦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使不至孤特而有所恃賴哉

末章 有杕之杜本孤特也而其葉猶菁菁焉有暢茂之盛矣人無兄弟則獨行睘睘然無所依賴曾杕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也哉特不如我同姓之兄弟一本而分者爲相通是以雖有同行而不免于睘睘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姓亦同群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乎胡不哀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奈不能以無望矣

以獨生之杜則茂甚與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與也踽踽睘睘就情不相關義不相屬言非形影孤單之謂也豈無二句正解所以獨行之故不然行道有人何以便云獨行踽踽睘睘耶嗟行四句承下側重人無兄弟起第一步胡不比胡不佽雖若求助于人情以自傷其獨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比以心言有眷戀意佽以事言有扶持意

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音次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 音精 獨行睘睘 音瓊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叶桑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羔裘全旨○首章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首章○此刺大夫之詞也曰在位者能恤其民則民賴之今羔羊爲裘而豹飾其袪者乃從我衆人之上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不恤民隱亦已甚矣當此之時豈無他人可以歸往維以子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子亦反其所爲居居者而可哉

二章○彼羔裘而豹褎服之者乃從我衆人上究究然苛察不顧民隱亦已甚矣當此之時豈無他人可往也維以子本舊好而不忍去耳子亦反其所爲究究者而可哉夫大夫不賢而詩人之刺者深矣

自註從猶俗云從我前上如此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究究猶察察當是來歷猶言不能寬大之意每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自見言外

鴇羽全旨○此怨不得養父母之詞然怨之深而又呼天而訴焉猶有與望之意焉

首章○此民從征役不得養父母而作也曰事親乃人子之情失養非人子得已彼鴇之性本不樹止今乃肅肅其羽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我是以將王事不可以不堅之故久役于外遂致不得耕田而蓺稷黍以供子職則我父母亦何所怙恃亦失所甚矣悠悠蒼天以憂民爲德也果何時使我休此王事于以耕田養親而歸其所乎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音去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去聲叶呼候反○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

二章○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我是以因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黍稷以供子職則父母亦何所食也其困亦無極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乎以藝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也
末章○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則非其性矣我是以因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稻粱以供子職則父母亦何所嘗也其失常亦甚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復子職之常乎以藝稻粱而使父母有所嘗乎夫以孝養之念迫于奉公之役使民至于失所則上失其道矣

此詩意只在首二句悽言鴇羽集栩即是言不便勞苦之人久從征役止意不須再補小事三句又言因此遂致不得終養以供子職蓋父母起不與上相照應也諸講皆云此詩是明比遂謂比言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非也王事靡盬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末二句不敢直怨其上故呼天而訴之曷其有所言征役亦未有息不知何時得遂養親之志也曷其有極古者役用力不過三日今久役如此何時有止日也皆嘆想養親之意曷其有常思得休息以復其常服勸之正也

是也盬不攻緻也藝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
曷其有極○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音杭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全章○詩[illegible]不必請命之意聖人錄此所以著其罪
而亦以閔周之衰也
首章○此武公伐晉賂王而作也曰我捐[illegible]國以求封侯錫命惟天
子主之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
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人
心而無得議我後矣是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
請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矣必于請命哉

二章○我既奄有晉國則六章之衣固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
者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有以杜絕衆志而得保
其終矣是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燠也此我之所以請也不然
我自有之我自服之矣必于請命哉夫以弒君篡國之人而為賂王請
命之說其倨慢無禮如此釐王反貪其寶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illegible]豈曰無三字何等踞傲子者爾汝之稱以王為子亦見倨慢安
非心安以命不出天子必有外患抵危而不安必有後患徙凶而不
吉七有晉榮文係意燠以可以言者凡衣初服不能即燠服久則燠
矣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云有子孫承襲之福[illegible]
其玉猶天下之所宗也陽以虛名尊之而實不必用其命周已無奈
武公何矣
附考劉瓘玉名胡瑗雅王子平王五代孫釐王四年使虢公命曲沃
武公以一軍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晉武公伯叔孫莊伯之子
九年春武公伐晉夜獲哀侯及欒共叔武公殺哀侯欒共叔鬭而死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音郁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

詩經[illegible]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是為小子侯四年冬武公誘召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公伐武公立哀侯之弟緡也二十七年武公伐晉滅之

有杕之杜全旨○此詩以寡弱為憂亦出自好賢之心其實賢人去留初不以勢也中心二句正見誠慕之思非絕意語

首章○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也小賢者所恃以行道者在乎可為之勢也以今觀之木之蔽蔭可以休息也若有杕之杜生于行道之左則不足以為人之休息矣是則彼君子者雖以行道濟時為心必擇其可有之勢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後廟堂之當傾敗之基非斯人不可顧我中心好之而景仰之誠實有不能以自已者果何自而得飲食之以慰予之心乎

末章○有杕之杜而生于行道之周則無可庇覆之蔭矣是則彼君子者安肯顧我而來遊哉然我中心之好戀乎不能忘也果何自得而飲食之以表予之誠乎夫賢不于其勢而惟心之誠好賢之心如此賢者安有不至哉

上四句聯已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己之心徒切於好賢也噬肯適我亦憑疑之詞不必泥說是不肯遊與適不同適者偶爾就是遊則盤桓其地中心好三字重為飲食之來是好之深切處有思慮多方必欲來遊之意若徒作飲食而無由有使是泥語

其可以久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音逝肯適我中心好去聲之曷飲音嗣食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辭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葛生全旨○此詩前三章是感物而嘆其身無所歸見思之切後二章是感時而歎其心無所見思之專此詩婉曲有味後人閨情詩皆本此

首章○此婦人思念征役之夫也曰人情甚無樂乎相暌也我于君子未歸何如彼葛之生則蒙于楚蘞之生則蔓于野是物皆有所依托矣况予之所美依托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處乎惟獨處于此而已豈閨寂寞形影相憐曾葛蘞之不如矣

二章○葛之生也則蒙于棘蘞之生也則蔓于域是物皆有所托矣况予之所美將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乎惟獨于此而已豈不禁覩葛蘞而神傷也

以葛生托于物蘞生依于地與婦人依于君子而不得所依故反興也誰與獨處中作其字看言誰其惟已獨處而已二字成句意却緊相呼應

三章○今夫閨門之中有角枕焉則粲然而華美矣有錦衾焉則爛然而鮮明矣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此則粲自粲而爛自爛耳誰與而獨處至旦乎顧此衾枕不益增吾之慨也哉

上二章是托物以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思者夜長而難旦獨旦即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意

四章○夫婦之獨居如此則思之切然不思矣然日惟夏之日最長夜惟冬之夜最永而獨居則憂思之切有如此日此夜而但永矣君子之歸無期或非吾所及見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雖然獨之久寧忍有異心耶

[illegible]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

末章○彼冬之夜為最長我其如此冬夜何夏之日為最永我其如此夏日何哉乜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焉則生雖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許吾心否乎夫婦人于夫思之切思之專而不二其操亦唐風之厚也

夏非獨思于日冬非獨思于夜蓋夏日最永冬夜最長則益難消遣耳其國之百歲之後者唯恐不及見之意總是深望其歸而為是不得已之詞耳

采苓全旨○讒言為禍利于速投以舍之一法慮之則虛實可以徐察而情偽自見此止讒之法也然此詩只是刺其聽讒未嘗教以止讒

首章○此刺聽讒之詩也曰人為讒言所惑者起于輕聽生于彼讒生于隱首陽之顛非其所生之地也彼讒言之人豪亂是非以眩主聽乃謂首陽之顛有苓而子聽之遂欲采苓于首陽之顛乎則其中無稽甚矣然讒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正以惑子也未可遽以為信也姑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群奸可擿而是非莫揜彼人造言者胡得以售其奸哉何子之不能察也

二章○彼苦生于地也於于信虛譽之心遂欲采苦于首陽之下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譽子也未可遽以許之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囿而彼造言者無得以售其奸矣胡亦然也

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冬之夜**同上**夏之日**

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顛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于首陽之顛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倣此○**采苦采苦首**

子論。○彼對生于爾也子信虛妄之人遂欲采葑于首陽之東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爲子也未可遽以信之姑舍置之而無以爲然且徐察以審聽之焉則眞僞莫能其實彼造言者無得以肆其妄矣胡子之不然也此詩人諷刺亦深且切矣
通詩是比與而風一例每章上四句言讒言不可信下言讒言所當察苓苦葑皆非山中物而曰顛曰下曰東則讒言之無據也各首二句下不必補正讒人之爲言以下皆承采苓說而又不必定說采苓蓋托言之比借事發端言彼卽言此也爲字要作言出于造作處不可信苟亦無信只是詩人言不是信至下苟亦無然方作讒說來身上看語意兩層總意全在苟亦二字見讒言誘人雖甚可聽獨不思一察信理乎語甚冷雋胡得焉是我使彼不得行其言不重讒人自止○詩備傳云苓之味美苦之味苦葑之味上美而下惡故爲讒說者始以甘言投之以辟則甘也終以苦言動之以辟則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辟則對也詩人歷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

秦風大意
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玄孫非子爲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于附庸邑之于秦至其曾孫秦仲王命之爲大夫始有車馬侍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

御之盛。變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君子聽車鄰而悲周之轍將漸東也，君子聽車偈而悲天下之侯不歸西也。世道升降，觀風者不能不爲之於邑。

車鄰全旨○此詩作於秦襄公始爲諸侯時。通章只要有創見誇美意。首章誇其有所未有，末二章勸其樂所當樂，開口便下兩有字。見其長驅遠馭凌駕一時氣象，末見二字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群的氣象，秦之强盛兆于此矣。

首章○此秦人創見而誇美之也。曰吾君顯伐戎之績而受岐豐之地，何者不見其可美耶。彼車所以藏行，吾君向爲大夫，車未必盛也，今則有車鄰鄰然，上公之制；馬所以駕車，吾君向爲大夫，馬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天閑之選矣。以至寺人所以傳令者也，吾君昔雖有使令而寺人則未有也，今則未見君子，先令寺人之令，傳令而後又交。凡此皆前所未有而今有者也。豈非秦人之所深幸哉。

上二句誇其儀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榮。○車馬對君子說，車之多，白顛，是其之可見令之車馬，非昔之車馬，與西陲汧渭之時異矣。未見未宮常作將字，你所見者，凡謁見之禮，亦封之使，皆是令字。車任調傳令出入也。此已儼然諸侯之禮，見與大夫時使令又異矣。

二章○大意儼然 [illegible]

有漆 [illegible]

國風　卷三　三

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雍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

以當相樂之情為若及今不樂則逝者其耋寧幾何時而為樂哉
三章○阪則有桑矣隰則有楊矣我也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簧以
怡寄慶之情尚使或失今不樂則逝者其亡寧幾何時而為樂哉夫詩
美其君恭敬慷慨如此岐豐遺忠厚之風変矣　何　何
以雖有寺人不可不樂與此因句既見寺人通之而得見也
觀秦既樸燥並坐君坐臣亦坐不必比符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
也今昔二句悲嘆慷慨之氣也鼓瑟鼓簧是慶國勢方新人心踴躍
見非昔日柑鞞抑佔之音矣逝者猶云自今以往耋亡自言非指君
也即扶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意

駟驖全旨○通詩主田獵言首章言往狩時車馬之盛侍御之充次章言行
狩時獻獸之預射御之精末章畢狩時休息之節綜理之周皆昔亡
而今有者也俱要得創見誇美意

首章○此秦人誇美其君田獵之詩也曰吾君向未為諸侯雖皆田獵
矣但車馬僕從則未備射御綜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哉方其將狩
也馬以駕車則四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轡以御馬也則兩轡納之
于觖六轡備之于手焉斯時也駕言行狩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
愛者有媚子也則左右綿從以從公于狩焉凡此車馬之多僕從之衆
皆昔無而今有也何其盛耶

駟驖孔阜齊其色又齊其力也六轡在手離轡控如意不必射御之
善只帶在馬上說總見車馬之盛公之媚子上先點公行狩意

二章○及其方狩也虞人翼獸以待射固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牡

詩經上

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垤叶他一反。○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音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于觖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

則其大寵公于斯時也命御者使左其車而依乎逐禽左之法而公之舍拔即無不獲而中乎獸之左焉。凡此與射之儀射御之善皆昔無而今有也其可美何如哉

各二句相聯者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人君田獵虞人張翼合圍以待射故曰奉此何不重禽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上左與獲見射御相須意御者既合馳驅之法而射者復有如破之能射御之善但歸君說蓋左雖須在從者而命之亦自君故也

三章○自其畢狩之時言之上自我公之尊下及從御之屬皆遊于北園之中以舒其行狩之勞至于駟馬亦無事于馳驅既閑而調習焉又以置鸞之輶車載夫長喙之獫短喙之歇驕于以休其足力焉是不惟人之勞逸有節雖其犬馬之微亦皆不窮其力其綜理之周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所習見者也安往而不見其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間詳致其誇美如此可以觀民情矣

遊于君說獵畢而節其勞也北園是天子故封而今得挾婿于以遊于其中正其誇有岐豐足以維馭四方處四馬伺人休則馬畢田是其調習無事馳驅也輶車所以行有馬已有所此勞行從徐而聲和也載獫何不復追逐養其餘力也總見終事之從容整暇亦可誇美者

之音鈸**則獲**叶黃郭反。○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 **輶**由酉二音**車鸞鑣**音標 **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音囂。○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全旨○此詩須有西秦征婦語氣首陳車容之盛所以作其勇也繼念從役之苦所以閔其勞也小戎一詩可謂情義兼盡矣
首章○秦襄公承命以伐西戎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也言我君子以君父之供爲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但見戎車之車本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軫甚淺其制而弗深取其便于攻擊也車之鉤衡駕馬者有輈爲從前軫以上曲猶夫梁之穹隆也用皮革五處束之文章歷錄然矣服馬身夾于轅固無出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無以防之則爲之游環以馭其外出焉爲之脅驅以馭其內入焉控制不逸安然軌道之趨乎服馬頸當于衡固爲承任之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今則陰板之上係于驂馬之靷爲續靷之環又以白金之鋈爲比協有法爀然載道之光乎車中所坐之茵固車之藉也則以虎皮而文以示威有不辱之色持輻受軸之轂固輪之處也則軫輪大車而暢以利用無脫輻之虞於此皆小戎之制也使馬有弗良不爲虛車之徒飾乎今則駕我騏焉駕我馵焉齊其力而不齊其毫尚其強而不尚其色驂服之間皆上襄之選矣馬何如其盛耶以是車馬伐彼西戎固義之不容辭矣其如我之私情何言念我之君子溫然和厚如玉之溫潤可愛今乃在板屋之中使我思其人而不得見寧不亂我之心曲也哉
以小戎二字爲主下皆析言其制小戎訓兵車收即今所謂車箱也俴收即是軫車大則收深小則收淺驅馳攻戰輕利便捷也此與軫之制車之進退以輈爲主其穹窿如屋之梁所以便服馬之進退然又懼其不堅而以皮革五處束之文章歷然歷錄也取堅固又華美

小戎俴（音踐）**收五楘**（音木）**梁輈**（音舟）**游環脅驅**（叶祛尤反又去錄反）**陰靷**（音引）**鋈**（音沃）**續**（叶辭屢反）**文茵**（音因）**暢轂**（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音注又之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

之意此車衡之制游環脅驅是二件對下陰靷鋈續一件游環以皮
爲㘣當兩服馬之背上引驂馬外轡貫其中以執之所以制驂不得
外出却游移無定故曰游環以皮二條前係衡之兩端後係軫之兩
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所以制驂不得內入此脅驅之制陰靷車
靷上服馬頸當于衡引車固有餘力驂馬頸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
爲二靷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使驂馬亦得用力以引車而
續靷處有環以白金以爲飾此使驂馬用力引車之制文茵車中
虎皮褥也暢轂者以木爲之在車輪之中內受軸外持輻其制比大
車之轂爲長蓋兵車馳逐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此車上用
物之制也上言車而驂車有馬騏馵者是將力不齊色之意溫其如
玉大概言其容貌和厚如此不必泥矣其德亂我心曲就離別之情
言勿說得太傷悲要得他勇于赴義意

四牡章○然車容之盛不但此也彼馬以駕車則四牡孔阜有以耐乎
馳驅矣轡以御馬則六轡在手有以制其遲速矣其中之兩服馬也則
騏與騮爲兵車尚力不計其毛之齊也其外之兩驂馬也則騧與驪焉
武事尚強不必乎色之同也畫龍于盾以爲車上之捍衛則合載乎二
以備乎破壞焉觼軜前以係驂馬之內轡則有鋈白金以飾乎觀美
以此車馬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說從之義然言念我之君子溫
然可親方今在彼西鄙之邑那人未得將何以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
念之極一至此耶

首四句總言龍盾二句應然然皆言車上之物再孔阜言耐遠騁
四馬八轡[illegible]繫于軾前不須牽說故云六轡在手此

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
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使
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
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
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
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
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
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
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
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
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
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
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
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爲屋心曲心
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
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
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雖

存以制馬之泥[illegible]是中言服馬也騏騮騧驪即上四牡我事尚強故不齊色而齊力馬即今之猶御人在車上以盾為衛必防破壞故以二盾合載之[illegible]見衛車之具也觼環之[illegible]以決為之軜驂馬內轡也觼以繫軜消白金絲飾以為飾故曰鋈以觼軜此句所[illegible]御[illegible]之物也溫乎與上章同意方何為期言此征一日未[illegible]是一日未定也末句以君子未歸因將以[illegible]我思之如此[illegible]但此也[illegible]馬有甲背以消金為之取其便于[illegible]中節於[illegible]有飾以白金飾之取其[illegible]以竹[illegible]以繩[illegible]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備[illegible]有[illegible]虎皮為之其文[illegible]然我念[illegible]載[illegible]而想[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溫其[illegible]人則溫和而可親[illegible]不[illegible]然此[illegible]備于身而臨乎人[illegible]而見乎[illegible]然此德[illegible]人可念如此今不得歸如之何而不思哉此小戎之婦可謂先公而後私[illegible]何[illegible]以義[illegible]何以能使人如此

首句[illegible]下五句只[illegible]馬[illegible]是車上之物宜以俴駟易[illegible]以[illegible]金[illegible]披輕甲之駟馬易于旋轉也而又諧和中節故曰孔群厹矛所以刺[illegible]有三角也刃在上[illegible]其下端平底處為本謂之錞則鋈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蒙伐有苑言[illegible]以雜羽之質苑然有文也以虎皮為藏弓之韔著其威也鏤膺以鏤金

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叶[illegible]騏音其騮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音瓜驪音离是驂叶疏簪反龍盾之合鋈音沃以觼音決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觼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俴音踐駟孔群叶渠云反厹音求矛鋈錞音隊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音暢鏤膺音[illegible]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音袞縢音滕言念君

飾馬當胸之帶照其文也交韔備也閉是竹爲之依弓之形夾于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韔中也此上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率然殺意蓋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夫之詞德音亦就平日聲譽言秩秩有序也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閒之言也此二句乃言其所以思之之故

附考秦襄公莊公子七年春犬戎殺周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八年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西岐之地十二年襄公伐犬戎至岐卒子文公立傳六世至穆公

蒹葭全旨○全詩反覆詠嘆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所重全在水一方曰水一方是冥渺縹緲彷彿一渺茫卽此便不可求了下須味阻字與宛字總是不可求之景象

首章○此思其人而不可得也曰夫人情爲勢所隔觸目皆足增悲乎今窺室情乎伊人乎彼蒹葭之生也青青而未敗白露之降也始結而爲霜此正秋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于此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彼此睽違有以動吾之思焉今遡洄而上從以求之乃道阻且長而不可至也欲順流而下從以求之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卽睹

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鞑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音兼）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

二章○彼蒹葭則淒淒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湄矣遡洄從之則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及又欲遡游從之則猶在水中坻矣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

末章○彼蒹葭則采采矣白露則未已矣當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涘矣遡洄從之則道阻且右既遠而不相值遡游從之則宛在水中沚雖近而不可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將何以爲情哉

蒹葭白露只點出一時景色以見此時秋水方盛之節不重感物感時也所謂字句正是意中人難向人說一方猶云天各一方亦只是想像之詞總之無定在也遡洄遡游本秋水說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勿就道路泥蹐者以水之既急若右皆以水之瀰茫言宛字正是縹緲無際景象此總是模狀其中難見之意非特上下求之至不可得

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音遲○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 叶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叶以[illegible]二音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叶羽軌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終南今言○此詩與要得創見誇美意有雜於其服容盛而有以稱也
位下齊美其佩服盛而久于位其誇美處須就始為諸侯言
首章○此秦人美其君之詞曰寧惟得于創見若則深可誇也瞻彼終
南之山果何所有乎雖有白色之條矣似有之梅矣我君于受天子之
封而為諸侯之貴其至止于終南之下豈無所有乎則見服于身者物
采章乎北命而有錦衣狐裘之服矣見于面者氣體發于所養則有顏
如渥丹之容矣有此衣服有此容貌從容于臨蒞之時允于千乘之只
瞻也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二章○瞻彼終南之山又何有乎則有廉隅之紀矣寬平之堂矣我君
子承一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終南之下果無所有乎言其
服則黻繡于裳而雅采之可觀矣言其佩則玉條于身而將之有聲矣
居此位服此服而必長久安寧永享乎壽考之慶矣豈非吾人之幸也
夫岐豐之民詠終南之歌則知有秦不知有周矣此周之卒入于秦也
與

每章興至五句止以終南之所有興君之所有也各末句承首何說
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秦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故
至止要重看此是遂戒之后就封之初爵衛上命而並有岐豐始也
錦衣狐裘是等威與于繡衣顏如渥丹是儀體發于居養此正見稱
見誇美也其君也哉恭言克盡君道但是容服之美有以稱之耳紀
堂是助讚于不壞起下君壽並永于南山黻衣繡裳作一件說言衣
裳之上繡以黻也佩玉將將其所以亦有慙秦音壽考不忘是欲其
[illegible]稱其位也[illegible]詞次章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音握)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音搶)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

其也絹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音尖**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

黃鳥全旨○此詩以殲我良人爲主三章意皆重惜之詞上四句是即物以與從葬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詞也

首章○秦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作詩以諷子孫安應民可也哀七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烈禍哉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即非愛民之心況奄人之可哀者乎維此奄息才德出衆雖一人之身乃百夫之特也今乃生納于壙當其臨穴之時惴惴然戰慄可哀甚矣彼蒼者天禍善禍淫者也胡不佑我良人之命如此乎使是禍若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其如卒不可贖何哉

二章○交交黃鳥則止于桑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仲行矣維此仲行才易之備可以當夫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哉使是禍若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深耶

末章○交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鍼虎矣維此鍼虎才勇之備可以當夫百夫乃百夫之禦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矣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殲滅

之禍乎使是禍若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竟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也夫三良死百人易之亦甘心此國人哀惜之甚也有國者何忍耶

以身之止得其所與三良之死非其所與在四句上下極稱其良以深惜之也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言見有迫之使從意百夫之特以才德選衆德足振兮說臨穴惴惴就三良言嗟夫亦有不敢斥其君意如可贖兮句贖字煞有迫于君命者然人百其身以易之以三良固百夫之特也彼固以一而當百此願以百而易一也防提防之防言其才猷知慮足以防護百夫也禦謂禦武言其才猷知慮足以禦敵百夫也

附考秦穆公名任好宣公子成公弟穆公元年病卧七日不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伯未老而死伯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帝錫我冊命七年晉[illegible]公孫枝者而職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聞百里奚賢用之以百里奚亡之言厚幣迎蹇叔客孔之由余于是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伯戎狄○秦三良皆秦大夫子車之子穆公死以三子為殉按左氏以三良之死罪穆公詩記載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同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是又三良自殺以殉與左傳異然觀此詩臨穴惴惴之狀則是迫于康公從父亂命非其本心矣故蘇子譏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而忍用其良蓋罪康公也

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音拑）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

晨風全首○此詩重欽欽靡樂如醉何見憂思之意以漸而深各上四
句興其切己之思下二句歎其忘我之甚蓋秦民輕生業戰保無棄
其室家者亦此詩之所由作也
首章○婦人以夫不在而作此詩也曰夫婦之情無所解于其心者也
今夫鴥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君子
為歸者也今踰遊于外使我不得見之念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
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彼君子者亦宜以心而体心矣如之何如
之何忘我之多旅遊若是之久哉

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illegible]
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illegible]
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
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
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
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
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
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
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
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
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
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
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
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
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鴥音聿彼晨風叶孚音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其意取晨風依北林以爲歸興婦人仰君子以爲歸也欽欽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說是不可知之詞不歸便是忘將久便是多註引晨風之歌昔百里奚賤其妻援琴而歌之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云云

二章○彼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甚鬱鬱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綢繆之約而旋歸之無期乃忘我之多一至此乎

三章○彼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檖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沉迷而如醉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獨如之何不思偕老之信而返旋之無期乃忘我之多一至是乎吁夫忘情于已而已不忘情于夫其情孚其義盡矣。

此以山與隰之所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心也苞詩叢六言數各上一字爲虛字上言欽欽但憂而不忘耳遇可樂猶可解也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爲情者然但止于憂而不樂耳如醉則昏迷瞶亂憂心更甚矣

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山有苞櫟音歷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靑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無衣全篇○此秦人誌與誓死乎其朋儕相告語之詞子從王見其義
子同仇見其義
首章○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平居相謂曰豈忘不結于平時不足共
事於一旦我之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與子同袍哉蓋以
居王之土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其或中外有變以王命而興師
則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于鋒鏑之間而相死以就職焉急亡一袍爲
是故升其同袍衣之心乎
次章○然不但同袍已也雖澤衣之褻亦必與子同之非謂子之無衣
而濟子以澤也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而共爲濟變
之用爲權與子同作所以與子同澤也
末章○又不特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爲子之無衣
而濟子以裳也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而共爲濟難
之舉爲權與子同行所以與子同裳也夫樂于戰鬪勇于公義如此使
能導以仁義則得豈止于秦哉
各章重一王字見其爲從王之義相死正強悍處興師是未然事同
仇如云敵王所愾起難不避死也不必指定復仇之仇蓋我赴難而
子未嘗後至子陷陣而我未嘗怯走此仇字乃與公侯好仇之義同
能借作患難相依便有怯死的光景非詩人本意借作者我舊子不
得獨怯行鼓舞意偕行者我先子不得獨後行直前意仗義而行無
終氣有勇氣總要寫出秦人慷慨從軍氣象○謝疊山云幽王没於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

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國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正天下之大義爲己任乃知岐豐之地被文王之化最深雖世已降尚異于列國也

渭陽章全旨○此只就送行時叙其贈别情景而衍其念母之心深自見詩之所爲婉而多風也

首章○此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也曰人情之感莫重于别離而况甥舅之愛乎盖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誠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從會無期則當其送之至于渭陽之地而相餞以告别焉然行必以贈禮也將何以贈之乎盖我舅之行將以嗣侯爵之

我甲兵。叶蒲芒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詩問[illegible]則以其象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為
贈耳[illegible]念少致矣
大意○[illegible]九人我獨得以嗣位顧念者猶得以復興而[illegible]
者在而[illegible]氏悠悠我思寧切如存之感焉然行必以贈[illegible]
惟將何以[illegible]贈我舅之儀將以居諸侯之位則瓊瑰玉佩皆其所
宜佩也我則以[illegible]瓊瑰與夫重寶之上佩以為之贈焉庶有以衛
其嗣位之節而惻[illegible]之情亦[illegible]夫送之盡其情贈之又盡其禮至誠
惻怛之心溢乎言[illegible]
上言送之有所往而[illegible]贈之下言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瓊瑰玉佩諸侯之所佩者重耳歸國將為
諸侯故佩之也悠悠我思不必用出母字要含蓄使思母之意隱
然見于言外如云驪車駕矣而縫綣于方寸者無窮豈但離別是思
已耶。
附考晉公子重耳獻公子重耳其名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
人曰趙衰狐偃司空季子先軫魏武子獻公娶驪姬謀立奚齊二十
一年聽驪姬讒殺太子申生重耳遂出奔狄從亡者數十人居狄十二
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使迎重耳之弟夷吾于梁夷吾使郤芮賂
秦求入秦穆公發兵送入晉而立之是為惠公後重耳至秦秦穆公
以女五人妻之惠公十四年九月卒子圉立為懷公十一月秦大夫
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反國為內應于是秦穆公發兵與重
耳俱晉使人殺懷公即位後伯諸侯號曰文公○秦康公名罃穆公
之子其母穆姬也卽晉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難出亡未反而穆姬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叶蒲眉反○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

辛穆公二十四年春納文公于晉康公時爲太子送文公于渭陽曰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康公卒子共公立

權輿存旨○此歎好賢不終之詩須以今也爲主詩意重在道上始
盛終衰其君忘道賢者所以欲去也○
首章○此秦之賢者因禮貌衰而欲去也曰人君待賢勤于始必善其
終吾君始焉處我以渠渠之夏屋凡所以供億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
謂厚矣今也禮意寖薄非但渠渠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也今若
此可嗟乎終不能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廢禮忘道寧可以久處也
哉
二章○吾君始焉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無所不周禮意
可謂盛矣今也禮意寖衰非惟四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也今
若此可嗟乎後不能以繼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棄禮忘道寧可以久
留也哉此賢者所以決于去也
合上兩章始之厚下言今之薄也渠渠夏屋是深廣之大屋而供億
之厚亦在其中如堯館舜于貳室齊館孟子雪宮是也玩兩每字便
是[illegible]

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illegible]叶巳有反今也每食不

安也此其窮之而安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借權輿字以言始字四簋以盛黍稷孔氏曰公食大夫禮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燕食非禮食也

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成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風大意

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淫無度國人傷而刺之変風始作○宛丘知刺蕩而東門之歌舞繼之衡門知自樂而二東門之淫會繼之墓門知惡〻而防鵲巢月出之淫思繼之若株林在前而澤陂在後則風有自來而楚人入陳之禍兆矣

宛丘全旨○全詩皆刺遊蕩之詩。首章刺其蕩而無儀，下二章刺其久于蕩而無節，總以蕩字為主。

首章○此國人刺遊蕩之詩也。曰天下不可溺者情，不可踰者禮也。今子以放蕩不羈，惟遊蕩於宛丘之上焉，一歌一舞，皆適興所寄也。信有情思而可樂矣，但縱情者必過節，其見于容貌者，威儀喪失，將無可瞻望焉，又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二章○然子之遊蕩不惟無儀也，而又無節焉。彼鼓所以為樂之助也，則坎然擊鼓之聲聞于宛丘之下焉。且不特一時為然也，雖冬而陰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而擊鼓于是，值其鷺羽以為舞翳，能無厭時失事之憂乎。

末章○缶所以為樂之節也，則坎然擊缶之聲聞于宛丘之道焉。其不特一時為然也，雖祁寒如冬，大暑如夏，彼亦無冬無夏而擊缶于此，值其鷺羽以為舞翳，何有于長慮却顧之心乎。夫既刺其無儀，而又刺其無節，作是詩者其亦有深思乎。

首章上三句輕，重歸末句。遊蕩無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纔也無望。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皡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子之湯（音蕩）**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

詩在遊蕩□□下而□□□□之□□□□擊缶鼓舞安樂也宛丘之下衢中鼓其鷺羽下我擊鼓之久若樂有容舞必有容心懸鼓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夏冬有息焉見其時失事打轉無□□恐○按缶本樂也秦王為趙相如擊缶之擊其作□似缶能為秦聲者仰天擊缶而呼嗚嗚是聲缶秦聲也何以見于陳邇解謂陳從胡公于博從射習其辭以陳因人化之理或然也

東門之枌至首○此詩首章言其會之地次章言期約之事末章言贈物之情曹氏曰宛丘之遊蕩國人皆為之患苦及其久也民更化之而作東門之枌舞○嗚哉風俗之移人也

首章○此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曰人主行樂其時詩若今日耶今夫東門之外言有枌焉宛丘之上言有栩焉地美矣子仲氏之子相與婆娑于其下以樂之其地適

二章○從其時心曰相樂其穀旦而約何于南方之原是良辰也美景兩兩所以娛情遊樂之懷者恒于斯矣于是遂辭所事不績其麻而相與婆娑于市以往會焉一會則贈之而商其樂當何如哉

三章○然既往之後下能無所贈也是故差擇善日而往遂以其衆而行貧心與樂事所以溯游溯洄之樂者恒于斯嘉日會遇之際視爾顏色之美有如荍花之華然奇哉遇也洵可以慰我心矣于是貽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其樂為何如哉夫男女聚會而敘其相樂如此可見俗之不美矣

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栩之陰人所燕聚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註舞貌包歌而內善且是清明無風雨之

詩經上□從

夏（叶與下同）值（音治）其鷺羽。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坎其擊缶（缶音否）、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音導，叶殖有反）。○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枌音汾）、宛丘之栩（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音婆梭）其下（叶後五反）。○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叶七何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賦也。穀，善

餘績麻婦人之事往會必于市取熱鬧之意越以鬷邁謂其所會處也如荍二句交愛之情見矣握椒握于手授也○陳佃玉汝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穀旦于差又曰穀旦于逝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遺以握椒其宣淫勢所必至者且以大夫士之女猶為之其何責於小民乎疏云婆娑不必是舞乃徘徊翱翔之意

衡門全旨◎此隱居有德之言與驕語曾殷者不同首章重可以字見無所不可也下二章重豈其字見無所必也二章自相呼應詩自樂無求不必分屬上下

首章○此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詞也曰隨遇而安無求自足者也彼橫木為門雖甚淺陋然身在是則樂在是而容膝自安自恢々乎其有餘地矣不可以棲遲而遊息乎泌彼泉水雖不可飽然見乎此則樂乎此而臨流玩味自洋々乎其有真趣矣不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乎也之自樂如是又安有求于人哉

衡門二句以所居而樂言泌之二句以所玩而樂言總是自足而無求意玩可字不着衡泌亦不外衡泌無不可也其必欲如是也要看他胸次中自有一段超脫處

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于市而往會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音宗**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音翹**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眾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眾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辭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音祕**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堂宇此惟橫木為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

三章○彼河魴鯉乃世之所貴而必得者也吾于河魴鯉則食之不得則已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然後可以適吾欲哉吾于齊姜得則娶之不得則已豈其娶妻必齊之姜然後足以快于心哉

末章○至于河鯉宋子亦世之所貴而必求者也吾則食以適口不必于美味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鯉于娶妻以配身不必于貴家也豈其娶妻必宋之子乎夫能自樂無求如此衡門賢者可謂高矣

此言與其逸非分之貴以苟安其位之賤隱者不必也非必不也魴鯉姜宋借以見非理之獲不必究以娶妻食魚言按姜宋言其賢非色美也

東門之池全篇○此男女之詞蓋會遇時即物起興以致其愛慕之情也

首章○此亦男女會晤之詞也曰美色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乎今始有深幸矣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柔靭之性以爲績治之資矣況彼美色之姬吾得會之于此豈不可與之委曲長言而繁歎于唱和之際乎

二章○彼東門之池則可以漚紵矣而況彼美色之姬吾得會之于此豈不可相與答問以適其情乎

末章○彼東門之池則可以漚菅矣而況彼美色之姬吾得會之于此豈不可與談笑以適其願乎夫男女聚會如此風俗不美可見矣

以所遇之地可以漚物與所遇之人可以快心一晤字有味晤者猶解悟知味之謂所謂可人兒也晤歌謂與之委曲而歌也晤語謂相與答述以遂其情也晤言者相與言論以遂其願也

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賦也姜齊姓○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獎里反○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音悟歌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辭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佇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叶魚據反○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姦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楊全旨○此男棄女之詞觀明星而嘆負約有撫景增悲之意突

首章○此因女負約而起興也言期會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牂而盛矣兄我之于子期會于此蓋將以遂昔偕燕之私也何待以爲期今昏明之星已煌煌焉而有光則將旦之候矣而竟不至也獨何心哉

二章○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肺肺而盛矣兄我與子期會于此蓋將以遂昔偕燕之私也何待以爲期今昏明之星已晢晢然而大明則達旦之時矣而竟不見也獨何心哉耿耿此心明星驗之矣

東風二句雖是因見起興然玩意似言物遂其生而人負約之意作反興看

墓門全旨○此爲刺惡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悛而逆料其始終沛絕之也下章言悔過無及而永思其終微發之也總是愛人無已之意

首章○此刺不良而作也言人亦孰能無過惟能改則善矣彼棘之生也蠢于墓門師不斵于斧而棘之所在猶且斯之矣此人之爲惡也長于陰微雖不欲爲國人所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人知而改圖則猶可及止也今知而不改則終晦而已然非但一日之故矣人之無忌憚如此又烏可訓所長哉

興也蒲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臧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昏以爲期明星晢晢音制○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

興在四句上以惡不生于凶僻之地為斧之所瓶興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國人知之猶有訊刺規正之意見可因之而自收也昔疇昔已然則積之已久而不可救藥矣

三章○彼墓門有梅雖不期于鴞而梅之所在鴞必萃之矣此人之不良雖不期于人之告也而嫉惡勸善人心所同固有歌其惡以訊之矣夫訊于人者必早圖而亟反之可挽顛倒之患於今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豈能有所及哉夫嘆其積惡之久慮其後悔之晚詩人可謂忠告而善道矣

僻地有梅則惡聲者集于其中國獨有惡則惡已者得發其隱敢又以為興提醒處只思予一句慮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隱然寓諷之意于絕之中○黃積伯曰棘是惡木安能免斧鴞是惡鳥豈容其梅此雖興以之刺惡實切也斧以斯之以興惡根宜斬之意有鴞萃止以興惡聲可警之意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追咎其始言其積惡之久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逆計其終言其悔過之晚也思予止與顧予相應尚顧予前則不至縱惡于後與其悔思于後孰若早顧于前此雖刺詞實為忠告

防有鵲巢○此淫奔者憂讒之詩莫作實事看蓋兩情相密憂讒或有是言也玩一誰字當在疑信之間

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興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首章○此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也曰人之情始起于心之一行皆亦由于言之弗間也物各有所寓苕相地安則爲巢防之上有之矣苕宜荒地不處則苕邛之上有之矣況此人予之所美也誰復設爲誑之辭以侜張之而生彼構惑之心乎是以使我憂之之深至于心焉忉忉而形諸已也

二章○中唐有甓人官殿之則成其美矣邛有旨鷊人襲殿之則成其文矣況此人予之所美者也誰復設爲狂惑之語以侜張之而間嫌疑之端乎是以我憂之之深至于心焉惕惕而不能寧也夫溺于情思故憂之如此乎　之子以行仁義

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喻當之物興怪異之事也防以捍水如今堰壩之類鵲非大木不巢此言防有鵲巢言是其旁有木而鵲巢之耳苕饒與小雅陵苕不同此生于高丘彼生于下濕者也丘之高處苕生大美故以中爲言中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甓磚屬砌于徑上者鷊不爲名鳴下有異名小綬其五色草而似之故名鷊侜張謂以權誑之詞聳惑其心使之無定也誰予二字相應言此乃予之所美也而誰爲侜之乎蓋疑懼之詞

月出全旨○此是男悅女亦因所見以起興三章一意總是思念之情反覆道之也

首章○此男悅女之詞也曰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佼兮則

防有鵲巢邛音窮有旨苕音條叶徒刀反誰侜音舟予美心焉忉忉音刀○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音壁邛有旨鷊音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剔○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音絞人僚音了兮舒窈糾音矯兮勞

[illegible]
[illegible]不覺其拂鬱之至矣
二章言不特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矣佼人則懰然而宜朗矣然而
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illegible]之情使我中心之煩昔者得以
自解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慅然而動搖也
末章○不特此也月出則照然而燭物矣佼人則燎然而開明矣然而
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夭紹之情使中心之糾緊者得以自
解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慘然而悲傷也夫男女相悅相念如此亦情之
不正者矣

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興容貌之美所謂相悅也下二句與望而不遂
故心憂而悄然所謂相念也相悅則自然相念意自聯屬所由出正私
心發動之時故以起其窈糾思之幽然不可窮鬱結不可解[illegible]懮受
言心自受其憂煩也天紹糾緊之意凡人心平則舒暢心憂則糾緊
也未須根上二句說

株林全旨○此詩本言公之從夏姬也乃始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
其子終不明言其人而但言其地皆微詞也
首節○陳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國人微語之曰人君舉動兆庶之觀
瞻為今吾君胡為乎而往乎株林也蓋將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
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耳不然胡為乎株林也哉
二章○吾君駕我乘馬而往說于株野之中焉又不特一時已也但見

心悄兮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糾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月出皓音昊兮佼人懰音柳叶朗老反兮舒懮音[illegible]受叶時[illegible]倒反兮勞心慅音草兮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月出照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上聲紹音[illegible]部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上聲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

乘我乘駒夕晨而出以朝食于株朝斯夕斯何若是之無節也哉夫夏
姬不可斥而但指其子從夏姬不可道而但指其越斯何忠厚之道而
其實亦不容掩矣
胡爲乎者怪問之也從者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而云匪適株林從
夏南微詞也既曰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非微行也朝食非夜來
也詩人不直斥其實微而顯矣
附考夏南夏徵舒字子南陳公子夏孫大夫御叔子其母夏姬也徵
舒祖子夏故爲夏氏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徵舒仕陳爲大夫邑諸株
林○夏姬鄭穆公少妃姚氏女子貉妹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母夏
姬美好無匹老而復少終其身三爲后七爲夫人淫莫甚焉○陳靈
公名平國共公子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朝夕馳驅株邑或
衣其衵或褻其襦相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
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
冶十五年三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
舒病此言公出自其廐射殺之二子奔楚太子奔晉楚莊王討[illegible]
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
澤陂全旨○此是女思男重在感念之情上以二有字相呼爲興。
首章○此女思男之詞也曰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可悅
而不可[illegible]傷之切亦當如之何哉但寤寐無爲涕泗交流至

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駕我乘去聲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illegible]寤寐無爲涕泗滂沱[illegible]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illegible]

[illegible]有美一人[illegible]而且卷然鬓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將忘情乎哉是以寤寐無爲而但中心悁悁然悒之而不可解矣是何美人之切吾思也

末章○彼澤之陂何所有也則有蒲與菡萏矣有美一人則碩貌之而儼大而且儼然矜莊矣于此而不得見則其思之也豈不深且久哉是以寤寐無爲而但輾轉伏枕臥而不安于席也是何美人之牽吾情也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此陳風之淫也

此以地與物相聯與人與顛相違也寤寐無爲正思之至無爲無心理他事也滂沱涕泗交流而多也悁悁悒悒不自解也輾轉伏枕憂思之甚臥而不安于席也大凡人之傷情初則涕泗交頤漸且涕泗俱盡只中心悒悒耳久之思想昏疲精不能已心亦無力惟輾轉伏枕而已

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閒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寤寐無爲中心悁悁音娟○興也蕑蘭也卷鬓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風大意

古高辛氏火正是曰祝融。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吾回生陸終。陸終生子七人四曰檜人。安世本檜人即檜之祖。周武王時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是爲檜子。蔽蔭小國。其上世無可紀述。至周衰時檜公不務政事。惟好絜其衣服而逍遙遊戲。于是乎檜之變風始作。○蓋羔裘君不能自強也。素冠俗不能孝親也。至萇楚則民不樂生也。此周衰所至也。故以匪風終焉

羔裘全章○此檜臣子憂國之詩。只言其好潔衣服而不能自強于政治之意已見

首章○此憂檜君不能自強于政治而作也。曰人君以政治爲要圖而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鄶作。但鄶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度刻不能自強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豈不爾思哉但憂思之甚其勞心益切々矣爾何為而不思乎。

二章○羔裘諸侯之朝服則服之以翱翔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矣爾何如而獨不思之乎。

末章○又觀羔裘如膏濡然而潤澤矣日照之則有曜燦然而光明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爾何為而弗思之耶夫以檜之小國而無政事若此則危亡日近矣羔裘狐裘檜君服之非過也只是他修容不是他違制但以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服朝服以朝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即此便是好潔亦即此便見其不能強于政治如膏有曜總見鮮好意切々憂傷是悼不明言其所以然而燕雀處堂之慮已在言外

素冠全旨○此本無詩柄然據朱子註意自為賢者與發喪之人而不得故作此詩

首章○此檜之賢者以古禮望人而作也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人用之再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焉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遽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縞素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欒々而毀瘠者矣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愈篤至于勞心慱々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音潮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音羔日出有曜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音鸞兮勞心慱慱音團兮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

次章○夫素冠則素衣矣。安得幸而見此服素衣之人乎。望之之甚而我心爲之傷悲矣。若幸得見之。斯人乃守禮之君子。我則聊與子同歸于古道之中。使天理民彝不終于泯滅者。則我之所深願而愛慕之不能已者矣。

末章○素衣則素韠矣。安得幸而見此服素韠之人乎。望之之深。我心爲之蘊結矣。若幸得見之。斯人乃守禮之君子。我則聊與子優遊于義則之中。使心一道同。無分彼此者。則我之素願而向慕之不能忘者矣。

夫當大禮廢壞之餘。而有中喪秉禮之人。此賢者所見之切也

二句一串說下。言備與服相稱。無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也。棘欒少而體常露。故居喪骨立者爲棘人。棘人欒欒。猶居喪者言視亡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猶有哀毀。形容之狀。勞心慱慱。是承既見之心來。切不可如舊說予來已下。久而可以斷絕了。口氣同歸如一。亦當既見說來。同歸有皆慼氣求之意。如一有心乎意契之意。此俱在禮教上說。不必云亦服素衣素韠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與望之深而言之轉切也○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喪禮期爲小祥。再期爲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箇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亦去從凶去之義也。素冠素衣素韠至此通計凡二十七箇月。此服方除

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 韠音畢 我心蘊結兮 蘊上聲結叶訖力反 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

隰有全旨○此詩三章一意全從樂子句寫出苦衷政煩賦重莫說出只就猗儺沃乜上彩出他一段搜括所不至剝削所不加的光景便見己不如萇楚了。

首章○此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而作也曰世衰之人反不如物彼下隰之地有萇楚焉則猗儺其枝而柔順可愛矣但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一無所知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無憔悴之容有如是哉

二章○彼隰之有萇楚也茁而為華猗儺而柔順矣但見其夭之沃沃自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至之累也哉

三章○彼隰之有萇楚也成而為實又猗儺而柔順矣但見其夭之沃沃獨業獨茂惟無有室也吾正樂子之無室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

有生之樂人誰無之反羨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蓋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然詩中本文却無一處下賦役字一露便無味故不必說出自家之苦只羨萇楚之樂而意自深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極痛之詞。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授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萇音長楚猗音要儺音娜其枝夭平聲之沃沃樂音洛子之無知。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無家言無累也○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

匪風全旨○此詩以西歸爲主首二句是切傷周之思末一章是欲厚從周之人意自相承見之哉之德係人而人不能忘如此

首章○此周室衰微賢人憂傷之詩也曰天下之治亂係王室之盛衰今茲有慨于周爲當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故中心爲之怛然今匪風發也匪車偈也而不免于憂者特以顧瞻周道昔人由此以歸往今無復有朝周者故我念王室陵夷而中心怛然有不勝其感慨之至矣豈必風發而車偈哉

二章○當時風飄而車嘌則中心爲之有傷矣今匪風飄也匪車嘌也特以顧瞻周道莫有朝周之人乃思王室陵遲是以中心爲之悲弔而獨悲哉

非風而飄搖不寧非車而軒輊不定言人居亂世如在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如此兩曰匪者揭起下文正有無限感慨周道西周朝聘之路顧之而心怛傷然見無復有西歸者矣言念盛衰不勝神州陸沉之感與驚痛也弔悲傷也瞻顧之後至于怛傷也

末章○夫我切傷心之念如此使有朝周者吾寧不有以屬之乎是故魚我所欲也誰能烹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然則方今之人誰將西歸于周乎有則我願懷之好音以報其忠愛其餘可以壯其忠義之行者亦無幾使天下聞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忱焉耳奈何今無此人耶此詩人心乎王室故重嘆今人之不如有王也。

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音桀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叶旦月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叶匹妙反兮匪車嘌音漂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曰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illegible]西歸歸於周也[illegible]

其尊王之義以爲天下臣子勸也

曹風大意

武王封弟振鐸于曹卽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變風乃作○疏云振鐸十一世爲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爲止此二公時詩○蜉蝣忘遠慮候人用小人所以曹之不振而宗周有思也卽有鳲鳩之君子而不在其位獨奈何哉

蜉蝣全旨○此詩三章一意以心之憂句爲主各上二句喻人無遠慮之患下是致其憂悔之意也

首章○此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也曰天下事目前非所安而貴有乎久遠之理彼蜉蝣之羽其衣裳亦楚楚然鮮明而可愛也然樂目前而不知居安思危其不靈亦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乎歸處警而誨之爲久存計爲可耳

蜉蝣朝生暮死有浮游之意故曰蜉蝣衣裳楚楚乃是指蜉蝣之羽非以其羽與衣裳楚也心憂二句亦仍就蜉蝣而言通身作比語玩細忘遠詩人不直爲苦誡乃曰於我歸處者蓋欲朝夕相與然後從容辯諭而使之舍舊圖新也

者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甚但有西之人卽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比也蜉蝣渠畧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

二章○彼蜉蝣之翼其采采衣服固華飾而可愛也然樂目前而不知自憂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乎歸息而示以久存之道耳

末章○彼蜉蝣掘閱而出則麻衣如雪固鮮潔而可愛也然樂目前而不知自憂我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乎歸稅以其為久存之計耳吁詩人之望此人也甚深且切哉。

掘閱孔疏謂此虫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及讀曾子掘閱得玉乃知閱與穴通蜉蝣中下有小孔如雪之潔自是為麻衣○鍾伯敬曰歸處猶言這裏說不得到家裏與你說歸息歸說猶言急忙說不得坐一會與你說告說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侯人全旨○通詩多刺小人之詞。獨結末一語忽以季女斯飢終之。正見小人日近賢者日遠用舍失宜此曹之所以將亡也。

首章○此刺其君用小人也。曰名器不可濫施用舍必貴有道何今日之不然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為事則何戈與祋固其宜也況大夫以正[illegible]俗為職必日有發明者宜為之若彼其之子道不足以濟時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明矣乃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芾之服

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蒸反○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上聲**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

此是[illegible]相呼爲[illegible]服赤芾見小人得志三百見得志者多此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矣故下三章遂乘此而興其不稱其職不遂其寵也

二章○彼鵜水鳥也鵜在水而濡其翼維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乃在大夫之位而服大夫之服則亦不稱其[illegible]矣君何爲而服之哉

三章○彼鵜水鳥也鵜[illegible]水[illegible]濡[illegible]咮維鵜在梁則不濡其咮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illegible]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忝大夫之位而承亦當之寵則非[illegible]不稱其寵矣君何爲而寵之哉

於處所不當處之地則亦造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故以爲興媾訓寵見小人而膺大夫之寵則其寵爲不稱然詩本意非刺小人之不稱刺其用不稱之小人也

末章○夫有之子之得志則其所不得志者可知矣彼薈兮蔚兮而盛多者南山之草木也而朝日之隮雲氣升騰于上氣象之盛當何如耶彼婉兮孌兮而美好者守貞之季女也而飢餓之困若以終其身焉遭遂之厄乃如此耶豈能不爲之太息也哉

薈蔚比非義林南山比居高位朝隮見其氣燄熏灼也婉孌德之美也季女見其守節斯飢貧賤受困也斯字妙言其所以飢者由于親小人而遠君子故也然此章以寄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爲蘊藉

其若遠君子而近小人之道言彼其人而任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爲是歟

○維鵜音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蒲北反○興也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音垢○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爲稱猶今人謂稱意爲遂意

○薈音會兮蔚音畏兮南山朝隮音躋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鳲鳩全旨○此詩以美君子之用心爲主首章以後但言儀而不言心者蓋儀卽心之運用處離却身卽無處見心末化人格天雖承儀一實本心結來

首章○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曰君子之心形之威儀卽所以化人而格天者彼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飼之則至一矣況我淑人君子其見之于儀者抑抑而縝密秩秩而有常蓋合隱見貫終始而如一矣然儀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也儀之一也如此則其用心也收斂操持常足以爲一身檢攝之主殆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矣儀之一非其心之結乎

興意不重桑不重子上只重鳲鳩之飼七子如一以起下君子心一意淑人便是君子儀指一身之所形言儀一是動有成規止有定則久暫一致不隨衆人耳目以爲轉移也儀之一也儀云乎哉須如此二句以心爲主說明心不是用之于內也就心之運用處言也儀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也如結者其心收斂之至無一毫雜如物之結而不解也儀卽是心心之一不可見故指儀之一言之其實內知外之說在說因儀而想見其心蓋謂以心之結徵之爲儀者皆非詩旨

二章○然此心結而爲儀一則服飾之微亦有足徵者彼鳲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無定在而母則不移矣況我淑人君子心一則儀一則大帶之□于身者其制則伊絲矣弁之□于首者其色則伊騏矣夫服之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閒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

[illegible]之心出于一而有常[illegible]
之驗[illegible]以居一以從[illegible]
之而然[illegible]也淑人君子下須承心結儀一說朱[illegible]
弁[illegible]儀中一[illegible]而言其有常度如此則儀無不一可知帶當絲而
絲弁當騏而騏便是有常度也要之心之有常者爲之總重在有常
上
三章○夫君子之心結而儀一豈徒特善其身哉彼鳲鳩在桑其子在
榛子四無常而母則有常況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觀
可法興起[illegible]而其儀有不善忒爲儀既不忒則令儀足以示法令望
足以表極而四國之人心皆觀感而正其儀矣不有以正是四國哉
此承上儀一而來取是以化人盡以化人爲儀一之驗也然亦本心
結[illegible]說承上來却宜寬說正四國當表正影從自然之理也
重在以正彼[illegible]說人來取正也不必說已然亦不必說未然
只據理言其足以如此耳四國[illegible]抗言四[illegible]也
末章○夫君子之儀一而正四國豈但及一時已哉彼鳲鳩在桑其子在
榛子固靡定而母有定矣況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極建于上化被
于外有以正四國矣正是四國則君子之身實國人之所永賴也吾知
專壽可以永年威儀足以定命胡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永有所賴而
被久道之化乎美哉君子不惟下足化民且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不
能用詩人所以嘆美深惜之
此又本正是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以驗其儀之一。然亦本心結來。
正是何承儀不忒來國人即四國之人萬年以理言威儀足以定命

弁伊騏。音其○[illegible]也鳲鳩常言[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常與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
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
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
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
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
伊騏矣言有常
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叶丁通反○興
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
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
而後民
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興也儀不忒故能
正國人胡不萬年
願其壽考之辭也

是大道之化被于無窮也要胝得萬年非祝語蓋正人即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召縱或此心有盡而自足萬古不朽

下泉全旨○此思古治而傷天下之無王也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意自一串說

首章○王室衰而小國困弊故作此詩以王室者小國賴以為庇者也言下泉本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苞稂浸焉非徒無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今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不有類乎是乎當此困弊之時而慨然寤嘆也則念彼周京為諸夏根本而盛衰若此何時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利賴矣

二章○冽彼下泉不特苞稂見傷亦浸彼苞蕭焉值此王室陵夷而小國困之困弊何以異此我慨然寤嘆寧不念彼周京之衰乎

三章○冽彼下泉不特苞蕭見傷亦浸彼苞蓍焉值此王室陵夷而小國困之困弊何以異此我慨然寤嘆寧不念彼周京之衰乎

泉寒冽而下流則不能發生潤物而苞稂見傷王室凌遲而政出多門澤不下究而小國受其弊故以為比此詩念彼二字相應故文以為興慨然寤嘆之意寤嘆者有感於中心惟所以懷念之一寤從頭一慨直發長嘆以念彼周京衰微也下二章同意

末章○夫今日之困固如此追思昔日盛時豈如今也哉彼芃芃黍苗非無自而然也猶有陰雨之澤以膏之矣亦猶小國之得所者由有下室之隆以庇之也向也四國有王民已歸其庇矣又有郇伯以勞之則其得所又何如今不惟無郇伯之勞而已非昔日之王室昔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疏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去聲之・

此芳大臣又[illegible]勞之則小國益安[illegible]也不然此所為念彼周京也此本比體而[illegible]語相呼故為比而興○張氏曰此詩傷王綱不振首三章[illegible]到寒泉下[illegible]見[illegible]冷水清寒冽之氣滲入肌骨故[illegible]以慨我二句[illegible]之甚不重郇伯只重有王見綱紀法度爾然齊一大國以畏小國以懷郇伯不過承王命以布王恩者也此○詩與黍離同一悲傷

附考郇伯郇侯也姬姓周文王後郇侯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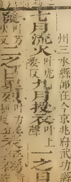
豳風大意

按公劉修后稷之業立國于豳之谷周公追述邠俗以戒成王太史陳其詩爲邠國之風焉邠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嫌衰并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關係而爲治世矣○七月見周公事君處常之道鴟鴞見周公事君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恤下之仁破斧見軍士有體公之心伐柯見東人爲公之至九罭見東人愛公之篤終以狼跋而見變尤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周也

七月全旨○此周公陳豳俗以告王之詩大意不外衣食二端而衣食之謀必先預備故篇內多陳節物戒序以見人事當及時之意至於稱有所祭禮以時敬老慈幼親民忠上則又皆其經緯所寄由衣食而推之者此所謂風化之由王業之本也

首章○周公欲戒成王知稼穡艱難故陳風化所由以致之也曰我周之天下始于邠而邠俗王知之乎其計衣食也甚急而備衣食也甚預當以爲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中而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于九月霜降始寒故長者授衣于家衆以爲禦寒之備焉所以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所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二之日栗烈**叶力……

此風氣之寒而卒此歲乎是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乎秋此其爲衣之預也何如以爲食之預言之歷乎三陽月之日爲正月則往舉田器以修其田器四陽月之日爲二月則即彼南畝以舉趾而耕于時也壯者既皆出而任田而老者則率其婦子以饁彼南畝之耕者治田早而用力齊故田畯勸農之官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乎秋而務農則在乎春此其爲食之預也何如

上六句言歲衣之預下言歸食之預此一篇大義也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在于春所謂預也火爲心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于坤之未位則陽消陰長故爲暑退之驗暑退則將寒是以豳人家長預于九月舉衣以授家衆使老有帛而幼有衣此皆是蚕桑麻績之所成者悉授于人也然言衣而下兼言褐者以下文十一月內有于貉事故兼言褐九月句只言因時授衣一之日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此言爲衣之預也于耜者未事而預其備舉趾者及時而竭其力此二句是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是用力齊田畯句總承言如此則家人有供士女有穀此所以喜也重士女穀一邊此言爲食之預也○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饁（音曄）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倣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倣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

二章〻夫皆民衣食之所關如此然果何以見之哉曰其預衣之事而詳言之七月流火是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禦寒也然衣出于蠶使不先時而力盡何有于衣之可授乎故當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時而蠶之治生皆宜飾之以桑也則女執懿筐遵彼微行之中爰求柔桑以飼夫蠶之始生者焉及夫春日遲遲之候蠶有生而未齊者宜采之以蘩也則采蘩之女祁祁而衆于以采蘩以啖夫蠶之未齊者焉夫惟治之于春庶乎自衣可授之于秋也然此治蠶之女有適昏公室者感時而傷悲以爲昔嘗許嫁公子今將及公子同歸而父母其遠矣安能以爲情哉邠人因時治蠶者如此

此本治蠶始事言之欲授衣則春當治蠶故再以流火授衣提起下皆言及時治蠶之事也春日載陽與春日遲遲二句相對總是一時事女執三句與采蘩一句相對一是供蠶之始生者一是啖蠶之未齊者執懿筐遵微行想見其旁求博採之勤無貴無賤皆去采蘩故曰祁祁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摸寫一時情事如此不重仍歸重治蠶上

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戸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稺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日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

三章○然鄉人之治蚕也豈但爲目前計哉當七月流火暑退將寒而是歲蚕績之功固已成矣而來歲治蚕之具又不可緩也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則收蓄之以爲曲薄至于來歲治蚕之月則采桑以供蚕若桑之大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之枝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猗猗之條大小畢取之餘而蚕事亦既備矣迨夫七月三陰用事鵙感陰氣而鳴則麻熟之漸也八月可績之時乃載績其麻以爲布女工既作之下而績事又既成矣凡此蚕績之所成者從而染之有玄者焉有黃者焉而赤色之朱尤爲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欲以此所染者獻之于上以爲公子之裳豈不惟吾人之禦寒有備且得以表其奉上之誠矣倘何無衣之足患哉

載績以上言勞于蚕績之事下言奉上之誠首句緊與上照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蚕事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蚕事也八月取萑葦爲來歲曲薄之資萑以栖蚕先時而爲之備桑以飼蚕安得不及時而爲之圖故蚕月四月是春而勤于蚕焉以爲帛七月二句是秋而勤于績焉以爲布載玄三句承蚕績來染兼布帛玄黃朱皆正色故染以獻公子此見民愛上之念也

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蓋言者曰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音完)**葦**(音偉)**蠶月條**(音桃)**桑取彼斧斨**(音槍)**以伐遠揚猗**(音伊)**彼女桑七月鳴鵙**(音決)**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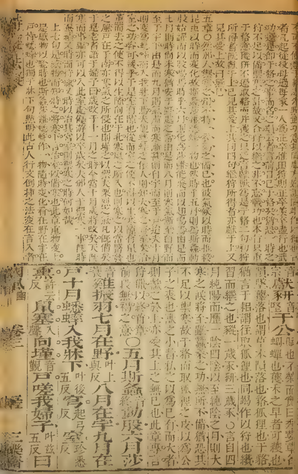
四章○夫蠶績旣以備衣矣而又狩獵以備裘焉時維四月陽極陰生則蔞感陰氣而始秀矣時維五月陽退陰進則蜩感陰氣而始鳴矣自五月以至八月則四陰以長而萬物收功木之早者于是可穫矣自八月以至十月則純陰以翕而萬彙歸藏草木于是而隕蘀矣陰之漸而盛盛而極者如此則大寒之候將至矣斯時也蠶績之功無所施而禦寒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日則于貉而取彼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又于二陽月之日則舉作以狩以纘其武功所獲有豣之小者則私之于己有豣之大者則獻之于公蓋不惟有以備禦寒之計而且有以爲忠愛上之心矣又何無備之足患哉

上四句言感時變而知將寒之候下言及時狩獵以禦寒之[illegible]

秀蔞四句只重天時不重物也言天時變而因感物之變化意非卽物以驗天時也物生于陽而成于陰四月純陽而陰已萌故感陰氣之早者故物之成者曰蔞如蜩陰類也故鳴于五月八月其穀[illegible]

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音腰**五月鳴蜩**音條**八月其穫**音鑊**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音鶴**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illegible]



不可不備講武務及於野並功焉其間處之好[illegible]以狩也武
者凡起徒役毋過每家一人爲正卒惟田狩則正卒羨卒盡行也
功還是即下貉之事而營之始言者前日已于貉矣狩恐一時之
狩不足以備樂賓之計故又合行以繼之非不忘戰功也不行只在
于貉意隨所不遇取貉而行後之只言獻豵是于貉二句初狩
所得者既獻于上已見其愛上其同四句繼狩所得者亦獻于上又
見其愛上故曰纘也
五章○然則人樂之所不備者一歲之備已也彼氣候以時而推移
是蟲以時而變化故斯螽莎雞蟋蟀一物也然時于五月則爲斯螽動
股始躍而以股鳴時于六月則化爲莎雞能飛而以翅鳴焉由是而
七月則時尚未寒猶安于野處之常由是而八月則寒氣漸至自野而
至于宇下由是而九月則氣愈寒漸移則自宇而至于戶迫夫十月
則[illegible]入我牀下[illegible]寒之至矣
室之功將可緩乎于是室有隙也從而室之使不得以生隙有風也
薰而去之使不得以作隙向在于北寒風之所入也則塞之以禦夫
之風戶在于南亦寒氣之所侵也則墐之以禦夫寒塞之氣凡既備矣
于是老者語于婦子曰歲改于十一月之時今當十月歲將改矣天既
寒而事亦可以入此室處優游以卒歲矣大都人于禦寒一事既時
而無其時而有其情以之時以治其室則禦寒之時何如哉
上七句是感物而知時之將寒下三句是以備寒也此言重物變上
是感物以驗時也斯螽莎雞蟋蟀作一物隨時變化有在野在宇在
戶皆蟋蟀也獨于牀下句點明此古人行文倒押之法変在言入者

音宗豣音堅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豣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音蓑**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窒熏鼠**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墐戶**塞入聲墐音覲○**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

狀在其上故云入也穹室隙鼠雖平然室能生寒而鼠又生隙也塞向以當北風即首章觱發之風墐戶以禦寒氣即首章栗烈之氣治室事畢亦長者爲家衆爲之歲改于十一月十月則歲將改此章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乃豳人之紀候耳語事字亦是指農事然以還車天既寒上自田入邑故曰入此室處蓋此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嗟我三句是老者率幼以安居見有愛下之仁

六章○夫豳人禦寒之事固無不周矣而預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者乎時維六月鬱薁熟矣則食鬱而及薁七月葵菽成矣則亨葵而及菽棗熟八月之時則剝之以供籩實稻熟于十月之時則穫之以爲春酒凡此皆物之美者也而豈敢自奉乎哉則以之供老者以之奉賓祭以助乎老者賓祭之眉壽其豐于此者如此至于七月瓜可食也則食瓜矣八月壺可斷也則斷壺矣九月則叔苴而且采荼而薪樗焉凡此皆物之瀕者也而豈可以供上乎哉則以之食我農夫以供少壯以爲日食之常焉其儉于自奉如此自其一飲食而豐儉有節何如哉

上六句是言老者所當豐下是言少壯所當儉[illegible]棗果也葵菜菽豆也[illegible]酒也以介眉壽總承果酒而言介有助之之[illegible]

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 **七月亨**音烹 **葵及菽。**音叔 **八月剝**音扑 **棗。**叶走 **十月穫稻。**叶徒苟反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叶音孤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音疽

者是以□□者七月至□□亦□七遠過只重食農夫一句見蔡者食之常備此七以自□而□□遂意○穫稻春酒是一聯事酒釀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拔註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介眉壽中生義然詩正說義老不必細寫祭

七章○然不惟飲食適豐儉之宜而且農事極憂勤之意時乎九月菜茹之在圃者旣成矣則築堅爲場以爲收成之地迨乎十月禾稼可穫矣則自田而納之于場圃之中不惟有黍稷也而且有重穋焉不惟有禾麻也而且有菽麥焉禾稼旣納若可以自逸矣然野人之心方周農事之終又慮農事之始于是遞相謂曰嗟我農夫我稼旣同在田之事亦庶幾其畢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于宮室之事矣倘其有暇取茅以爲覆蓋之具夜而絞索以爲束茅之資而亟升其屋而治之可也所以然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矣若及今不治將不得始于農也夫當農事甫畢之餘卽有農事伊始之念其憂勤惕勵之意何如哉

不必過爲分截只是道農事之終而卽念農事之始以見其憂勤惕勵之意耳禾稼卽下八種便是與下禾麻之禾不同上禾是總言之下禾是指稻秫苽粱之屬而言見得無所不藏○嗟我農夫只是農夫自相警戒之言我稼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禾稼之納有遲早至十月則無不納于場故曰同卽上黍稷二句是也自野至都邑治宅

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賦也鬱棣之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眉壽者頌禱之辭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九月築場圃音布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平聲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音陶亟音棘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故曰上入。屋原有者。乃葺治之。蓋取茅以為覆。宵索綯以為係。見勿忙。但迫。亟其句。總是一心。在播穀上。有不容一日緩者。其亟乎治屋。正以亟于農事也。上說納稼。下即起播穀。正見循環無端。始終農事之意。

末章○言農圃飲食所以爲已甚者。固周也。而祭祀燕享之事。在君稱容可緩。○當二陽之日。凋陰沍寒。冰可取也。則相與鑿冰于山。而沖[illegible]之不敢後。三陽之日。風未解凍。冰可藏也。則相與納冰于凌陰。而避[illegible]之不敢違。所以然者。蓋欲以輔相陰陽。爲吉而啓冰以祭。亦謝然之一端也。未幾而四之日。吾君將于是早獻羔韭以祭司寒之神。然後啓冰以薦寢廟。蓋所以飾陽氣之盛。而扶陰氣之衰也。是我之開藏冰者。正爲吾君啓冰故耳。使不相繼以預避乎冰役。則何以備吾祭祀之禮乎。後乎至于九月。氣肅而霜降。禾稼成熟于田間。相戒以滌除場地。而使羅其功焉。所以然者。蓋欲以報吾君之德。而爲酒醴之謝以為萬一也。故將獻此朋酒殺此羔羊。躋彼公堂之上。稱彼兕觥。而共善祝以祈君之萬壽無疆焉。是我之相戒以滌場者。正爲吾君稱觥計耳。使不相戒以[illegible]

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容反 **四之日其蚤。**音早 **獻羔祭韭。**音九 叶己小反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音宿 音場 **朋酒斯饗。**

哉夫豳俗之厚如此先公風化由來遠矣宜成業昔可繹思之祭韭以上是相勸藏冰以預備祭祀之事下戒畢場功以備君燕享之需皆見忠愛意此只就周公說豳人如此非豳民勸戒之詞七只是竭力齊心相率以從事之意凌人十一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是二之日鑿冰此時使鑿陰時至三之日而畢耳非二之日專主鑿三之日專主納四之日伊言陳所以急趨冰役之故四之日蚤亦之日也其蚤以祭獻羔韭神致齋潔也獻羔祭韭是祭司寒之事故冰所以節陽氣之發所以啓冰也言外見使民不然趨冰役于前何以備暑之亂于後意九月肅霜此何蓋霜被四野則萬寶告成場圃可築矣十月則禾稼既登故欲場功畢而滌場地也所以勸戒速畢農功亦非爲巳也乃欲備禮物獻君以祝壽耳朋酒五句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朋酒與羔羊對尊享享之于公也斯饗斯字宜玩其意若不欲日夕遲也升公堂承酒與羊說兕觥舉酒以祝壽也言外便見使民不速畢場功于前何以備享君之禮于後意日萬壽無疆頌君永爲吾民衣食之主也○上言備樂此言備暑見先公禮教之周

附考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弟武王伐紂公佐之既克商封于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爲太傅武王有疾公禱請作冊書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王史納其冊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崩成王命公爲太宰留相王自陝以東使公元子伯禽襲封于魯公遭管蔡流言乃避位居東二年天暴風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恐發金縢之匱

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音齎**彼公堂稱彼兕觥**叶古黃反**萬壽無疆**叶居良反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

察周公之冊知公有盛德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叛公乃奉王命興師東征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淮夷東土悉平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制作詳周書周祀終老于豐○成王名誦武王子母邑女邑姜所生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總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武王定鼎于郟鄏遷殷頑民于洛邑周八從召命君陳尹茲東郊懲服周公之訓四十三年乙丑王崩太子釗立是爲康王

鴟鴞余音○此詩重王室上以無毀我室爲主四章俱託鳥言非徒自明已之忠欲悟王心不爲流言所中斷王室能安也以爲告心之深愛而苦身之勤勞婢此乃身猶未安多難相乘烏得不嘵亡而告王

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閒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 又叶 無毀我室 又叶上聲 恩

[illegible]室是予所以藏身而遮下民之侮防風雨之加者不可毀也鴟鴞鴟鴞不既取我之子矣不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深篤厚之鬻育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之室以益吾不堪之苦也

首二句托喻武庚不可毀王室末二句正以深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呼鴟鴞者呼武庚也管蔡本敗武庚而歸罪武庚者為親者諱也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取我子句玩既字只是呼起下文不可毀王室意毀王室兼倡亂與流言說言斯字蓋言子所恩愛者在斯子所勤恤者在斯子其鬻之可憫者在斯子也

二章○自我之治室言之迨夫天未陰雨之時而先為陰雨之備乃往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戶庶幾有以審先事之防而陰雨無患雖而今此下民無敢有侮予者矣是我之愛巢以預防其患者如此

此言深愛室先事而預防也承上無毀我室來吃緊在一迨字天未陰雨比國家無事綢繆句比思患預防總不出祈天永命固結人心之事侮予玩或字乃庶幾無患之詞莫作寔說恐礙下翹翹飄搖等意

斯勤斯鬻音育子之閔斯叶眉貧反 比也爲鳥言[illegible] 比也鴟鴞鸋鴂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三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音儔繆音謀牖下聲戶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

三章○又以我作巢之始言之以深愛之心而盡其勤勞之力予手拮据而拮据者是予所捋取荼莠以爲藉巢之資又予荼從而蓄聚之以爲藉巢之許多方經營不少休息而我之口遂瘏予而盡病矣豈好爲自勞哉蓋以我未有室家而棲身之無所故雖至于手口盡病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此比已昔日勤勞以王室未集故也拮据者手口共作而將荼蓄租或拮据承則其所作之事也○[illegible]承上二句說荼字提出對照蓋上捋荼租[illegible]字下蓄[illegible]始字當作綢繆[illegible]之前勤勞以下自任賢圖治言亦欲以受治未久人心未固言上而恩斯勤斯者正以未有室家也此何正被不利之疑然以[illegible]爲王室以變下也○徐玄扈曰下[illegible]可心勞[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無可以誘者爲予室故也上四[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義[illegible]予字是綢繆之忠

四章○夫我之治巢備患用力勤勞如此使其幸而無事吾猶可以自安也而何以宴[illegible]爲哉今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乃予室方新造而翹翹然而危矣斯時也所深懼者惟風與雨耳矣倘[illegible]從而飄搖之積累之功廢驟于一日而預防勤勞將無以自[illegible][illegible]自詩者又不得而不曉曉矣況鴟鴞宜以憫我而[illegible]其害[illegible]惡而毀我室乎吁以公之精忠而所遭之不幸如此向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則公之心亦幾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此承上二章說言已今日所以作詩之故羽譙譙尾翛翛言治室家之勤勞也此正與上綢繆[illegible]曉曉言牖戶未甚完固意正[illegible]

綢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予手拮据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荼捋力活反予所蓄租租子胡反予口卒瘏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譙音樵予尾翛翛翛音消予室翹翹翹祁饒反風雨所漂搖漂匹遙反予維音曉曉曉許堯反

[illegible]

風雨之□□□□□□□□□□□□□□□一身□□□□□□家
永安深可憂也寄在感悟成王以定王業非止明己之見疑已也
附考武王名發文王子商紂無道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既渡有火自上伏于下至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甲子昧爽陳師牧野恭行天罰紂師倒戈以迎紂自焚死釋箕子之囚旌商容之廬歸璇室之珠玉放傾宮之美女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遷都于鎬娶太公之女曰邑姜生太子誦是為成王

東山全旨○此詩是周公代軍士言以勞作軍士曰氣調四章各開說然有次序首章是既歸在途而有完師之慶次章是歸家未至而切室家之想三章是室家而望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遂男女之樂總是述其在途遇雨感慨繫懷之言故我徂四語章章不疊云

首章○周公東征而歸以勞軍士燕飲之述其意而言曰天下固有不容逃之義亦有不容已之情我昔以三監作亂而徂東山也慆慆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今以罪人既得而來之自東也又有零雨之濛歸途亦甚勞矣且我自東土言歸之時而心已動其西向之悲于是制彼平常無事之裳服以為大難既靖自今可以勿為行陣啣枚之事矣及其歸而在途也則又觀物起興以為蜎蜎者蠋則烝在桑野而得動息之宜矣而我征夫靡室靡家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是雖未即遂室家之樂而已有生全之慶矣何其幸耶

上四句只述勞苦之情下述其慶幸之意我徂二句從時事言其久

音翦○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我徂東山。慆慆 音滔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音杭 枚。叶謨悲反 蜎蜎 音淵 者蠋 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 敦 音堆 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繣

也我歸二句歸時事言其勞也我東二句在東時事蜎蜎四句在途時事西悲者初時身往東征舊不顧身何暇爲父母妻子慮今日歸則父母妻子有復聚之喜遂不覺卽嘗而悲制彼二句說得寬見三監一靖四海永清裳衣章弁袞裳自是皆在所不制矣制彼便有不制此意平居之服可制而行枚可勿事了喜幸之詞也蜎蜎二句以物之得所興人之得所蜎蜎字蒸在字見群生俱有生意起下獨字亦在字獨宿對室家言亦在車下正言其完師而歸也我東二句喜中之悲制彼二句悲中之喜

次章○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何其勞也在外之勞如此室廬其有不荒廢乎吾想果臝之實亦施于宇矣伊威之蟲亦在于室矣戶無人出入蠨蛸則結網當之矣舍旁隙地則鹿以爲場矣宵行之蟲則熠燿其羽矣室廬荒廢至于如此亦可畏也然室廬雖廢吾之故居在焉荒廢可畏亦可懷思而已安得忽然而忘情耶上四句言往來之勞下及室廬之想也果臝六句作五件行要從途中想像之詞不可作實說蓋室廬相近則家事纖細一一上心故纖析形容之總是室中無人斬除無人灑掃故有此數者末二句言室

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旣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旣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旣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音異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音梢在戶町音挺疃地短反熠音習燿以照反宵行戶郎反亦可畏於非反也伊可懷胡

之情起而已可得承上六句說來以見字遥出懷字側重懷遠

三章○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歸途可謂勞矣夫其濛之雨將零則穴處先知之故蟻以陰雨而出于垤而鸛從之遂鳴于上矣婦居于室亦感此遇雨之勞而憂嘆之聲作矣且知歸期不遠洒埽穹窒以待我之歸而我征聿至適以慰彼之望焉斯時也我見敦然瓜苦係于栗薪之上得于乍見之頃不勝感慨之懷曾思不見乎此已三年矣今得見何其幸也

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慰之情也鸛鳴于垤承零雨來婦嘆亦爲此也婦嘆與洒埽二句是征人在途而想像其婦如此洒埽句本上室廬荒廢言聿至出望外之意有敦二句是觸目驚心情景瓜不足喜喜其室家則室家之所有皆喜矣自我不見二句不言所見之樂而追言不見之久無限感慨○魏仲雪曰直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適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白樂天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此即婦嘆于室之旨總都是軍士在途中想像出來見物理人情必至于此

威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反也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

四章○我徂東山，悄悄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可謂勞矣。然當歸而在家之日，正男女婚姻之期，斯時也，倉庚于飛，則熠燿其羽矣；之子于歸，此時以于歸，則或皇其馬或駁其馬矣；以言其戒命之禮，則親結其縭而致必敬之戒；以言其行送之儀，則九十其儀而有盛明之光。夫歸士之未有室家者，及時婚姻，投戈解甲，以遂燕婉之求，固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于邂逅之頃，契闊之願已遂，偕老之約可偵，其喜又當何如耶？夫周公勞歸士，其先歸之喜，逆行之思，室家之望，男女之樂，皆先其未發而詠嘆之，可謂能通天下之志者矣。

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時遂男女之樂也。興意玩詠，與至其儀止以馬之飛，其羽鮮與女之歸，其儀盛，皆即時物與時事，比皇駁鮮明。是複從迎之由者，結縭言欲其既受戒而固結而不忘也。九十其儀其必實有此數，猶云十分好也。總然漸漸迎送，只宜輕七紋過而末二節須道有謂漸漸之勞，乃一年遂漸者之意不過如此，只將舊有室家者一點，便意味無窮，結局妙境，真有形容不出的模樣。

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埽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叶滿補反 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 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叶居何二音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

破斧全旨○東征之役全為四國起見此周公所不敢自之隱而軍士能曲為體之宜其不以破斧缺斨為勞也

首章○從軍之士言此以答公也曰人知東山之役聖人之用武如此也不知聖人之心公天下而無私為我以六軍之衆而從東征之役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公豈役天下以徇一己之私哉蓋以三監啓變人懷反側四國之不正甚矣周公明大義以東征必使四國之人皆知邪不可以干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東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是公之憂不在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哀我人斯也豈不大哉雖有破斧缺斨之勞亦義所不得而辭

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蘇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搶**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若矣
上二句言已出師之勞下四句言聖人用心之大破斧缺斨未必有此事只形容已之勞舉勞苦而極言之耳四國我人俱指天下言蓋管蔡挾武庚以叛并奄與淮徐之地是東方之國皆叛反爲亂幾乎天下之半四國人心咸懷反側不正甚矣周公東征所以討不正也使四國人知化順從遵王法所不赦將怨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蓋不忍四國陷于不正而正之此便是哀我人之大將字就四國皇上發揮

二章○夫東征之役不但有缺斨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錡亦皆出于自私徵叛以流言惑衆禍而四國之人心且薰惡而邪僻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改其邪以化于正而四國之是既定矣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光明正大無非欲人之入于善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矣缺錡之勞又何辭哉
是咏承上皇字說來謂四國惑于三監之執而海惡成風邪僻成俗將使惡者化爲善邪者化爲正也惟化而爲善爲正則皆志于私故曰孔嘉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錡音奇叶巨何反

未盡○又不但嗟傷之而既破我斧又缺我錡焉然皆出于自私哉蓋以流言搆[illegible]四國之人心旦叛亂而無寧矣周公往而征之也將革其頑而合其離而四國之是遒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惻怛無非欲入得安而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銶之勞又何辭哉叶周公以義而我人于勞軍士亦能以義而自致其勞此所謂與人之師也與

講子亦承上皇字說來說四國亂而無統與鼓無能將革其頑使皆歸于一也惟革其頑而合其離則無不崇忠故曰孔休字未但與見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我亦所不得辭矣

附考管叔蔡叔霍叔文王子武王周公之弟也武王克商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度爲衛侯霍叔武爲鄘侯使監殷武王崩管叔奉武庚爲殷王率蔡叔霍叔在夷而叛王命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殺之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收殷餘民封康叔于衛遷以邶鄘之地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武庚字祿父紂之子武王伐紂封其子爲殷公以撫殷之餘民後叛伏誅

伐柯全首○此詩作于既見之後只重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難易只在心之思慕皆上形容正意須含蓄勿露首章○此東人喜得見周公以道其慶幸之意也曰吾人昔民望之欲歸係藉今幸得一見矣孰知其始欲見之難乎彼伐柯如之何必有資于斧也匪斧則不能克之矣娶妻如之何必有資于媒也匪媒則不得娶之矣然則我周公向也東釣相府而東土孤利見之願不猶伐柯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音酋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閒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何匪媒不得

之無斧娶妻之無媒乎由今思昔其得見之難也如此
比意不重斧與媒直不克不得上伐柯必斧能克且以類求其類也
此二句比儀刑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比交際之無由此是
追述昔日得見之難故下即緊接去昔見之難如此而何幸今日
之獲見也
末章○然伐柯而有斧也不過執此舊斧之柄而得其新柯之法其娶
則不煩妥娶妻而有媒也不過即此見之而成有同牢之禮其遂豆則
有踐矣然則我公之在今日也從游東土獲快覩之幸不猶伐柯之有
斧娶妻之有媒乎由昔觀今而得見之易也如此章有今日之易而追
思昔日之難者民何幸而有此遭逢也耶所東人可謂深而寫深矣
此章不遠有踐四字益得見周公是仰伐柯有斧而取則不遠者也
即娶妻有媒而媾之子以成同牢者也曰不遠則取法近矣曰有踐
則交際親矣但東人只以得見為幸至于公之居東衛公之不幸矣
天下之不幸彼固有所不計也
九罭全旨○此詩作于周公將歸之時須重無以我公歸一句貫章之
意提起著下重一悲字全要得一片留公之情
首章○此亦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也曰見聖人難每切于惡昔故于
我公首感物彼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美矣我公以聖人之重臣而
來歸東山使我幸得而見之則有衮龍之衣制繡之裳矣袞衣之煥焉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
周公之難○**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音姤**之子籩豆有踐**上聲○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
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
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
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
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
之辭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之魚鱒**音尊**魴**音方**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興也
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
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

此章其[illegible]服也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囊皆非常之網則有[illegible]之人則有非常之服袞衣繡裳內曰所見言之公[illegible]不[illegible]得見其人上服袞衣繡裳上公之[illegible]也其袞形容使[illegible]之[illegible]繡[illegible]是[illegible]德不必云服以德稱也○九章龍取其變也山取[illegible]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曰米取其養也黼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二章○然公之來也吾人固甚喜矣其如公之不可久留何哉彼鴻之飛也則遵于渚公之歸也蓋將持衡政將出入朝[illegible]之間矣夫豈無所處乎計其在東之日特于汝信處而已信處之外即欲留公之存而不可得也袞衣繡裳亦[illegible]乎其不可親矣將何如其爲情哉

三章○彼鴻之飛也則遵于陸矣公之歸也蓋將留相王室永居輔弼之位矣夫豈復來東乎計其在東之日特于汝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即欲挽公之[illegible]而不可得也袞衣繡裳亦邈然而不可親矣吾將何如其爲情哉

上節言幸見周公于東此二節言其有所歸而不久于東[illegible]句止俱以物之有所循與公之有所歸無所[illegible]無其所者必相于室也不復謂不復來東留相王室也此言其將歸皆未然之詞方接得下文是以字

末章○夫我公惟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以答吾人之觀瞻然公之留也吾人喜公之去也吾人悲吾願其常留于此無遽迎公以歸也則不復來吾人喜將轉而悲倘體吾民之情無使我心

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悲公雖王朝之上不可以無公而吾人之情亦不可重傷也夫東人喜其來而悲其去繼之好德之情有加無已非公之忠誠感人何以有此此衣與章見之意而表其願留之誠也是以何提挈接信處信始句來無以無使一氣滑說歸則不復來亦本留相王室說東人非有知公義所在難以留公特愛公之至不欲其去之速耳然東人所以尊公者亦總說不盡故始終只以服言之以致其戀戀無已之情通篇須在言外發意

狼跋○通詩以不失其常爲主上言不失德容之常下言不失德音之常俱本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故已有以自信而安重自如人亦有以信其心而德音不瑕也

首章○心於是周公雖遭疑謗而不失其常也曰安常郎備人可以無過遇變難君子亦難其處此有盛德如公者乎彼狼之爲物遲亦而進則跋其胡而退則又疐其尾物爲形勢所累進退不得以自如如此我公當其然乎嚮我公勤勞王室禍忠可貫日月大美無容[illegible]頗以讓大美于不居而自處于不爭之地可謂處之極也且形于赤舄之間進退有度安重自如若彼其几几然何嘗因大美之讓而失其常乎此是反與以狼跋胡疐尾進退不得自如反興公之赤舄几几進退自如之意也碩膚指公之平日勤勞王室也其勤勞忠[illegible]推爲大功公乃遜而不居以自處于危疑之地疑指成王誘指二監俱[illegible]出赤舄几几以動靜有常言然不以一身形其安舒而必美亦鳥若大

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音致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其儆戒而公之心無所惕自外無一毫形之動從容者自然几几而安重也後世有慨則致威者則折展者回視安重之氣象何如

末章○彼狼之為物退則跆其尾進則躐其胡物為形體所累其進退不得以自如已此我公豈其然乎蕃我公篤業王室忠誠可通天地人美無容議也頌乃謙大美于不居而自處于不爭之地可謂謙之極矣且德音之播于中外者宜著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瑕焉何嘗因大美之議而損其名耶夫公之被謗本于管蔡流言詩人于讒口之外見公之心矣

此以制形而興今聞無損為興。亦反興也。德音從自平日言程子周公處己一段是不瑕節而瑕不瑕以人諒其心言凡人當嫌疑之際令名易至于虧損公之忠愛雖在己之隱微實昭于人之耳目天下豈其無有得而議之者故曰不瑕不重人譽公重在公可鄉上○鄉巨虎臥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于陳蔡而弦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為公與風雷變動人以為公豈而公之所以為公無異焉吁其斯以為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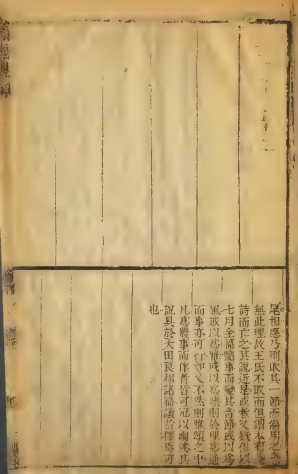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疐音致叶 瑕叶洪孤反○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臨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以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



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蓋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也

[illegible]

上元王文熺遂升編輯

二雅大意

小雅大雅者，周居西都時之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為正經，六月以下為變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民勞以下為變大雅。○二雅之別，以其體之不同也。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咏鹿鳴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便識得大雅氣象。

鹿鳴全旨○通詩總是陳其親賢愛士之曲，求忠告之情。首章示我周行，已明露乙言王意；二章以後但言樂賓而不復將示教，可悟蓋一經提醒不須再說也。

首章○此王者燕饗賓客而致其求教之誠也。曰君臣貴相孚以情，相濟以道，自交際疏而大道渺，聞之今茲之燕何如？彼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苹，情適故聲和也。見我嘉賓，正以大道鳴國家之盛者，于焉堂上鼓瑟，堂下為之吹笙；且也吹笙之時鼓動乎簧，而樂于是乎作矣；承筐而行，幣行而禮無不備矣。禮意之孚如此，則情通于上下，忘自得發言論必盡焉乎。嘉賓之好我者，示我以大道，將不吝于我

詩經卷之四

朱熹集傳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

矣命非□之深哉
此先言燕饗而□□□以忠告也以鹿在野而□情道而聲和興賓在燕
則情通而言盡也□□就諸賓之深抱負之大言故遂三句分言之為
禮樂之行□□且也歌工既備遂□堂上而歌之行有禮儀
禮所謂工歌鹿鳴之二是也遂命小□笙入于堂下而吹之有聲無
詞即儀禮所謂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吹笙鼓簧□演文耳承筐句兼
送酒勸飽二意無非是以精誠感動他不以勢位束縛他也好我示
我皆就學之詞亦不必說要賓感禮而然則行只從言大道不得
實指□路此是比喻之字顯隱初所謂大路之可行者示我以行之也
時講明指帝王修己治人之道對偏僻小康之術看則且言之耳
二章○不特此也呦呦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况我有嘉賓德備
于內而著之言者極其昭明非徒示民已也益足表率乎民以風化而
使之不偷薄焉又非徒示民已也益百爾君子亦當則效之以為法焉
嘉賓之德如此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上下酬獻相與優游□其
燕式燕以遨于而亦何勿暢之情也已
此言嘉賓深于示教故也切于求教也德音以德行言□□□□
以德而發于樂所謂聲大常□見也德音內要樂□兼點下不佻
坊諷合情悅說示謂表示乎民也此非民已佻而覺之只是維持
淳厚之風使不至于偷薄耳君子從祿在位者則做言說師長之
純以為其所觀摩也則行風是上下可通行者故民與君子皆觀感
而取法德音二句只本嘉賓一路說謂其先有所示教也註中示

好去聲我示我周行叶音杭○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之遊且與賓客和雅以盡其衷言無虞我敖而我又與之俱
游衍徂閒或退牧啓沃之益也
末章○不特此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芩矣况我有嘉賓燕飲設焉
非惟笙簧迭奏也又鼓瑟而鼓琴焉其鼓瑟鼓琴非徒一時鳴序也又
和樂而且湛焉然我今日旨酒之燕假是樂以將之豈徒娛其體娛其
外已哉蓋致我殷勤以安樂嘉賓之心庶乎心因燕而適言因心而詳
與示我以大道者自此纏綿而無已也夫一燕享間乞言之誠如此交孚
之情保治之愿而得之矣
此言燕賓欲以樂其心也嘉賓句內只合照大道德音此句帶下鼓瑟
三句是燕禮設而音樂作有相樂相悅以樂其心心字重看蓋言出
于心心樂則上下之情通無嫌疑猜忌之遮庶乎教示之無已也教
示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是凡衷悉吐肝膈悉披之意○詩存云道
章旨是言所以燕樂其心者獨于此處點出是詩家結構之妙

德音孔昭叶側豪反視民不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音翱○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答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

四牡全旨○通篇皆是王者代使臣之言。更私情上十四章是不待其情于親末一章是遂欲陳其情于君。全要衆他片若忠不倍者皆心腹為作王者曲體下情只勿串不退將三字

首章○此勞使臣探其情而代之言也回君親有兩大忠孝無雙今今我奉王命以出使也彼四牡騑騑不止周道以言遠則倭遲而回遠回不歸焉得之勞矣斯時也離親一方無從慰之情乎但今日之事王事也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之故是以其情為義制但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遠吾之情而遂歸哉

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也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騑騑音非**周道倭遲**音威**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

非思歸王事靡盬不可不鹽臣要得體君不代說
親意作歌以說其情悲歸念父母也下章言之親情事曰大
下惟君親之倫並大人生在忠孝之情並切使臣盡忠不得孝王者
体孝以作其忠
二章○且我之出使也驅彼四牡騑騑而行不止雖惟嘽嘽然衆盛之
驕馬也不敢言驅馳之勞矣斯時也豈不思歸能無懷歸之念乎但以
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私爲公以服勞盡瘁於彼處而不遑安得
以遂吾之私而言歸哉
此章大略與上章同不遑啟處言儆處不得自如見無日不奔走也
承上章說來歸懷不遑只就在道言於上章王事而因其
心此爲王事而勞其身也○嘽嘽衆多喘息之貌騑騑馬行勞苦介
以勞之故猶嘽嘽喘息則人勞可知古者廄地稱騑有嘽瘁者雙膝
著地而言其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三章○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情也耶翩翩者雛
或飛或下而集于苞栩以自如矣我使臣以王事靡盬之故而勞苦于
外至于父亦不遑養焉回視于雛寧不動懷歸之念耶
四章○翩翩者雛或飛或止而集于苞杞以自適矣我使臣以王事
靡盬之故而久役于外至于母亦不遑養焉回視于雛寧不動懷歸之
思耶
此二章俱發明傷悲之心正是不遑啟處要緊承上章來故以爲之
得所止與人之失所苞蘂反興也不遑將者只是棲身故發勿用失
所恃情意親望以興意於昔鄰之不如彼非忠臣語不如鄭箋云

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
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
敘其情以閔其勞言爲此四牡而出使於外
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其時豈不懷歸乎特
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以廢公是
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
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
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
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
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四牡騑騑嘽
嘽駱馬音洛叶滿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啟跪處居也○翩翩音篇
者鵻音隹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

■物得所非人子乃缺于孝其感深矣獨說雍雝。未盡○夫既不得養父母能不喚倚以告君乎故之由使也駕彼四駱駸駸然載飛而忽載斯將也父母不遑將懷歸所必有於然此情我自知之君未必知也不知吾情則不憫吾私而從親之志不得遂矣是用作此四牡之歌以不能養父母之情來告于君然吾若聞吾之歌必憫吾之情使忠于國者亦得以孝于家而臣子之職兩無憾矣夫臣勞于事而王者曲體如此可謂盡其道矣

此言孝公廢私而欲遂其情也首二句再提出使來以起下作歌意非歎其使事不已也此處懷歸明己以不得養親而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諗不是欲舍公而就私也只是欲使孝治天下者總我閔命遂臣歸許老甚傷哀情感淺偏而憫之耳。王者曲体其情如此問此歌者有不惻心感泣而甘死以報者乎。

盬不遑將父。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雛屬。料養也。○翩翩者雛猶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興。○杞。枸檵也。○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叶深○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皇皇者華八句○此亦王者代使臣言事之詩上首章與言行道之勤而恐不能盡其職逆其心也下四章歷言行道之勤而求盡其職遂其事也只重每懷靡及句通篇意思皆括于此

首章○此遣使臣之詩也言人臣以致忠爲職尤以盡職爲良彼皇皇然草木之華其生也則于原隰無地而不有也況此駪駪然衆多疾行之征夫其所以承恩者常若有所不及以上德之不能敷以下情之不能悉達之憂蓋無時而不然矣

此一章道其事遂然之心也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興使臣之心無時不然駪駪與皇華應東疾行上見其勤也征夫與其屬只承使臣來其屬上上有無窮之德意下有不盡之衷情使臣將受託必思何以稱上意慰下情也豈有不及者哉特其懷思如是耳懷曰每懷乃每事每念之每此字最不可忽

二章○夫毋懷如此將何以補其靡及哉彼駕車之駒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濡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焉果何爲哉蓋將遍于咨諏凡國家休戚生民之利病皆其擬議之必至者矣

三章○彼駕車之駒則維駰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矣以是而載馳載驅果何事哉蓋將遍于咨謀凡風俗之可否政事之得失皆其區處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

平

皇皇者華叶芳無反。**于彼原隰**。**駪駪**音莘**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

之必諮詢矣

四章○我馬則維駱矣六轡則沃若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焉何哉益民風吏治非諏咨所能及于是而度量之必周者庶有以濟其咨諏之所不及矣

末章○我馬則維駰矣六轡則旣均矣以是而載馳載驅焉何哉益因革損益非諏咨所能窮于是而詢問之必周者庶有以濟其謀度之未至矣夫合衆人以爲聰明合天下以爲聞見上德下情宜之達之而不及可謂至矣王者歌此於遣使之時其得勅忠之道乎

此四章其亦使之職以副其及之懷也各章重末句我字使臣自言馳驅即是駪七光景周字下得極好爲以已所不及者天下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天下人必及之從來功力人情土俗難以周知或知一人而萬姓或私萬姓而據一人或此便而彼不便或古宜而今不宜非博訪周詢則雍及之心當何以慰故謀度詢諏俱是訪問下人問知天下之故以盡其職然字意亦微別取有餘裁謂有咨謀遇有體情意詢有完問意總是燈欲深體之意○詩意云諏謂虛中以聚人之言謀是就本事而咨詢因此推廣而備訪之詢則從謀度後稽成見而參其所不逮凡若老之當問適遠之當求傑寡之當恤燧燧之當撫皆諏謀度詢中事也

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我馬維騏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倣此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沃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入聲○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因音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常棣全旨○詩人旨在莫如兄弟一句下皆發明此句之意首章專言兄弟之重二章至四章是驗其情于處變五章至末又推安寧相須之道而深啓人之自考也

首章○此燕兄弟之樂歌也曰兄弟之係于人大矣薄于兄弟者亦非恩已耳彼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然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况此凡今之人同皆君之同類者也然隔于分者恩有不洽疏于義者情有不親求其恩義相屬情分相維無遠而不須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此章為全詩綱領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興人之同氣者為至親也凡今之人泛說包下朋友妻子在內莫如兄弟須含下文常變相須意求發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illegible]君遣使臣[illegible]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待禮反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

二章○然所謂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彼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也惟兄弟爲相恤而無所不用其情也至于不幸而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他人所厭棄也亦惟兄弟爲相求而無所不盡其心是兄弟之親見于變故之時如此此果孰有如之者哉

此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爲相恤也死喪之威雖是變猶在家而得其常若原隰何是死喪在外者尤遭變之甚也威字極可味見得他人避[illegible]推[illegible]相思有以厚之求則有不忍其暴露而見其死喪且畏而避況其積尸于原隰乎玩其兩惟字亦見至情所迫有以繪之也○陳力父曰此在威字上見人莫如兄弟處見氣色可畏也[illegible]見有[illegible]是聚於尸也求字須就有字說皆是內懷意情中有力處[illegible]中有情

三章○然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illegible]而後見也彼脊令之在原野之間而飛則鳴行則搖不得以休然則兄弟在急難之中[illegible]不能以自逸者亦是故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厚義非不篤但不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豈能以相及哉是兄弟之親果非朋友之能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此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爲能相恤也以脊令之鳴搖不能自適興兄弟之急難不能自逸則以急難[illegible]其見兄弟之難也尚未說到[illegible]則非人門以[illegible]則非從之者比不然亦非無情不可說良朋友只是形容兄弟爲獨切耳○今[illegible]而永歎[illegible]則悲鳴過切若被痛者然且其以首[illegible]有兄弟[illegible]之[illegible]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懷叶胡威反 **原隰裒**薄侯反 **矣、兄弟求矣。**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于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旣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辯也。

○**脊**音積 **令**音零 **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音灘叶他涓反○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

[illegible]章○此[illegible]之時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幸而鬩很于內情義之乖離于此極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其鬩很者焉其本然之天性自不可得而泯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之親見于外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此者乎

此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爲共禦也上章死喪急難兄弟相恤就天理人情不容已者言耳鬩牆乃人欲迷于天理小忿傷其至情者也然天真終有不容殄滅處遇有外侮自然奮然同心以禦之良朋能熱助乎蓋良朋非無濟然乎視不關其身是勢有不可行耳○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情實一併切一領

五章○夫患難之時兄弟相救人固知非朋友之可比矣然天理好形于患難人情易失于安故當喪之平也無有禍亂之變亂之平也無有患難侮之事是既安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視兄弟之親反不如友生之重者則視至親爲路人而人倫幾乎失矣

此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安樂和親之意乃上下之過脉也喪亂通上死喪急難外侮言喪亂既平就是安寧不可作兩層看大人于安寧之後而反視兄弟不如朋友者不知安寧亦須兄弟耳是以緊接下章云云

六章○夫親兄弟不如友生者意以安寧之後無須兄弟耳孰知安寧亦有須于兄弟乎彼籩豆儐然而必陳飲酒饇然而必醉從此之安寧者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具則外雖稱飫內實歉然何以共享其樂乎必兄弟具在而無憾然後天倫有攸歸酬之下自不覺其和樂且孺是欲

過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illegible]

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原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賦也鬩鬩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酒之樂有須于兄弟矣。

此言燕飲之樂有須于兄弟也。儐爾二句，是一家之人聚會燕飲以為樂。既具者無故而皆在也。孺乃言情相悅無倦，和樂且孺，言一家少長懽然和樂如小兒之慕父母也。本要打轉兄弟具所致意。

七章○不但已也，彼妻子怡然而好合，如琴瑟之調和，此之安寧，似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合，則親愛未幾，乖氣隨之，又何以久樂乎。其必兄弟既翕而無乖，然後和順無間，唱隨之間自不覺其和樂且湛也。是妻子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

此言琴瑟之樂亦須于兄弟也。妻子好合是平時勿就燕飲說。翕者亦以平時和順無乖說，既翕則內間不生，外侮無由，琴瑟之好可保其久也。湛字有形神俱化無一毫滯澀意。

八章○夫兄弟具而和樂且孺，是兄弟有以宜爾之室家矣；兄弟翕而樂且湛，是兄弟有以樂爾之妻孥矣。此其安寧之後無適而不相須如此，但人鮮思焉，是以信之者未真耳。誠以是篇究而圖謀之，皆繫于本心真切之地，考究于彝倫日用之常，則參識深而大悟，見宜室樂家不自宜，兄弟之具宜之也；妻孥不自樂，兄弟之翕樂之也。信其然乎，此可見安危之際須于兄弟，夫死生安樂無不相須，兄敬此今日之燕不容已也。

此章言兄弟之情入人最深，使人體驗而信之也。宜爾樂爾見室家所由宜樂所由，樂本于兄弟。究圖宜但就心上體以是事而究[illegible]其理[illegible]一句果能究而圖謀之，自然[illegible]

[illegible]人最[illegible]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儐賓亂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音洛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音耽叶持林反○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後之[illegible]諸篇詩多平和此篇多激烈之[illegible]之詩
蓋若有所懲創則爲周公東征以後之作斷然無疑

伐木全旨○通詩以求友生作主下章之速諸父速諸舅與兄弟無遠俱根此說來皆求朋所以篤友之義也君臣而曰朋友以其在燕而言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

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illegible]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

首章○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曰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友之當篤尚矣。流觀之物。吾彼伐木之聲則丁丁而相應矣。鳥鳴之聲則嚶嚶而和好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嚶其鳴者。非他。正以肆其求友之聲也。夫相彼鳥矣。特一物之微。其于友誼。假非有知也。猶知肆其求友之聲如此。矧伊人矣。乃具五行之秀。而為萬物之靈。可以不求友生。而反鳥之不若乎。知人不可無友。則知友之不可不篤矣。誠知友誼之重。而篤之相濟以道。相孚以心。在我已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出是神之聽之。必默相于冥冥之中。而和平之福。非特今日為然。將永言保之。而和者終于和。平者終于平矣。求友之應如此。人何不求友哉

伐木共。一人嚶鳴非一鳥。以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也。興。上二句止下遂以鳥之求友以喻人不可無友。[illegible]非比喻之[illegible]字重看。不獨以燕飲為求。而以精神為求。友生泛言。含下親疏尊卑說。末二句乃以神之福[illegible]之耳。神居高而聽卑。鑒其能篤友而不厭棄。意和同而無乖戾。平康而無危險。須在治安上說。若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終且和平永無患也。求友而言通于神明可見朋友益之當求也。下二章正見求之之事

二章○大[illegible]不少不[illegible]篤我于朋友當何如。彼伐木許許[illegible]固無所不盡其力矣。見我之燕友。可不盡其情乎。是故我必有酒也。而釃酒則有藇而甚美。燕必有殽也。而肥羜則既有而甚[illegible]其此酒殽于以速我諸父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大達之[illegible]且[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使彼有他故而不來我必[illegible]求而遂酒食忘設使我於諸父有

[illegible]

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音爭 鳥鳴嚶嚶。音鶯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聲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伐木許許音虎

設八簋而肥牡之饌，其備如此，以速我諸舅而與異姓之樂焉。夫速之固欲其必來，若不得已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我亦設是燕以盡吾情，初不適其不來而遂酒食忘備，使我于諸舅而有咎也。不來在人，惟盡在我，篤友之情其庶幾乎。

此章與首章貫至承以伐木燕不朋，其九興篤友無不盡其情也。羊酒洒掃八簋俱一件事，而以咎一時事，燕以親疎為次序，非有時寧適不來言輕重在，我弗顧有咎上弗顧有咎只就不設燕說。兩寧字和不得已意，兩適字亦有意，一則虛和，一則說延遲慢之罪意。欲致其親，一則厚有間隔疎遠之嫌，頻欲致其愛，寧適不來，適然不來，必無不來之理。此二句惟反言以見其當速也。玩註無使字，要見欲盡其情，上非徒為免咎之故而然也。○濁酬曰：此與下節皆飾上求友言，此節兩微我，下節衍我酬我鼓我舞我迨我暇我字，正是求其在民意鼓舞做樂中見一團和平氣象，故可令神聽。

末章○然非直諸舅然也，雖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則于阪而有定在矣，況我之燕友可不盡其情乎。是故以釃酒則有衍而且旨，籩豆則有踐而陳列，于以速我異姓同姓之兄弟，皆無遠而其邇矣。彼民之所以失德于朋友者，豈必有大故哉？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負失友之愆耳。故我于朋友必盡先施之情，時乎有酒，我從而湑之，不以友而吝也；時乎無酒，我從而酤之，不以無而廢也。鼓我之鼓，則坎坎然而有聲矣；舞我之舞，則蹲蹲然而有容矣。以見酒也，以是樂也，果何時而舉哉？但及為幾小暇，遂鼓之舞之，以飲此所湑之酒，而及時以相樂矣。夫能盡篤友之道，則弗顧之咎可免，失德之愆可無，而和平之福

釃音西師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音佇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洒去聲埽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叶巨九反○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義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

自我致矣，人其可不爲友哉。
此章興意亦至末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與燕飲必于所親之人也
無遠不特俱來有情意相聯屬意失德二句輕不過以常情之少失
渙起下當爲友意非必愆此然後能爲友也湑我酤我言不計有無
意鼓舞待燕中來迨字要休會朋友之好臨時花念特爲叢務殷勤
雖存是心未必盡是禮一及其暇便與之飲酒相樂。二奏字惟恐其
失了此時也須要醜得此特王者立心欲盡厚其實事去我字正與
醜我有咎我字相應衆壯來曰此章乃王者用上敬下之禮求字下
得極好友主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章友生械雖賊者不求則不我
親必忘勞分絕嫌疑曲爲承奉如酒殽必精潔膳必潔不計有無不
拘時節而速之必來常處詳處遠遠此等細心總之無得一求
雖師尊字燕字爲字俱迫不得首章以物理形求字末章以人情失
得形求字而鬼神之錫福和平之有終無其欲其求也

天保全六章○通詩是致祝嗣以答君前三章托天以福君而極其盛里
保定二字後三章托神以福君而極其盛重上兩二字然後此稱者
必在于德衆美倫德正須中有些人臣不能稱君之天稱之祝恩

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音侯。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我，上聲。無酒酤我。酤音古。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音存。迨我暇矣，迨音待，暇叶後五反。飲此湑矣。興也。

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全章○此與群臣致祝以答其君也曰我臣子荷君之恩渥矣其將何以爲報哉亦托之天與神而已矣蓋君者奉天之道爲天之子天之仁愛君者也扶持而安全之其保定蓋甚固而不搖焉彼福祿其薄必以厚爾者其大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單厚焉者昔過而新者續蓋無窮而不除舊生新何所不至焉況其損必有益焉其天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多益焉求如幾多如式益無窮而不今備衆庶何多益也凡此皆天之所以保定之也何其孔固哉

此言天保之至而俾之獲福之隆也首二句提起詩人爾其君皆詩爾大以爲言保是天命無危殆照命不干常自定是天命不改移照欽位惟危者惧說君身國祚言此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便說到福祥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單厚無非不及福積之君極厚多益無非不受福積之君極多與不除舊不庶正與厚多益之意○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爲自下四句則就從來分說雜併俱不足信也

二章○不但此也天之保定爾也諡臨處隨時而皆其盡善焉如蠶之新作云爲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又方且日下足保定何其盛哉

首二句亦當提起以俾爾句連下看八註中盡善云者猶單厚多益也色時宜二章無二句亦言無所不宜而不偏也降爾二句此言時時而不偏也百祿即無不宜意見已然之事維日不足即所謂遐福是未然之事不足者日日降之不見止足極狀其不倦之意日升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見日不足耳○上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俱以虛字形容此章云百祿遐福蓋舉保定之切實處言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去聲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音翦**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

三章○又不但已也天之保定爾也其福益以莫不興而盛矣以其福之高大言之則如彼山之高焉如彼阜之大焉且又如山脊愈進而高爲岡如大阜愈進而大爲陵焉以其福之盛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活潑正當方至之初機以莫不來而日增而不知其已焉保定有何不興哉天之所以福吾君者益如此

此形容上三章之福以莫不興承上單厚多益戩穀罄宜等說來如山數句須各影正意在前方落如字山阜岡陵形容其高遂排蓮之勢川本方至浩乎莫禦形容其勢方到未艾東方字來句當如說紛緊藏川說蘊川本源厥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祇故以莫不增爲言須辨作揣承自此

四章○夫天固保以福吾君矣吾君奉神之統爲神之主神之[illegible]君父何如哉君子祭祀之將啟也諏日擇士以致其齊戒滌濯以致其潔焉爲之酒食以備其物至既備矣是用以孝以享之誠行夫禴祀烝嘗之祭于彼遠而先公近而先王由是精誠感格尸然神意以嘏主人謂先公先王感爾孝孫之誠[illegible]期爾以無疆之福使永爲宗廟民物之主子孫太平有道之慶矣

此言神降之福於先舉致福之由進退來二句言祠二句亦三件事首注自明孝以志言享以物言此何當串下一順說[illegible]公句有精神感格意來二句是尸傳神意以嘏主人而祝則以尸致福于主人也言神之降福而必述嘏而益明其出于神意非無徵之言萬壽無疆言卽是福不可言壽以壽福作兩樣看○諏日[illegible]卜日也擇士[illegible]以[illegible]賓祭之下[illegible]七日齊三日戒之[illegible]

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音涓爲饎音熾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音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神之弔矣弔音的詒爾多福詒音怡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

既灌祭器掃除宗廟之類

五章〇且神于來格之餘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而又有多福之貽焉多福云何蓋吾君以天下為家亦以天下為福民俗未厚非福也神將使君之民質實無僞而日用之間惟知耕鑿飲食而已民俗之淳如此孰非神福所貽乎民德未新非福也神將使君之黎百姓皆則君以自治而徧為爾德焉民德之厚如此孰非神福所貽乎

此章神錫君以多福而微諸庶民也多福且虛說下四句見之民質二句是民俗淳下二句是民德厚勿以徧為爾德作日用飲食之實串說亦可只把質字看在滾已側下大凡民心多詐君德之累也斯民式化于君德亦隨于廣運如助君成德者然為字見君民俱無遺而無滲漏轉移之柄然民質四句亦神之所益斯民乃先王先公所貽之民斯民皆禮則先王先公之靈啟翼民心如此

末章〇大臣又頌祝神之錫君以福其進益悠久之至矣將何以擬之哉自福之進盛言之其如月之上弦而漸進于盈者乎其如日之方升而漸進于明者乎自福之悠久言之其如南山之壽而永無虧崩之患乎其如松柏之茂而相繼常茂乎神之所以福君者如此夫福君而擬之必欲若循天永命也福君而擬之亦欲君法祖修德也美不忘規天保臣子其忠愛之至耶

此又形容上三章之福譬頌四如字見起總承上萬壽多福來錫至意已在上故緊接如月云月恒日升見乎始有進而無退也南山松柏又自其悠久者言之只不騫崩便茂無不承便茂無所層意

采薇全說〇此詩所重在公義以玁狁之故為主上五章見詩敘其出

助爾而為德也〇**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叶音（ ）**不騫**音牽**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暮**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也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〇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

戍之事末章是預道其歸戍之事總是王者代爲言之而體恤私情
處正以激發忠義處

首章○此遣戍役之詩故其爲自言也曰夫人有難已之情猶有莫遏之義今以王事而出戍爭敢狥情而廢義乎彼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乃今歲暮春之時也曰歸曰歸則歲亦幷止其來歲仲冬之月乎夫以歸期之遠如此不且舍我室家乎夫我之靡室靡家惟玁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顧念之故又不且廢我啓居乎夫我之不遑啓居惟玁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安之故而豈上之人故爲是以勞苦我哉

此本其以王事而出也因所事以起興蓋薇生于暮春事言采薇采薇者可喻行期也曰歸曰歸心口且言之詞歲暮乃明年仲冬因念歸期遙遠憶之一辭歎其歲月方長也此二句已隱然有家室身勞之苦故下遂以靡室靡家不遑啓居言之玁狁二句意甚悲恨而語激切雖以苦其端出自上起而亦隱懷同仇敵愾之心矣

二章○大既以玁狁出師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則薇亦柔且心曰歸曰歸則心亦是且其憂心烈烈而飢渴適增王事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豈無室家之思特以是役也備禦之嚴而戍事未已則何從事之時豈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念而爲國之念甚不得不爲國而忘之也

此承上章靡室靡家而言其憂國忘家之意也心亦憂止要貼歲亦柔遠見歸期之遠也憂心烈烈飢渴是上聯未定只是戍事未已在前期之中亦無時無之曰我未定靡使歸不言家而言歸以其念○
[illegible]

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傷悲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古者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

…章我行不來亦勞言我此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
…在成言未遠…期而代爲始終之言
三章○此特言家身亦不敢愛爲采薇采薇則薇亦剛止矣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矣以王事之靡盬而服勞於戎雖啟處亦不遑矣當此之
時蓋無愛身之念特以是行也憂心孔疚正竭力致
死之時豈不與此賊俱生我行其不來矣夫身不可忘而爲君之忘身
不得不爲君而忘之矣

承上章不遑啟居而言其爲國忘身之意也孔疚與上烈烈不同上
是私情此重公義也我行不來不是征要帳代…難止是忠義激烈
竭力守備意要期首章不遑啟居以在家言此不遑啟處以在邊言
如蓮烽燧嚴斥堠申號令嚴刁斗頃刻不能休息也與四牡出使之
王事不同

內章○大抵爲國而忘其家與身矣卒不復其宿陽之苦乎彼爾然而
盛者維何乃常棣之華也彼戎車之路果何車乎乃大子所乘將帥
而君子所乘以進爲決策者也但見戎車則既駕之在道以四牡則業
業而壯盛所以禦敵者亦其具矣然得敵以定居乎尚當各奮其勇而
相期以待敵應乎一月之間三戰三捷使其出師全勝皆當勝斯可矣

此承上我行不來言其軍容盛而相期以克勝也以常華之盛興車
馬之盛路車乃大子之命車是將帥所乘以統我戎卒而禦敵者也
戎車二句承君子之車說下以起豈敢定居意豈敢敢字承上看見剛
廷有宿師萬姓有虞劉不敢負朝廷不敢負百姓則豈敢偷安乎三
捷不是限定三大只是形容戰必勝攻必取之意

詩經去疏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興也剛陵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無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叶尺奢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賦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叶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牡翼翼象弭

五章○夫制勝固以攻戰而禦戎必用守備于是以戎車而駕彼四牡則騤騤而強盛是車也上而將帥用以為依凡運籌以制勝在于斯下而戍役賴以為芘凡進退以防衛在于斯且四牡之翼翼而行列之整治象骨飾弓與魚皮為矢服而器械之精好所以備敵者亦甚整然豈不日相儆戒乎誠以玁狁出沒無常其難為甚急使防禦稍疏則彼得以搗吾虛而乘吾隙矣安敢以忘備哉

此總其兵車修而相戒以備敵也首二句言車馬強盛車在可恃以守敵意依者從之以運籌決策腓者從之以進退也翼翼以車馬行列言也士卒在中象弭可以弓矢言包兵甲在中豈不二句承上言戍守之兵無一不儆言戒字在心上看是有嚴可畏戒言備敵意凡棘何即玁狁之詞止推其所以日戒之故

末章○然是役也果能忘其家倚勝筭則玁狁可平而歸期可遂矣故自歸時之事言之追昔之奉命而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仲春之時也撫今我之畢戍而來也所遇者雨雪之霏霏乃冬嚴冬之候也往來與歲而出戍亦云久矣且行道遲遲而路途之遙遠載渴載飢而飲食之不充當雨雪之時又如此其勞苦我心寧不傷悲乎然是傷悲也不過自傷悲耳吾行猶在車之上雖當軫念乎御上而勞苦之狀不得親接于目誰能知我哀哉大概之以義復恤之以情代言及此此誰不知哉

此預道其歸時勞苦傷之情也往來不書此在出戍時思其來既因其來而又追言其往也昔我四句見在外之久行道一句是

音米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上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叶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

……則……矣我……其形之也不亦深乎
……其成功以獵狁于夷作主前三章詳述其出
……詳述其還歸之事而慶其功光成俱而後
……先樂……而後覩樂其樂也行終○前篇于遣行之
初預道其將來之勞苦所以見深體之心此篇于還歸之後追述其
已往之勤勞所以示不忘之意

出車○此勞還戍之詩也追述其始而言曰重任不易副大將難倖成我南仲之出師也果何如哉彼其始也我出我車則于彼郊外之牧矣斯時也大將仗鸕乘之龍雲而語人以興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之所受命而來凡閫外事吾悉聽之付託甚重矣于是召彼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又戒之曰夷人南牧四郊多壘王事之難多矣是行也尚當急于赴事以副君命可也豈可怠慢而不敬乎大將出師而戒飭其下者如此

此推言將帥忠敬之心即已形于戒僕之始首四句是方出車時揭其受命之重後四句我字見其責在我下四句趨事之敏曰天子所尊之命也召我僕夫者不宿也王事多難謂獵狁陸梁不可緩也此召僕夫之語兼其煉訓上事即在事如棘來作不遑寧處也

○劉上于云此章上下四句皆前稱後兩句述大將語謂我來是天子詔也即註中命字

三章○大受命固在忠勞而兵事必先戒懼我出我車則于彼牧內之郊蓋前年已在牧而後乃將在郊也然旗幟不建則上卒無統其前在牧者因何其旗以統之而其統後卒者則設龜蛇之旐焉旐上閈旌故建

而能勵矣范氏曰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我出我車于彼郊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

[illegible]
旄于旗干之首以為表章而但見彼是旐而與夫旐旟旆旆飛揚而前軍後軍觀之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固將動胸不忘者而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惟恐付託不效而憂心悄悄矣為僕夫者亦感激亦以將帥之心為心而恐懼憔悴焉大將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此是述其出師時戒懼之心以感乎下與首章一時事上六句車容之盛下二句任事之敬設旐所言者後車當先將旗提在設旐之前蟊旟統前軍既已設在牧矣旐統後軍故此時亦設也旄注牛尾于旗干之首旟旐皆所有者但鳥隼曰旟兵家尖陽取象鷙示勇捷也龜蛇曰旐兵家後陰取象龜蛇示威武也彼旟旐則分前後軍而言旆旆亦旄在統率進退有敘上憂心二句專將帥上悄悄是指心危懼患深臨事而懼之意其怯夫將傾危亡也僕夫況瘁亦將帥有以感之況瘁也則況瘁似當作為此而瘁
王命節○夫兵事固以戒懼為本而猶以督勵為威彼朔方之地近于獫狁者也故王命南仲往城于朔方但見出車彭彭而衆盛旂旐則央央而鮮明督勵之勢動人矣然要今不與亦無以作士氣之勇我南仲于以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乎朔方自是而用命也有亦當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其事亦重且大矣爾衆其可知所效乎夫以戒其心警懼如此但見赫赫之南仲威靈赫奕而有備有方曰是將以敵人之心而獫狁之難除矣夫朔方之守固而天子之命可無負又何多難之隱慮
[illegible]

況瘁。首音○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所慎齊戰疾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

此叙其守備以成功也中有奮揚之意上六句叙其揚兵傳命之事下二句述其[illegible]之功首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此斷在送道中說王命也[illegible]第二句見[illegible]七之陣正七之旂具威靈氣象以見動人也夫王命我二句乃傳命以徵衆軍也城以阻險防禦言不作築城說蓋朔方之地北邊[illegible]之界限乃重地也故用重臣以鎮之然以天子之命令軍衆者威衆心以用命而欲其敵王之愾也赫赫以威名光顯以威望震者言南有方說于襄要得不假攻戰而屈敵也震敵氣則有備禦之戒懼後有此章之奮揚者而動闢成功必矣

四章○[illegible]師而歸及其歸而在途將帥有感而言曰昔我往矣而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戍方畢之時今我來思而遇者雨雪之載塗乃今歲旋歸之候也往來與城在外亦久矣所以然者緣以玁狁內侵王事之多難旋征伐而勞於居有不遑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則思歸當此豈無懷歸之念乎是以昔奉詔遣之時當承簡書之戒飭方其[illegible]以守備玁狁未以平故畏此簡書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illegible]得由此道旋歸哉

此述其班師之時而感慨之後也上四句言出師之久下四句原其所以久者制于公義也往來俱以在道言兩則日久往來[illegible]歸日動情多雖就玁狁言懷歸之念言者無[illegible]有事言之術簡書即出師將所受城方之策命也畏者畏君命而不敢違也此等說爲將帥述中原歸情而代之言如此

五章○將帥之歸未至室家感時物而思之曰向我君子之出征草蟲

此所謂左右騎也。央央鮮明也。旂旂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彼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遺。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

尚未有聲今則喓喓乎其有聲矣阜螽尚未有形今則趯趯然而躍矣夫見虫變化實維仲春之時正君子成功至家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也於是其既見君子於後心可降乎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乎實有伐西戎之事而未歸乃還師薄伐之而未歸耳則何為而不歸哉

此節師家至而述其室家思念之情也首二句言見蟲變化是為春之景正是歸期將終行者室家之時不見君子而心乃未見時懸其心然此詩也二句則見舛也憂念此時蓋全詩言撇抗此乃突出西戎詩人正言此為人情所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豈真有是事也○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死於戎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戎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詞

末章○且將師凱旋所過之地何如仰觀于上則春日遲遲而和以煦矣俯察于下則草木萋萋而茂以盛矣聞于耳者則倉庚之喈喈焉觸于目者則采蘩之祁祁焉乘其時也際其景也執訊獲醜彼玁狁薄言旋歸見旌旗而權春日之暉干戈映卉木之秀凱歌集以和征車與采蘩之途快事賞心誠可樂哉然何以致此也皆由赫赫之南仲御戎有術城守有方故玁狁于夷今得以奏凱而歸也向非南仲孰能成此大功致有今日之樂哉王者之勞還戎如此可謂曲盡其道矣

此節師除乞而喜其凱旋之功也然後賞心樂事都自成功上說

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音剔**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音杭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春日遲遲卉**音諱**木萋萋**音妻**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

歸所遣將帥輕首四句以穀日作主下面草木榮春鶯鳥鳴春
女紅乘春總是太和物色到此皆辨統氏獲醜以其歸伐之不必
實有所獲于其是城守之時着其功在一方此則凱旋之後言
其功在天下○輔氏曰讀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
風之和然後可見王者之師

杕杜全篇○此勞還役之詩揣是室家思念之情宜以章內陽字悲憂
恤字為主只宜就說去但要說得居役時分明耳

首章○此勞還役之詩也追述之曰我于君子之行役也固無日而不
思矣然于將歸未歸之際則所思為尤切焉今何時哉彼特生之杜有
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時物既變天運一周我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
服勞于外乃以日繼日曾無休息之期至於杕杜之實正十月陽止之
時室家方歸之候也故久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成歸古有常期
今當十月征夫可以暇矣望其得歸也哉

此感時物之變而以卑成望之也杕杜有睆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
戍時背此故思其暇還其暇者正是憶歸則數歸期也王事靡盬猶
杖法說繼嗣我日指往役以至今言此一句提起下意行日月陽止
即杕杜實時言傷止為其當歸未歸也女心亦室家自稱詁而曰二
字乃心口自念之詞時講於此處忽插詩人語殊失註意遑止言此
時秋方過而交代至可以暇矣正與繼嗣我日之不得暇相照下章
方言歸成歸字勿露

二章○在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成畢時過此將何如哉彼有杕之杜其
葉萋萋則春將暮之候也我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我心固

倉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
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
狁大故以為
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音第)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倣此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矣至于卉木萋止則春將暮而征夫至家之時也于此而猶不至
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歸春至家者有定制今適其時征夫亦可
以歸矣曷為而不至哉。

此感時物而以至家期望之也上言睆實是去年十月此言萋止乃
今年三月矣歷閱已久而王事靡盬至暮春猶不歸故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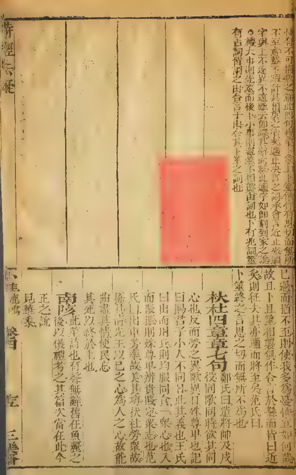
三章言夫暮春不歸猶以為未過期也過此又何如哉陟彼北山以望
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已過矣我征
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家室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
憂亦將以物理推之吾想夫檀車之堅者今已敝矣而未見其為完
車也四牡之壯者今已疲矣而未見其為良馬也夫車敝馬罷則兩
期當終役當還而征夫之歸料在旦夕間矣夫豈遠哉

此言歸期已過而即物以想其將歸也陟山雖是望君子然采芑以
食則是暮春三月之時憂父母亦即以當歸以鋒鏑死亡疾病言車敝
馬罷自其出戍至今兩期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不遠
亦料想之詞。

四章○夫征夫當至家之期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憂之而甚病矣
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死生疾病皆不可知其使我多為憂恤哉于
是既灼龜而卜復揲蓍以筮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卜而皆曰近
矣夫說諸吾心猶疑而不定度諸車馬猶想而未真今卜筮僉同如此
則征夫其必邇而將至矣豈猶入處于外哉夫不至則憂不至則卜是
室家之至一而也王者體恤至此可謂能邇天下之志哉。

此言近[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神以决其歸也[illegible]是一時事[illegible]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檀車幝幝**音闡**四牡痯痯**音管叶古轉反**征夫不遠**。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為恤卜筮偕止**叶舉里反**會言近止**叶渠紀反**征夫邇止**。賦也載裝載也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



悵有不可指數之意此四句總言[illegible]上卜筮偕作有思切而無所不至意益不暇計其相聚之遠矣邇止決言之詞承會言近止來邇字與上不遠異不遠雖云節歸其辭尚緩此邇字如即刻到家之論

○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由詞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由合言于由合其卜筮之詞也

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尚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終於王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笙詩六章有聲無詞者也古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三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

魚麗全篇。此詩以註中優賓二字爲主。首三章言其盛已存曲全意在內。下三章不過卽其盛者以申贊其曲全耳。首三章着一且字重落脚一字。後三章着一維字。各重下句。加禮以待之曰優禮物之盛正禮意之物也

首章。此燕享通用之樂歌也。曰燕享貴乎禮意。然物有不備亦無以著優賓之意。今日之燕。何如彼罶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乎罶者。既有鱨又有鯊焉。況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凡其所有之羞。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蓋品物極其豐。而庶羞極其備者矣

二章。○罶以取魚。而麗乎中者。既有魴又有鱧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物之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

三章。○罶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既有鰋又有鯉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味之旨而且無物之不有矣

此三章。連綴條意。有眼。且字以醻而又有後與旨而又多也。下三章卽君子有酒猶今人所謂設燕也。旨酒則殽膳隨之矣。觀下文物字可見。殽味不可以燕饗貴乎旨然。饌擇之。不耻殽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腆不可以燕饗貴乎多然。眹殽之博。不無有數。而今則且旨矣。常品不可以燕饗貴乎旨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之資。偏味有苦不窮。總是優賓之意

四章。○夫所薦之物。固云多矣。然多或捋取以充庖。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陳之籩俎。盛者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麗音離**于罶**。音柳。與酒叶 **鱨**音常 **鯊**。音沙。叶蘇何反 **君子有酒旨且多**。與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倣此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興也。鱧。鯛也。又曰鯇也

○**魚麗于罶。鰋**音偃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

五章○夫所燕之物固又旨矣然旨或無美而難繼恒患其不備今則維其偕矣列諸品者皆齊一也夫豈有不備乎

六章○夫所燕之物固又有矣然有或悖禮而取盈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蓋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之乎哉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可謂殷勤之至矣

此三章申前全意言雅字物字即上所指者物其多也重嘉以合多也物其旨也重偕以合旨也物其有也重時以合有也曰嘉見陳之品俎者皆珍美也偕則齊一不雜以羹味時則新潔不失于不時燕禮之曲全如此見主人盡意以盡物也

已反○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何反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叶舉里反

賦也

○物其有矣。叶羽已反 維其時矣。叶上紙反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南有嘉魚今首[illegible]此詩大旨與上章魚麗略同但上章因情以致物故
曰優賓此章即物以達情故曰樂賓。
首章○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歌也因賓主相與以心相通以情燕正宜
其心而洽其情今日之燕何如哉彼江漢之間有嘉魚焉取之者則必
烝然而罩罩矣况君子有酒品物豐腆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
之而式燕以樂而殷勤于獻醻而歡欣爲之流通也。
二章○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汕汕矣况君子有酒品物蕃庶
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賓客共之而式燕以衎衎乎樂乎[illegible]而喜悅
焉之無間也
蓋取魚者言有嘉魚則必罩以取之有有酒則必燕以樂之也未
何與我去樂嘉賓上非嘉賓樂我之酒也衎訓樂也然樂發舒衎主
適通總是盡情以娛賓○罩自上而下編竹爲之汕自下而上若[illegible]網
之類
三章○不但已也南有樛木則甘瓠纍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
子有酒以燕賓也豈無悅賢之誠乎吾見上下交泰名分兩忘所以安
樂嘉賓之心者殆不徒崇養之彌文而在精誠之固結者矣綏之不其
至耶
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其上君子下賢故嘉賓得以享其樂蓋取
情意綢繆之意爲興綏之事在人爻嘉賓之一心上見得獻醻之際無
猜疑之間無形跡之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也
末章○又不特此也翩翩者鵻則烝然來思飛而復止以相近矣况君
子有酒以燕賓也豈一燕而遂已乎吾見會數而禮勤物厚而情厚既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音笊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叶五教反○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于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音看○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音鳩木。甘瓠音護纍音雷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

燕而又燕一念之誠非徒今日爲然也不其有加而無已耶主人樂賓之意亦至矣

翩鵻去而復來興君子燕而又燕式燕又思分明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一說只就一時獻酬交錯反覆不已不以常禮爲限亦可然要帶樂意

南山有臺全旨○此詩尊賓之意即于美德祝壽上見之德屬已然壽屬未然故德爲壽之本語意不平

首章○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歌也曰燕享之興將以崇德而尚齒也我之燕賓也何如彼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則內外恃以無恐宗社賴以奠安有以培千載治安之本矣不爲邦家之基乎既有此德而樂只之君子則取氣化之全功備元神之完固有以久享乎優游之慶矣豈不萬壽無期而又有此福乎

興意到末山不一則所有亦不一以興君子有德亦有壽意樂只字樣就在燕時形于外都[illegible]之盎泰交之際於光揚休而油然使人以和意平氣之蒸內徒有外落居國閒也然則尋樂只上看出此即是德不必說德是以如此人生以何爲期壽而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二[illegible]以德[illegible]不忘規也

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思○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說見魚麗

崇丘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其辭曰南山則有臺

二章○南山則有桑矣北山則有楊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在朝則黼黻皇猷在國則輝煌治道有以開一代文明之運不為邦家之光乎既有此德而樂只之君子則歷年數之多享難老之慶有以永保乎康寧之吉豈不萬壽無疆而又有此福乎

興意俱同上賢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氣象煥然故曰邦家之光光卽是德非德足為光之謂然從年有弗永則光亦易晦無疆是無界限也

三章○南山則有杞矣北山則有李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則善政善教而為民之父母矣既有此德而樂只之君子則令聞令望始終一致德音為之不已而有此福矣

民之父母言君子為民之父母不是民從之為父母此可想見其德惓惓之誠不已以時言是無已意見名之始終無替此亦可見壽意

四章○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杻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則享壽眉之壽而壽考之有徵矣既有此福而樂只之君子則植德音之茂盛聞四達而又有此德矣

此先言壽而後言德見壽彌高而德彌邵矣德音是茂以地言卽無間遠近內外也

末章○南山則有枸矣北山則有楰矣況我樂只君子則髮白而復黃有如浮垢而壽考之徵矣既有此福而樂只之君子則有以安養于終身而獲萬年之福矣不又有此德乎夫美其德祝其壽言有盡而意無窮主人尊賓之意至矣

黃與耇皆老壽之徵須重下保艾字此亦美不著規意保艾有引翼

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也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彼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南山有栲 音考 北山有杻 音紐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叶直酉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莫口反○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南山有枸 音矩 北山有楰 音庾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音茍叶果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反

之意亦德也保者保合太和艾者頤養天和是卽所謂固其精神培其元氣之意爾後就君子終身說與無有後艱之後同謂後日也勿作後嗣看。

蓼蕭全旨○此詩美來朝諸侯重既見上首章美其來朝而得君中二章誦其德而頌其禱末章又著其朝儀修而獲福隆也俱從既見來

首章○此天子燕諸侯之詩也曰君臣相與以心必將泮際而後寵榮集今日之君臣是已彼蓼然長大之蕭推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湑然而厚矣況我君子向也各守侯服吾固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也來朝而使我得見之則此心輸寫而無復恨有相得之樂矣故燕飲設焉而笑語款洽几席之間兩無疑忌是以君子今日有穆上之令譽獻酬之安處矣君臣之心不亦可以追古昔泰交之治耶

蕭惟蓼然則天澤下降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下濟之義為興既見君子以來朝言我心寫兮重存念下意在內燕笑一句承我心寫來是以句承燕笑句來天子稱其美曰與諸侯適其情曰處據處只就燕時上見蓋既燕笑語則自有與處無疑聽解之詳名流海內譽及子孫者非是

二章○蓼彼蕭斯則零露泥而濃矣況我既見君子有以擔重王朝而爲龍爲光矣蓋上國而爲光寵其見龍光之德如終一致將然而不差

爾後叶下五反○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魚麗

由儀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上聲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

爽言其德不爽如是則天錫有德而壽考不忘也使德而少爽何以永享是壽耶

此美其德宜于國而祝之以壽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惟德是盛故永享乎壽也龍光寵光既見諸侯時說龍光就是德不爽德足以爲龍爲光龍是寵光是光顯其德不爽卽龍光之德始終不偷之意壽考不忘總承上三句末補我心之寫以此

三章○蓼彼蕭斯則零露泥泥而濡矣況我既見君子燕笑之間甚豈而樂弟而易矣然非直形于燕飲已也且是豈弟之德足以宜兄宜弟怡懌而無疑忌矣君子有是令德則作德日新自既壽且樂矣使德有不令何以有是壽哉

此美其德宜于家而頌其有壽也孔燕豈弟時見其爲人甚豈弟也下因言其德之形于燕而想其宜于家者如此宜兄弟者分隔而疑忌不生勢殊而猜嫌不作卽令德也壽豈二字不平言其久荷天年而且優游順適也

末章○蓼彼蕭斯則零露濃濃而厚矣況我既見君子但見馬[illegible]之降馬首之華攸之而不盡則沖沖而下垂在軾有和在鑣有鸞[illegible]之和而見則雝雝而和鳴於是車馬以入覲良職亦既修矣由是君心悅豫而寵錫攸隆凡九章殊恩無不昭受矣萬福不攸同矣乎夫燕飲以示慈惠而褒美之寓夫勸戒周王之厚其臣也如此夫

此以主物盛而厚被天澤興臣職修而厚獲天休沖沖有順適意雝雝有協態意此皆見其謹侯度處便是令德萬福攸同就得天說承燕處言而寬言之方得同字之意如云不特車服以厥之蕃庶以

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音你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音愷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既見君

鑾之而凡九章殊恩無不昭受萬福攸同畢集朝上○和鸞皆以金爲鈴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名和鸞

湛露全篇○此詩因夜飲而作前二章以君之勸飲者言欲其盡歡忘君臣之跡後二章以臣之承恩者言喜其盡敬無喪德之訊亦見上下交泰之會也

首章○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曰上下相御者分而相通者情今日之燕其可不盡情乎彼湛湛露斯天降之盛也匪陽則不晞盍極其厭浥以相濡矣況此厭厭之夜飲其心安也其時久也其情足也而豈遽已哉蓋情以酒爲洽酒以醉爲節倘未至醉情猶未洽也必獻酬交錯以盡其歡既醉而後歸不醉則無歸蓋極其歡洽以爲厭厭亦何分之拘哉

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以爲興

夜飲私燕也私乃私恩之私厭厭訓安久足三字勢分俱穩爲安以心言更漏迭移飲酒未闌久也歌咏交錯情意歡洽足也不醉無歸是心上期必如此正是情之厚處

二章○湛湛露斯則在豐草之上草茂則得露多矣此厭厭之夜飲宴而久而足也則在宗室之中有以成其禮焉蓋飲久則受恩渥又

子鞗音條革沖沖音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興也濃濃厚貌鞗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平聲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湛湛露斯在彼豐

何分之拘哉
露在豐草則被澤深矣在宗室則恩義厚此興意也燕必在宗室者
蓋燕庭之上燕禮雖畢然名分甚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宗室則上下
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洽賓主之交而盡獻酬之情者在是故為成
燕飫之禮也

三章○夫君之設燕盡其情如此而與燕之臣豈無所以善其燕乎彼
湛湛之露所則在彼杞又在彼棘無一物之不被矣況此光明信實之
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皆敬謹以自持而心志不亂豈有一
人之不令德者哉
杞棘二物均沾乎露與君子異人均令乎德顯允就平日看顯者其
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也令德令字根醉字來醉則心志
易迷德性易亂令德者內有所主而不喪其心志也莫不字宜看言
其咸有一德意

末章○彼桐之與椅則其實離離無一之不盛矣況此和樂平易之君
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皆齋莊以自淑而威儀不愆豈有一人
之不令儀者哉夫君厚其燕而臣善其燕斯之君臣各盡其道矣
桐椅之實無不垂以興諸侯之儀無不善豈弟就平日言令字亦根
醉字來醉則語言易失威儀易喪令儀者外有所檢而不愆于容止
也此詩言明王待臣之極至上下交而為泰之時與後世長夜之飲
異也○鍾伯敬曰末二章自寓良箴不必監史之設萬殺之罰當觀
其立言隱厚處

章。**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於宗室蓋路寢之[illegible]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illegible]**令德。**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illegible]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音猗**其實離離。豈**[illegible]**莫不令儀。**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春秋傳[illegible]侯朝正於王[illegible]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

